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丁声树等 著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丁声树　吕叔湘　李　荣　孙德宣
管燮初　傅　婧　黄盛璋　陈治文　著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丁声树等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商务印书馆文库）

ISBN 7－100－02642－3

Ⅰ. 现…　Ⅱ. 丁…　Ⅲ. 汉语-语法-现代　Ⅳ. 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7441 号

商务印书馆文库
现 代 汉 语 语 法 讲 话
丁声树等著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ISBN7－100－02642－3/H·684

1961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8 次印刷　　印张 7 1/2
印数：3 000 册

定价：12.00 元

《商务印书馆文库》编纂大意

本馆自1897年始创，即着意译介西学，编纂课本，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务。

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学界亟需高等书籍，本馆张元济、高梦旦诸先生乃与蔡元培、梁启超等学界前辈擘画宏图，组编诸科新著，以应时需。是为本馆出版学术著作之始。

尔后数十年，幸赖海内外学人伐山开辟，林林总总，斐然可观。若文学，若语学，若史学，若哲学，若政治学，若经济学，若心理学，若社会学以及其他诸科学门类，多有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著、扛鼎之作。学术著作的出版使本馆进一步服务于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培植和民族新文化的构筑，而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光荣。

五十年代以后，本馆出书虽以移译世界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先，而学术著作的出版亦未曾终止。近年来已先后有多种问世，今后拟更扩大规模，广征佳作，以求有为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建树。

转瞬百年。同人等因念本馆素有辑印各种丛书的传统，乃议无论旧著新书，凡足以反映某一时期学术思潮、某一流派学术观点、某一学科新的建树、某一问题新的方

法以及其他足资长期参阅的作品，均拟陆续选汇为《商务印书馆文库》而存录之，俾有益于文化积累而取便学林。顾兹事体大，难免力不从心，深望各界读者、学界通人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7年10月

序

从一九五二年七月起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止，我們用“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的名义，在《中国語文》月刊上連續发表了十七次(二十一章)《語法講話》。現在参考各方面所提的意見，作了一些修訂工作。删改了若干处，增补了若干处，章节方面也作了一些更动。比較重要的修訂有以下几項：

1. 原《講話》把指示詞和代詞分为两类，現在合并成一类，总称为“代詞”。
2. 原《講話》的“副动詞”現在改称“次动詞”，因为“副动詞”这个名目容易誤会成“副詞性的动詞”，并且也容易和俄語語法中的“副动詞”混淆。
3. 原《講話》的“动补結构”就名称上看不能包括形容詞加补語的結构，現在总称改用“补充結构”，其中包括“动补結构”和“形补結构”。
4. 原《講話》的“地位詞”現在改称“处所詞”，“定位詞”改称“方位詞”，“向心結构”改称“偏正結构”，因为近年来这几个名称較为通行。
5. 原《講話》沒有“构詞法”，現在补写了这一章。
6. 原《講話》注音的地方用的是注音字母，現在改用汉語拼音字母。
7. 原《講話》的例句也更換了一部分。

此外还有很多删改增补的地方，不必一一列举。現在把这个修訂本排印成書，題作《現代汉語語法講話》，同时把“中国科学院語言

研究所語法小組"的名称取消，改由我們这几个編写的人署名。

把原来的"語法講話"改成"現代汉語語法講話"，不需要很多解釋。这个《講話》本来就是講現代汉語的語法的，并不是一般的語法通論。書名添上"現代汉語"，名称和內容就更一致了。至于把集体名义改成个人列名，倒要稍微交代一下。最初計划发表《語法講話》的时候，我們覚得这是个集体工作，应該用个集体名义。《講話》发表了几个月之后，我們就感到这个署名容易引起誤会。事实上这个《講話》只是我們这几个人的意見，并不代表語言研究所在汉語語法方面的主張。所以趁着修訂本付印，改用我們个人署名。其实就是在我們这几个人中間，也并不是每个人对于書里每一种說法都是完全同意的，所以这本書里所講的話也并不拘束我們每个人在汉語語法方面的独立的見解。

我們在这里想提出几点敬請讀者注意。

第一，这个《講話》只是个講話，絲毫不带总結性質。我們希望将来有人能写出一部总結性的汉語語法，我們自己的学力太淺，实在担不起来这个总結的担子。而且我們还認为，汉語語法的研究目前还沒有到作总結的时候。体系和术語方面的分歧，一时还不能强求一致。我們也只能就我們力之所及稍微作些修补工夫。修补得是否妥当，希望讀者指教。

第二，这个《講話》只是个講話，并不是一本教科書，并不是应有尽有，把語法上各方面的問題都討論到了。它只是講一些我們認为可以講的，講出来可以对一般讀者有些帮助的。至于是不是眞能对讀者有帮助，那也要請讀者評判。

第三，这个《講話》只是个講話，所以不取反复辯难的方式。它只是想帮助一般的同志学习，并不是面对专家学者說話的。其中采用各家論著之处，为行文簡便，一律不注出处。在某些問題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也沒有一一标明。只有很少几处，例如主語宾语

的“倒装”问题，为答复许多读者要求，简单地把正反两方的长短利弊提出来讨论了一下。

第四，这个《講话》编写时候的主观愿望是尽量从事实出发，不从定义出发。下定义的时候很少，只想通过举例来说明问题，拿具体的例子引导读者独立思考。这个主观愿望究竟实现了多少，也是要请读者指教的。

第五，这个《講话》里所讨论的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并重。口语以北京话为主，书面语以现代作品为主。口语和书面语本来是密切联系着的，并不是两个对立的东西。书面语以口语为基础，又是口语的发展。口语也随时受书面语的影响。为了帮助读者对于现代汉语的理解，我们认为应该采用这种双方兼顾的办法。

我们诚恳希望读者继续给我们提意见。

让我们谢谢各方面帮助我们的朋友。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1　語法和語法書

"語法"有两个意思：一个指語法本身，一个指語法書。比方說，"你这話不合語法"，这是指語法本身。又如說，"这是一本語法"，这是指講語法的書。一种語言只能有一种語法，但是講这个語法的書可以有好些种。換句話說，語法本身是研究和討論的对象，語法書是研究和討論語法的書。

学习語法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两層意思分开。学习語法的最后目的是掌握語言：說話作文，都明白准确，不至于让别人誤会。語法書只是一种工具，其中写的是对語法本身的分析和解释。語法書的功用是帮助我們观察各种語法現象，了解各种語法結构。因此，学习語法的时候不要让書上的說法困住，要拿書上的說法和实际語言印証比較。要是書上的說法和实际語言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那就要根据情形，加以修正或者补充。

1.2　語法的內容

簡单的說，語法就是造句用詞的方式。我們举些个例子来說明这句話。比方說：

甲	乙	丙
張三	吃	桔子。

这句話可以分成甲"張三"、乙"吃"、丙"桔子"三項。其中甲乙丙三項都可以用别的字眼来代替，造成各种各样的句子。甲項"張三"可以改成"李四、王先生、你、我、他"等等。乙項"吃"可以改成"拿、买、卖"等等。丙項"桔子"可以改成"饅头、飯、魚"等等。用这

种办法造成句子，数目很多，意思当然不同，可是格式都相同。我們可以改了一項再改一項，甚至把原句的三項都改了，格式还是保持不变。"張三吃桔子"，"李四拿飯"，"他买魚"，这些句子的意思各不相同，而句子的格式都一样。

再举些个例子：

那个塔眞高，高极了。

屋子里眞热，热极了。

这天兒眞长，长极了。

我們比較这三句句子，可以看出格式一致的地方。

我們說的話，書报上印的文章，句子的数目是无限的，可是句子的格式是有限的。語法就是討論句子的各种格式。

句子是拿詞造成的，有些詞的用法有相同的地方。比方說："吃、拿、买、卖" 这四个字都可以擱在"張三"跟"桔子"这两項的中間，造成一句話。"高、热、长"这三个字都可以擱在"眞"字的后头，"极了"两个字的前头。

有好些詞的用法跟 "吃、拿、买、卖"相似，有好些詞的用法跟"高、热、长"相似。我們討論詞的用法，不能老說"吃、拿、买、卖"等詞怎么样，"高、热、长"等詞怎么样，那多累贅。所以把詞分分类，講起来才方便。

句子的格式里头，最要紧的就是詞的次序。現在举些个例子来說明次序的重要性。有些話，次序更动了，意思还差不多。例如：

他每天上午开会上課。=他每天上午上課开会。

今天晚上張先生講演。=張先生今天晚上講演。

有些話的次序不能更动，更动了就沒有意思。比方說："他来了"是句話，"来他了"就不成話。"好极了"的意思很明白，"极了好"就沒有什么意思。

有些話的次序能更动，可是更动以后不是原来的意思。例如：

他的毛病沒有完全改。≠他的毛病完全沒有改。

工人写的詩。≠写工人的詩。

政权的本質現在已有了基本的变化，从統治人民的政权变成了人民統治的政权。

我們观察小孩兒学話，可以明白好些道理。两三周岁的小孩兒能說出各种各样的句子来。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他听見別人說过的，大部分是他自己造出来的，这个道理就是句子的数目无穷，句子的格式有限。等到他学会的格式相当多，通过不自覚的替換作用，他就什么話都能說了。要是一定要听一句才能說一句，那么他能說的話就很有限了。

小孩兒有些时候也說出不合习慣的話来。有些是用詞不合习慣。比方他說"两塊糖"、"两塊椅子"、"两塊猫"，就因为不知道"椅子"跟"貓"前头照习慣不能用"塊"字。有些是詞的次序不合习慣。比方他說"媽媽，我不够着"（他的意思是"媽媽，我够不着"），就因为不知道"不够着"不等于"够不着"。

为什么能說"两塊糖"不能說"两塊貓"？这是习慣。为什么"不够着"不等于"够不着"？这也是习慣。語言是社会的习慣，語法書就是描写这种习慣的。

第二章 詞类

我們平常說"字"，有两个意思：紙上写的叫做"字"，嘴里說的也叫做"字"。比如說，"这本書每面两千字"，是指紙上写的字。又如說，"那个人講的話字字分明"，是指嘴里說的字。由此可見，字是書写的单位，也是讀音的单位。紙上写的一个字通常代表嘴里說的一个音节。有时候一个单字就表示一个意义，如"人、馬"这两个字，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意义单位。有时候要两个字或者几个字連在一起才表示一个意义，如"行李、玫瑰、蒲公英、何首烏"。有些字能表示一定的意义，可是要跟别的字連在一起說。比如"英、雄"这两个字都有意义，可是都不单說。只有"英雄、英明、雄壮、雄心"等才能自由运用。語法书里把这种既有一定意义又能自由运用的单位叫做"詞"。一个詞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两个字或几个字。

一个詞有一个詞的特殊意义。一类詞又有一类詞的共同性質，共同用法。"人、馬、行李、蒲公英"，这四个詞各有各的特殊意义，但都是事物的名称，前头都可以加上数量詞，如"一个人、两匹馬、三件行李、一棵蒲公英"。又如"来、去、告訴、打听"，这四个詞也各有各的特殊意义，但都表示一种动作，前头都可以用"不"字来否定，如"不来、不去、不告訴、不打听"。

我們按性質和用法把詞分为以下各类，每类举一些例，必要时稍加說明。

(一)名詞——

风、雨、山、河、工人、农民、哥哥、弟弟、报紙、杂志

政治、經济、文化、思想、問題、阶級、行为、原則

中国、北京、莫斯科、馬克思

今天、明天、早晨、中午

上头、底下、中間、旁边

“东、西、南、北、上、下、前、后、內、外、里、中、左、右”，这类字往往放在名詞的前后，表示处所或时間。放在名詞前面的如“东城、前門、外国、里屋、上半天、下半天”。放在名詞后面的如“城东、門前、国外、屋里、桌子上、飯前、飯后”。这类字可以叫做“方位詞”。

許多双音的动詞，如“調查、研究、指示、报告、批評、教育、訓練”，也是名詞。也有少数单音詞，如“鎖、鋸”等，是名詞，也是动詞。有的名詞带“兒”，如“鷄蛋黄兒、鋼笔尖兒”，“(画一張)画兒”，“(点一个)点兒”。有的名詞带“子”，如“桌子、剪子、矮子、麻子”。有的名詞带“头”，如“石头、木头、苦头”。

(二)代詞——

我、你、他、我們、咱們、你們、他們、自己、誰、什么、这、那、哪、各、每、某

(三)数詞——

一、二、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半、几

(四)量詞——

个、只、把、条、根、張、匹、件、塊

丈、尺、寸、斗、升、斤、两、亩、分

副、对、双、套、群、班、种、类

量詞通常用在指示代詞或数詞的后面，名詞的前面，比如“那匹馬，一只眼”。有些名詞也可以是量詞，比如“一壺茶”的“壺”，“两碗飯”的“碗”。数詞加上量詞可以簡称“数量詞”，如“一个、两只”。北京口語的“俩、仨”，是“两个、三个”的合并，所以一个字就是

一个数量詞。有一类数量詞用在动詞的后面，表示动作的次数，比如說“(睡)一覺、(走)两趟”。

(五)动詞——

来、去、坐、立、飞、走、笑、哭、咳嗽、休息

看、听、写、讀、做、干、打、罵、告訴、遇見

指示、发明、批評、討論

是、象、有、在

許多双音动詞也可以是名詞，比如說“这是一个新发明”，“接受他的批評”，这里“发明、批評”就都是名詞。也有少数单音动詞也是名詞，比如說“犁田、鋤草”，“犁、鋤”是动詞；“一把犁、一把鋤”，“犁、鋤”是名詞。

另有助动詞和次动詞，这两类跟动詞有相近的地方，附在下面。

助动詞——能、会、敢、該、肯、要、可以、必須

助动詞通常用在动詞前面，如“能写能算”，“敢說敢干”。有时候承接上文，也独立使用，如“这也可以”，“他敢嗎？”

次动詞——把、将、从、向、給、对、关于、对于、由于、至于

次动詞通常不做謂語的主要成分，如“把全国的人民組織起来”，光說“把全国的人民”，就不成話。又如光說“至于这个問題”，也不是一句完全的話。但是次动詞也間或作主要謂語，如“那不至于罢”，“这全由于他糊涂”。这时候“至于、由于”就和动詞一样，也可以叫做动詞。

(六)形容詞——

紅、黄、白、黑、大、小、长、短、高、低

厚、薄、深、淺、冷、热、輕、重、寬、窄

酸、甜、苦、辣

英明、偉大、坚强、勇敢、稳当、正确、老实、生动

形容詞是表示事物的性質的，可以放在名詞前面，修飾名詞，如"大风、紅旗、英明領袖、正确理論"。形容詞也都可以作謂語，如"这陣风眞大"，"那座山很高"。有时候形容詞加上"了、起来"一类字眼，如"花紅了"，"雨大起来了"，簡直和动詞沒有区别。比較："花开了"，"雨下起来了"。形容詞这样用的时候，就可以認为是动詞。

（七）副詞——

并、不、都、才、就、只、再、又、还、很、太、更、最、也許、已經、究竟、漸漸、常常

副詞通常修飾动詞、助动詞、次动詞、形容詞，如"他不来了"，"只能讀，不能写"，"只把这个問題提出来"，"尽最大的努力"。也可以修飾另外一个副詞，如"并不很大"。

（八）連詞——

和、跟、同、与、及、而、而且、并且、虽然、所以

（九）語助詞——

啊、吧、嗎、嘿、呢、了、的

語助詞是表示語气的，通常在一句的末了或句中停頓的地方，如"下雨了，怎样办呢？""雨伞嘿，他带走了。""他会来的。"

（十）象声詞——

啊、唉、喂、嗯、呀、哟、哼、嗨、砰、嘩啦

除了上面列举的詞，还有一些字总是附在一个詞的前面或后面。附在前面的叫做"詞头"，如"第一、第二"的"第"字，"老張、老李"，"老虎、老鼠"的"老"字。附在后面的叫做"詞尾"，如"吃着飯呢"的"着"字，"喫了飯就来"的"了"字。詞尾"的"字不但可以附在单詞后面，如"我的、你的，吃的、用的，紅的、黄的"，也可以附在詞組后面，如"种田的、做工的、剛买来的菜、他送我的書"。

許多詞只屬于一个固定的詞类。比如"工人、农民、問題、性

質”只能是名詞，“看、听、告訴、遇見”只能是动詞，“也、太、漸漸、常常”只能是副詞。但是有时候一个詞可以屬于两个不同的詞类，应該作为两个詞看待。上文我們已經提到，“犁、鋤”两个字可以是名詞（两种农具的名称），也可以是动詞（如“犁田、鋤草”）；“批評、指示、报告、发明”可以是动詞，也可以是名詞。又如“小組会、开会”的“会”是名詞；“会客、会朋友”的“会”是动詞。有时候一个詞可以屬于三四个不同的詞类。例如“把門”的“把”，意思是“看守”，是动詞；“把門打开”的“把”是次动詞；“一把刀”的“把”是量詞；“車把”的“把”是名詞。

我們說一个詞可以屬于几个不同的詞类，是不是說詞无定类呢？不是的。一类詞有一类詞的性質、用法。比方說“开会”的“会”是名詞，因为可以說“开一个会、开这个会”，又可以說“开門、开飯”，可見“会”字是名詞性質。“会客”的“会”是动詞，因为可以說“会着客呢”，“会过客了”，还可以說“送客、迎客”，可見“会”字是动詞性質。并不是說一个“会”字，在“开会”里当名詞用，在“会客”里当动詞用。“开会”的“会”只能是名詞，“会客”的“会”只能是动詞，严格地講，并不算是同一个詞。同样，“把門”的“把”，“把門打开”的“把”，“一把刀”的“把”，“車把”的“把”，也可以看做是四个不同的詞，不必說是一个詞有四种不同的用法。

第三章　句法結构

第一章里說过，“我們說的話，書报上印的文章，句子的数目是无限的，可是句子的格式是有限的”。除了一个詞的句子以外，每个句子都可以分成多少个成分，这些成分相互之間有一定的句法关系，造成一定的句法結构。汉語的主要句法結构有五种：主謂結构，补充結构，动宾結构，偏正結构，并列結构。底下分别討論。

3.1　主謂結构

主語在前，謂語在后，合起来造成“主謂結构”。現在举一些例子来說明这两个成分的关系。有些主語对謂語講是“施事”，就是說，謂語所說的行为是从主語发出来的。例如：

她切了一顆大白菜。(赵树理)

我在街上走了半天。(老舍)

爷兒三个上了小四艙。(袁靜)

武震望望姚长庚，又望望姚志兰。(楊朔)

有些句子正相反，主語并不是謂語的“施事”，倒是謂語的“受事”，就是說，主語受到謂語所說的行为的影响。例如：

两个人都受了批評。(袁靜)

黑旋风拿住了。(老舍)

大門鎖了。(曹禺)

有些句子无所謂“施事、受事”，主語只是謂語陈述的对象：

小梅的姥姥家，也不远，在白洋淀里大楊庄。(袁靜)

我有点头痛。(曹禺)

这事兒咱們上当了。(袁靜)

以上举的这些例子已經可以說明主語謂語之間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就意义講，主語謂語的各种关系固然不同；就語法講，上述各例句中加点的部分一律是主語，不加点的部分一律是謂語。

比較底下两句話，我們就可以看出謂語的性質来：

自行車他騎出去了。

他騎出去的自行車是新的。

除非是回答人家的話，光說"自行車"不象句完整的話，人家就会問你，"自行車怎么样？"一定得加上"他騎出去了"一类話才能讓人满意。同样，"他騎出去的自行車"也站不住，得加上"是新的"一类話才算完整。"他騎出去了"本身是主謂結构，放在"自行車"后面，作全句的謂語；有了謂語，这句話就站住了。"他騎出去的"加在"自行車"前面，是修飾語，修飾語无論多长都沒有謂語的作用。我們說話为的是說明事情，光說"自行車"或"他騎出去的自行車"都是有头无尾，把听者悬在半空里，总得加上謂語才行。有了一定的实际环境和上下文，单詞也能成句。

主謂結构常常独立使用，成为句子。但是有时候主謂結构并不独立，只作句子的一个成分。例如：

成渝鉄路通車了。

这是独立的主謂結构，就是一个句子。要是說：

成渝鉄路通車充分表示中国人民的力量。

这句話里，"成渝鉄路通車"这个主謂結构就是全句的主語。假如說：

全国人民庆賀成渝鉄路通車。

这句話里，"成渝鉄路通車"这个主謂結构就是宾語。假如說：

成渝鉄路通車那天，重庆、成都、內江等地都开会庆祝。

这句話里，"成渝鉄路通車"这个主謂結构就是修飾語。主謂結构做主語，做宾語，或者做修飾語，都只是句子当中一个成分。

3.2 补充結构

动詞或形容詞后面可以另外加上动詞形容詞之类，来表示前一个成分的結果、趋向等等，这一类成分叫做补語，因为它对前一个成分有所說明，有所补充。动詞带补語叫“动补結构”，形容詞带补語叫“形补結构”，合起来总称“补充結构”。比如說：

你打扫屋子。

你把屋子打扫干淨。

第一句光說打扫，究竟打扫得怎么样沒有交代；第二句說明了是打扫干淨，“干淨”就是“打扫”的补語。同样，

他急哭了。

事情办完了。（周立波）

点心預备好了。（曹禺）

“哭”是“急”的补語。“完”是“办”的补語。“好”是“預备”的补語。这些个补語都是表示結果的，叫做結果补語。

还有一种补語是表示趋向的动詞，叫做趋向补語。例如“飞来、飞去、走进、走出、亮起来、暗下去”，这里边的“来、去、进、出、起来、下去”都是表示趋向的。

我合了書站起来。（巴金）

两个人到了北屋，坐下来。（袁靜）

咱們还是把这箱子搬下去吧？（赵树理）

“起来”是“站”的补語，“下来”是“坐”的补語，“下去”是“搬”的补語。

动补結构可以带宾語。例如：

那个老头子一脚能踢死个牛。（老舍）

“沒办法！”我替他补上这一小句。（老舍）

“踢死”是个动补結构，“个牛”是“踢死”的宾語。同样，“这一小句”

是“补上”的宾語。

以上例句里的补語都是紧接在动詞、形容詞后头的。还有一种补充結构是在动詞、形容詞和补語中間加上个“得”字的。例如：

> 每个架子都摆得稳，准，利落；来回六趟，把院子滿都打到，走得圓，接得紧，身子在一处，而精神貫串到四面八方。（老舍）

“稳，准，利落”是“摆”的补語，中間带个“得”字。“圓”是“走”的补語，“紧”是“接”的补語，中間也都带“得”字。

3.3 动宾結构

动詞后头可以有宾語。例如：

> 我們必須克服困难，我們必須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学經济工作。（毛泽东）

“困难”是“克服”的宾語，“自己不懂的东西”是“学会”的宾語，“一切內行的人們”是“向”的宾語，“經济工作”是“学”的宾語。动詞、次动詞加宾語叫做“动宾結构”，有些动詞带宾語，有些不带宾語。带宾語的动詞也不是老带宾語的。比較：

我洗衣裳。	我洗完了。
他去上海了。	他去了。

次动詞平常总带宾語。例如：

> 我先把我家里的情形說一說。（曹禺）
>
> 我对他什么意見也沒有！（袁靜）

有各种不同的动詞，因此动詞跟宾語也有各种不同的关系，第五章里还要討論（§5.2）。

有时候一个动詞可以带两个宾語。例如：

> 魏大猛！你賠我一个排！（袁靜）
>
> 我現在給你一个机会。（曹禺）
>
> 他要帮助她学費，叫她上学。（曹禺）

"我、你、她"是宾語，"一个排、一个机会、学費"也是宾語。

以上所举的例，宾語都是名詞(有时候是带修飾語的名詞)或者代詞。事实上宾語也是名詞、代詞最常見。不过，宾語并不限于名詞、代詞。形容詞也可以做宾語，如：

您准是路上受热了。(曹禺)

我们不怕困难。

动詞也可以做宾語，如：

現在你們可以不愁穿，不愁吃。(丁西林)

谷菊和曼曼都点着头，表示贊成。(洪灵菲)

动宾結构也可以做宾語，如：

我贊成讨论这个问题。

主謂結构也可以做宾語，如：

我贊成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3.4 偏正結构

偏正結构由修飾語加中心語組成，修飾語放在中心語的前头。修飾語的功用是限制或描写中心語。例如：

外面的河漲了水。(曹禺)

这句話的主語"外面的河"是偏正結构，"外面的"是修飾語，"河"是中心語。偏正結构的作用和中心語大致相同。"外面的河漲了水"，"外面的河"作主語；"河漲了水"，"河"作主語。偏正結构里头，修飾語和中心語两个成分不平等，而是一偏一正的，所以这种結构叫做偏正結构。所謂偏正，所謂中心，都是就結构說話，并不是說在意义上中心語比修飾語重要。比方"这是誰的鋼笔？"全句意义的重点是"誰的"，不是"鋼笔"，回答可以只說"我的"。

偏正結构里头修飾語和中心語有各种不同的关系。拿名詞前头的修飾語来說，有的是領屬性質，比如說：

我的衣服。

人民的力量最大，人民的智慧无穷。

有的是限制性質，比如說：

資产阶級剝削工人，地主阶級剝削农民。

有的是描写性質，比如說：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毛泽东）

限制性質的修飾語有区别作用。“資产阶級”不同于“工人阶級”，也不同于“地主阶級”。描写性質的修飾語沒有区别作用。“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再沒有别的中国共产党人。領屬性質的修飾語一般都有区别作用，但是間或也有沒有区别作用的。例如：

嘿，我的大叔，快着点吧，寒气都鑽进来了。（梅阡）

动詞形容詞前头的修飾語，例如：

中国人民应当加倍努力，为完成自己的神聖任务而奋斗。（毛泽东）

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毛泽东）

“加倍”表示“努力”的程度，“异常”表示“清楚、确定”的程度。“毫不含糊”的“毫不”否定“含糊”，是說一点也不含糊。又如：“滿腔热情地、勤勤懇懇地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滿腔热情地、勤勤懇懇地、适合情况地”表示帮助的方式，表示怎么样去帮助本地干部。

名詞前头的修飾語可以是名詞，如“学习政治理論”，“保卫世界和平”，“打倒战爭販子”。也可以是代詞，如“我們学校造新房子了”，“他哥哥是志願軍”。也可以是动詞，如“解放战爭”，“建設事业”，“剝削阶級”，“侵略陣营”。也可以是动宾結构，如“請假制度”，“抗日战爭”。也可以是主謂結构，如“你提到我們卖家具的事么？”（曹禺）

动詞前头的修飾語最普通的是副詞，如“他常常来，叫他不要再来，他又来了。”但是也不限于副詞，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这回出来，跟家里沒有商量”(袁靜)。

形容詞前头的修飾語大都是副詞，如“很大、頂高、最长、极重、不稳当、不很稳当、最稳当”。

还有一种修飾語，如“大体上說，他是个好人”，“認眞說，他可有点兒糊涂”。其中“大体上說”修飾“他是个好人”，“认眞說”修飾“他可有点兒糊涂”。注意“幸而他来了”跟“他幸而来了”意思不全一样，比如說：

幸而他来了，要不然我們要迷路的。

他幸而来了，要不然他一个人要迷路的。

“幸而他来了”的“幸而”修飾“他来了”，“他幸而来了”的“幸而”只修飾“来了”。

3.5 并列結构

偏正結构的成分有偏有正，如“大砲”，“大”是修飾語，“砲”是中心語。并列結构的成分是平等的，如“枪砲”的“枪”跟“砲”两个成分是并列的。

并列結构可以做句子的各种成分。

长江、黄河是我国最大的河流。

“長江、黃河”是并列結构，当主語用。

土改了，他家分到二十亩地、一条牛、四間房子。

“二十亩地、一条牛、四間房子”是并列結构，当宾語用。

魯迅是在文化战綫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鋒陷陣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

"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是并列結构，做"空前的民族英雄"的修飾語。

人类的智慧能够征服自然，改变自然。

"征服自然，改变自然"是两个动宾結构并列。

我們必須重視并且办好小学教育。

"重視并且办好"是并列的动詞結构，"并且"是連詞。

一句話里头可以有好些个并列結构：

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点特别有趣的爭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毛泽东)〔这，指国民党反动派內部的爭斗——引者〕

这句話里头，"大狗小狗、飽狗餓狗"八个字是由两个并列結构組成的并列結构，我們可以加几个字来說明它的結构，"大狗和小狗，或者飽狗和餓狗"。"之間的"以下是由三个成分組成的并列結构，分别拿数量詞"一点、一个、一种"起头兒。"不大不小"和"又痒又痛"也都是并列結构。

粉碎了敌人的阴謀和幻想，扩大并巩固了根据地。(盧耀武)

全句是由两个并列的动宾結构組成的。其中"阴謀和幻想"是两个名詞并列，"扩大并巩固"是两个动詞并列，"和"字"并"字是連詞。注意"和"字連接两个名詞，"并"字連接两个动詞。

从上头的例子可以看出，并列結构的成分之間可以有連詞，也可以沒有連詞。成分跟成分之間講究字数匀整，有时还拿相同的字眼起头或收尾。所以一句話里即使有好些層并列結构，解釋起来好象費事，看起来、念起来却并不觉得沉悶，反而觉得生动有趣。

3.6 分析句子的方法

从上文所說就可以看出我們語言构造的特点。一个結构套着另外一个，或是这个結构跟那个并列，并不需要很多結合的成分，

合榫的地方都是天衣无縫的。幷列結构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成分組成，其他四种結构是由两个成分組成的。这就規定了分析句子的步驟：对幷列結构采取“多分法”，其他四种結构用“二分法”。我們举几个例子来說明。

东方紅，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句話由三个幷列的主謂結构組成，得先把它分成三部分，然后一个一个的分析。这是幷列結构多分法的例子。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毛泽东）

这句話可以先分析成主語謂語两部分，主語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謂語是“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主語是偏正結构，“帝国主义的”是修飾語，“侵略”是中心語。謂語是动宾結构，“打破了”是动补結构，“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是偏正結构当宾語用。这是二分法的例子。

第四章　句子的基本类型

句子是說話的单位。只要单独站得住，能够向对方傳达一定意思的話，不論長短，都是一个句子。比方說有人打門，你問，"誰?"来人回答，"我"。"誰?"是一个句子，"我"也是一个句子。假定主人和客人談話，主人說，"你抽烟嗎?"客人說，"抽"。客人点上烟了，問主人，"你去不去看电影?"主人回答，"去"。主客的对話，"你抽烟嗎?""你去不去看电影?"是两个句子;"抽"、"去"也是两个句子。說話、作文都有一定的实际环境和上下文。在一定条件之下，一个字就能傳达一定的意思，所以即使是一个字，也是句子。上头举的例子，"誰"、"我"、"抽"、"去"都是一个字的句子，都是单詞句。单詞句通常只是对話时用。"你抽烟嗎?""你去不去看电影?"都是独立的主謂結构做句子。有些句子可以沒有主語。前面說过，主語有的是謂語的施事，有的是謂語的受事，有的只是謂語陈述的对象。概括地說，主語可以說是陈述的对象。謂語跟主語对待，是陈述的話。說話、作文只要对方能够从实际环境和上下文了解陈述的对象是什么，就可以沒有主語。

沒有主語的句子有四种情形：

一是实际环境不需要一定把主語說出来。当面說話，"你、我"一类字眼常常不用。比方有两个人見面，甲問，"几时来的?"乙答，"剛下火車"。不必一定要說"你几时来的?""我剛下火車。"命令請求也是这一类，例如"进来吧，請坐!"書信日記里头的話也常常沒有主語。日記上写着，"收到張三来信，非常高兴。"信上写着，"收到来信，非常高兴。"照例不用"我"字。

二是主語見于上下文，不必重复。例如：

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赵树理)

“只有个爹”的主語是“于福”，可是“只有”前头不必再提“于福”，連“他”字也可以不用。

也不看天上雁兒飞，也不听水鴨水鷄兒叫，大水心里結記着楊小梅。(袁靜)

“也不看天上雁兒飞，也不听水鴨水鷄兒叫”，主語是下文的“大水”。

三是主語泛指，也就不必說出。例如：

不登高山，不見平地。

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毛泽东)

沒有丰富的生活，就沒有丰富的語言。(老舍)

四是日常用語，往往沒有主語。例如：

下雨了。　刮风了。　出太阳了。

可以的。　好极了。　沒有問題。

这些話有时也可以有主語。例如“下雨了”可以說“天下雨了”，“好极了”也可以說“这好极了”。

单詞句是不必分析也是不能分析的。无主句分析的手續跟謂語的分析手續一样，因此我們可以拿主語謂語齐备的句子(簡称主謂句)做句子的代表来分析。

几个在意思上有关系的句子，可以联接起来造成复合句。例如：

节气交了立冬，鴨綠江上見了霜。(楊朔)

这个复合句的成分，“节气交了立冬”和“鴨綠江上見了霜”都是分句。复合句的分句之間，有各种不同的关系，下文还要討論的。

总起来說，无論是一个字或几个字，无論是什么結构，只要独立說起来成話，就是句子。說什么結构是就內部构造說的，可以独立，可以不独立。一个結构要是包含在别的結构里头，无論多长多

复杂，都不是句子。

拿謂語的性質做标准，句子可以分成四种。比如說：

今天十月一日，天气很好，我們上街遊行。天安門人多极了。

"今天十月一日"是"体詞謂語句"，"天气很好"是"形容詞謂語句"，"我們上街遊行"是"动詞謂語句"。"天安門人多极了"的主語是"天安門"，謂語是"人多极了"。"人多极了"本身是主謂結构，所以"天安門人多极了"是"主謂謂語句"。以下分別討論这四种句法。

4.1 体詞謂語句

体詞是名詞、代詞(一部分)、数詞、量詞的总称。这些詞彼此互相結合(如"十月一日、这个、那个")，或者前头带有修飾語(如"大雨、小雨、晴天、阴天")，这样組成的体詞結构，都可以簡称为体詞。

拿体詞做謂語的句子，叫做体詞謂語句。(并不是所有的体詞都能单独做謂語。)体詞謂語句平常总不太长，口語里用得比較多。有时候可以加上动詞(多半是"是"字)，改成动詞謂語句。有些句子不能改，有些改了意思跟原句不同。現在分四組举例說明。

(甲)主語是屬于謂語那一类的。其中最常見的是表示日子、天气、籍貫之类。如：

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三。　　今天国庆日。

昨天阴天，今天晴天。

你哪里人？　　我浙江人。

你个傻东西！(老舍)

这些句子有三点可以注意。第一，这些句子当中可以加"是"字，改成动詞謂語句。如"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星期三。"注意"是"字

輕讀。要是重讀，就是加重語气，跟沒有"是"字意思不全一样了。其次，否定句用"不是"，如"今天不是星期四"。第三，不能根据以上两点，說这类句子省略一个"是"字。事实上，加"是"字的时候比較少。这种体詞謂語句也常常跟别种句子并列，如：

前天下雨(动詞謂語句)，昨天阴天(体詞謂語句)，今天晴了(形容詞謂語句)。

(乙) 謂語是带数詞的体詞結构。例如：

我十五，你十几？(曹禺)

他五十公斤。

数詞前头可以带修飾語，如：

他剛剛五十公斤。

我已經快三十了，你纔十八。(曹禺)

这类体詞謂語句也有跟动詞謂語句并列的，如：

有名兒胡同三千六，沒名兒胡同賽牛毛。

"賽牛毛"是动宾結构，"三千六"靠着"賽牛毛"的衬托，意思更加显豁。

还有主語謂語都含有数詞的。例如：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五天一年。

这两句的主語跟謂語相当，位置可以互换。当中可以加"是"字。

一毛錢三斤白菜。

三斤白菜一毛錢。

这类說价錢的句子，主語謂語也可以互换。当中可以加上"买、卖"等字眼，改成动詞句。如"一毛錢买三斤白菜"，"三斤白菜卖一毛錢"。

(丙)謂語是主語的一个部分，提出来表示主語的特性的。例如：

那个人黄头髮。

这張桌子三条腿。

錢五！你好大胆子！（老舍）

有时候这类謂語也跟別种謂語并列：

王三胜，大个子，一臉横肉，努着对大黑眼珠，看着四圍。（老舍）

“大个子”，“一臉横肉”都是体詞謂語，“努着对大黑眼珠”，“看着四圍”都是动詞謂語。

（丁）謂語的末了有“的”字。例如：

我昨天到的。

你从哪里来的？

“我昨天到”，“你从哪里来？”都是动詞謂語句。在句尾加上“的”字，謂語就变成体詞結构，全句就成了体詞謂語句。这两个句子里头有动詞，看起来好象不是体詞謂語句。实际上这两句同上述甲組一样，主語是屬于謂語那一类的，所以也都可以加“是”字。比较：

你哪里人？	我浙江人。
你从哪里来的？	我从浙江来的。
你是哪里人？	我是浙江人。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浙江来的。

4.2 形容詞謂語句

形容詞是表示事物的性質的，可以作修飾語，如“好办法，干淨衣服，寬綽的院子”。也可以作謂語，如：

这个办法好。

他的衣服干淨。

我們的院子寬綽。

这些句子叫做形容詞謂語句。

一般地說，性質总不是絕对的，而是相对的、比較的。形容詞

謂語句常常包含比較的意思。形容詞虽然可以独立做謂語，实际上这种句法比較少見。“这个办法好”，这句話有比較的意味，隐含那个办法不好或者沒有这个好。別人問：“这个办法好不好？”或者“这个办法好嗎？”我們回答：“这个办法好”。好不好之間有个选擇，选擇就包含比較的意味在內。“他的衣服干净”，“我們的院子寬綽”，这两句話也多少有点对比的意思。要是在句子头上加上“还是”，說“还是这个办法好”，“还是”是說“別的办法不如……”的意思。

有时候，形容詞前头带表示程度的副詞：

酒味很純正。（魯迅）
夜更深，天更黑了。（杜鵬程）
你这个人太驕傲，太倔強。（曹禺）
北京的秋天最长，也最好。（楊朔）
天已放晴，雨后的空气格外新鮮。

有时候带否定副詞：

他的責任不輕呢！（老舍）
說說不要緊。（老舍）

比較下列两組例句，可以認識形容詞謂語句的特性。

甲	乙
志願軍勇敢。	志願軍是勇敢的。
他老实。	他是老实的。
这个梨酸。	这个梨是酸的。
这張桌子大。	这張桌子是大的。

这两組句子，字面和意思好象都差不多。其实这两組句子的結构不同。意思也不全一样。甲組是形容詞謂語句，說的是性質。甲組加上“是……的”，就变成乙組，是动詞謂語句，說的是类别。上头說过，动詞謂語加“的”字变成体詞結构。同样，这里形容詞加

"的"字也变成体詞結构,"勇敢的、老实的、酸的、大的"在这里都是类名。

4.3 动詞謂語句

动詞单独作謂語,或者前头加修飾語,后头加补語、宾語,全是动詞謂語句。例如底下一段話,全是动詞謂語句。

> 庆祝公社成立大会虽然在下午三点鐘才开始,可是不少参加庆祝大会的队伍,从清晨六点鐘就从各乡陆續出发了。在通向会場的綿延一二十里的路上,《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响徹田野,……人們把紅旗举得更高,从四面八方,从各个角落,漫山蓋野地涌向会場。(报)

动詞虽然大部分是表示动作的,可并不都是表示动作的。最常用的"有、在、是、象"等动詞就不表示什么动作。例如:

外边有一片水。(曹禺)

你母亲在楼上。(曹禺)

无錫是个好地方。(曹禺)

紅軍象一个火爐,俘虏兵过来馬上就熔化了。(毛泽东)

动詞謂語句可以接連用几个动詞(包括次动詞)。例如:

我回轉身子点点头。(叶聖陶)

陈大姐急忙扶新娘进新房去。(袁靜)

你到書房把信替他拿来。(曹禺)

尤老二把灰嗶嘰袍脫了。(老舍)

她又被人救活了。(曹禺)

动詞謂語句很多,这里只举些例子,下文还要分别讨论。

4.4 主謂謂語句

主謂結构不单可以做主語、宾語、修飾語,也可以作謂語。比

方説，“我們的敌人眼光短淺”（毛泽东），“我們的敌人”是全句的主語；“眼光短淺”是全句的謂語，其中“眼光”是主語，“短淺”是謂語。

主謂謂語句有三类。

甲类主謂謂語中的主語和全句的主語有关系。例如：

張排副以前的确体格挺棒。（矯福純）

这馬眼瞎？我看你才眼瞎呢。（周立波）

逼問几次，小朱还嘴硬，死不承認。（楊朔）

吳天宝人小，器量可大。（楊朔）

一位姓王的，年紀不大，笔底下可高。（老舍）

“張排副体格挺棒”跟“張排副的体格挺棒”，这两句話意思差不多，可是結构不同。“張排副体格挺棒”，“張排副”是主語，“体格挺棒”是謂語。“張排副的体格挺棒”，“張排副的体格”是主語，“挺棒”是謂語。如果在主語謂語之間加上修飾語“以前的确”，“張排副体格挺棒”可以說成“張排副以前的确体格挺棒”，但是“張排副的体格挺棒”就只能說成“張排副的体格以前的确挺棒”。可見这两句的結构是不同的。

乙类主謂謂語句全句的主語在意义上是主謂謂語的受事。例如：

同志們，送給你們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們大概看到了吧。（毛泽东）

窗戶誰叫打开的？（曹禺）

她的东西，我可以派人給送去。（曹禺）

大家选举我当委員，我就得为大家出力。好人，我帮忙；坏人，我斗爭。（老舍）

上列例句的共同特点是先把討論的对象提出来，作全句的主語，再用主謂謂語来說明。

丙类主謂謂語当中常常有“也”字、“都”字，其中的主語对謂語

講是受事。例如：

我相信你，你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丁西林）

我上海也到过，天津也到过，几个大商埠都到过。

可是有时候也不带"也"字"都"字：

你这人一点道理不講，我沒有这許多工夫来和你爭論。（丁西林）

乙丙两类主謂謂語句，有些句子可以解釋成宾語倒装。比方說：

这位老人家我也認得。（袁靜）

我飯也吃过了，水也喝过了，就談个事兒。（袁靜）

依照本書的分析，"这位老人家我也認得"，"我飯也吃过了，水也喝过了"都是主謂謂語句。依照倒装說，"这位老人家"是"認得"的宾語，"飯"是"吃"的宾語，"水"是"喝"的宾語。倒装說的主要困难在于好些"倒装"的宾語不能"順装"。比如有些句子，动詞之后已带宾語或准宾語，不能兼管倒装的宾語。例如：

后半場，中鋒換了人。

这点兒东西，我藏了好些天。（袁靜）

"中鋒換了" 还可以說成 "換了中鋒"，"中鋒換了人" 旣不能說成 "換了人中鋒"，也不能說成 "換了中鋒人"。同样，"这点兒东西，我藏了好些天"旣不能說成"我藏了好些天这点兒东西"，也不能說成"我藏了这点兒东西好些天"。又比如有些句子，虽然有动詞，可是管不着"倒装宾語"。例如：

这事兒我們也沒有办法！（袁靜）

这事兒咱們上当了！（袁靜）

这两句沒有法子說成"我們也沒有办法这事兒"，"咱們上当这事兒了"。又比如带"得"字的动补結构做謂語，例如：

你看这事兒我办得怎么样？（袁靜）

不能說成"你看我办得这事兒怎么样？"如果說成"你看我办这事兒办得怎么样？"，句法变了（多了一个"办"字）。如果說成"你看我办

这事兒怎么样?”，不但句法变了(少了个“得”字)，連意思也变了(不是問这事兒办得好不好,而是問我办这事兒是不是合适)。

上面所說的丙类主謂謂語句就常有这种情形。如果把所謂“倒装宾語”挪到动詞后头去,意思就整个兒变了。例如“你什么都懂,你什么都知道”,如果說成“你都懂什么,你都知道什么”,就变成反問語气,意思是你什么都不懂,你什么都不知道，跟原句的意思正相反。又如“我一点兒办法也沒有”,如果說成“我也沒有一点兒办法”,意思就是不但你沒有办法,我也沒有办法。

再从另一方面說,倒装說分别主語宾語，完全依賴施受关系。有时候动詞是两面性的,施事受事不好分,倒装不倒装很难断定。例如:

田英尽腰痛,……腰都直不起。(袁靜)

張金龙臉色就变了。(袁靜)

究竟是人直不起腰,还是腰直不起呢? 是人变了臉色,还是臉色自个兒变了呢? 都很难断定。又如:“不下雨了”，“雨不下了”,“雨”是施事还是受事?“要变天了”,“天要变了”,“天”是施事还是受事?也不容易决定。拿位置作标准定主語宾語就沒有这种問題。“直起腰来”，“腰”是宾語。“腰都直不起”,“腰”是主語。“雨不下了”、“天要变了”，“雨”和“天”是主語。“不下雨了”、“要变天了”,“雨”和“天”是宾語。

以上拿句子中謂語的性質做标准,把句子分成体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动詞謂語句、主謂謂語句。句子的种类也可以拿别的标准来分。拿句子的成分做标准，句子可以分成单詞句、无主句、主謂句、复合句，本章头上已經提过。假如拿句子的用处做标准,句子可以分成陈述、命令、疑問等类,比方說,“今天下午两点鐘开会”是陈述句,“最好准时来，不要迟到”是命令句,“你下午有工夫

嗎?"是疑問句。有时候需要这样按用处分类，不过这种分类不能表現結构上的不同。

第五章　主語、宾語

主語和宾語是句子中的两个成分。主語是对謂語說的，宾語是对动詞說的。例如：

他(鲁迅)爱护青年，青年也爱护他。(許寿裳)

第一分句里，“他”是主語，“爱护青年”是謂語。第二分句里，“青年”是主語，“也爱护他”是謂語。这两句的动詞都是“爱护”，第一分句的宾語是“青年”，第二分句的宾語是“他”。一般地講，在現代汉語里，主語总是在謂語的前边，宾語总是在动詞的后边。由意义上看，主語跟謂語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宾語跟动詞也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底下分开来說。

5.1　主語

主語对謂語講，有时候是“施事”，有时候是“受事”，有时候既不是“施事”，也不是“受事”，只是謂語陈述的对象。有些句子的主語是“施事”，就是說，在意义上主語是主动者，謂語中所說的行为是从主語发出来的。例如：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我們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

这类句子的主語最容易明白，不必多加解釋。

有些句子的主語是“受事”，就是說，在意义上主語是被动者，是受謂語中所說的行为的影响的。最显著的是謂語中有“被、受、給、叫”一类表示被动的字眼。例如：

一切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汚吏、土豪劣紳，都将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

决定弃取。(毛泽东)

我常是被質問，被考験，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語。(魯迅)

大水給裹在破被子里，抬上小船。(袁靜)

为什么一个活人叫他拴住?(赵树理)

但是最常見的是謂語中并沒有这类表示被动的字眼，而主語在意义上却是受事。比方說，“这个問題已經解决，一切工作都做完了。”“問題”是人解决的，“工作”是人做完的，意义上都是受事，語法上都是主語。这类句子有几点值得注意。先从主語方面看。第一，主語多半是确定的，是已經提过或者已經知道的。例如：

我这些話，說得农民都笑起来。(毛泽东)

这笔帳以后再跟他們算。(袁靜)

三麻子那个人你还不知道?(袁靜)

那边崗楼燒了沒有?(袁靜)

这几句的主語都带有确定指示詞“这”或者“那”。有时候也用其他有限制性的修飾語来确定。例如：

你的苗也給你鋤出来了。(赵树理)

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資产阶級一个阶級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許可的。(毛泽东)

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买办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毛泽东)(主意，指卖国当亡国奴——引者)

其余各人吃亏的事，只要各个人提出，該怎么办就怎么办。(赵树理)

有时候主語是承上說的，不带任何修飾語也是确定的。例如：

那次敌人占了斜柳村，就修崗楼。楼修起了，飯野小队长和郭三麻子，带着鬼子和伪軍，駐在那兒。(袁靜)

他們三个走进村公所，民事主任才写过信，墨盒还沒有蓋上。民事主任看見他們这几个人在一塊就沒有好气，撇开艾艾和小晚，专对燕燕說：“回去吧！信已經交給你媽了！”(赵树理)

“楼修起了”的“楼”指上句的崗楼，“信已經交給你媽了”的“信”指

剛才写过的信，都是确定的东西。

第二，主語有时候是周徧性的，表示"无論什么"，或者"一切"，謂語中常常有"都、也"一类副詞。例如：

你要有心，什么也好办！（老舍）

什么东西都把它掏出来。（袁靜）

凡是敢說敢干的，差不多都收进来了。（赵树理）

"什么"是說"无論什么"。"凡是敢說敢干的"是說"一切敢說敢干的人"。

再从謂語方面看。主語是受事的句子，謂語往往不单是一个单独的动詞，动詞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例如：

文艺批評应該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們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毛泽东）

統一战綫必須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統一战綫，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統一战綫和坚持战爭，才能有最后胜利。（毛泽东）

因为公开的敌人，公开的民族破坏分子，容易識别，也容易处置；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就不容易識别，也就不容易处置。（毛泽东）

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袁靜）

大水坐在炕沿上，头也不抬，話也不說。（袁靜）

祥子的車卖了。（老舍）

三仙姑也暗暗猜透人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鮮，头髮梳得更光滑，首飾擦得更明，宫粉搽得更匀。（赵树理）

两个斗争会开过以后，事情包也包不住了。（赵树理）

这些句子里头，有的是动詞前面有助动詞、副詞或别的修飾語，如"文艺批評应該发展"。有的动詞后面带"了"字，如"祥子的車卖了"。有的是动詞后面有补語，如"衣服穿得更新鮮，头髮梳得更光滑"，"事情包也包不住了"。有的是动詞的前后都有别的成分，如"統一战綫必須坚持下去"。要是謂語光用一个单独的动詞，說成

“文艺批評发展”或“衣服穿、头髮梳”，就不象一句完整的話。

主語是受事的句子，謂語也可以是动宾結构，就是动詞后边有宾語。例如：

选举权，只給人民，不給反动派。（毛泽东）

喜富的村长撤差了。（赵树理）

肩膀上也中了两顆子彈。（袁靜）

在阶級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級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級的烙印。（毛泽东）

也可以是主謂結构，就是謂語本身又可以分成主語謂語两部分。例如：

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不上几个月工夫，老槐树底的日子他就过不慣了。（赵树理）

制錢虽說不兴了，罗汉錢可是誰也不出手的。（赵树理）

他什么心眼兒，什么脾性兒，我早就摸得熟透透的啦。（袁靜）

那半个〔餑餑〕一人抉一小塊兒，分着吃了。（袁靜）

有时候受事的主語可以有很复杂的謂語，如：

他的新快板一念出来，东头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都傳遍了，可是想傳到西头就不十分容易。（赵树理）

“一念出来”是动补結构，底下是两个主謂結构。

总起来說，主語是受事的句子有这样两个特点：

第一，主語往往是确定的或者周徧性的。

第二，謂語往往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动詞，动詞前后常有别的成分。

主語是受事的句子，这两个特点并不一定同时具备，有时候只有一个就行。比方說，“这个要，那个不要”。“这个要”的謂語只有一个单独的动詞“要”字，与第二条不合，但是主語“这个”是确定的，合乎第一条。再比方說，“一件衣服可以穿三年”。主語“一件衣服”不是确定的，也不是周徧性的，与第一条不合，但是謂語并不

是一个单独的动詞，合乎第二条。古代汉語有"鳥尽弓藏，兎死狗烹"这类句法，現代汉語里很少見。

主語是受事的句子，主語有时候可以挪到动詞的后面做宾語。比如說，"这个問題必須解决"，也可以說，"必須解决这个問題"，意思沒有多大差别，不过由主謂結构变成动宾結构。有时候这样挪动一下，意思大不相同。比如說，"冬天的衣服全都穿上了"，是說所有冬天的衣服全穿上了。假定說，"全都穿上了冬天的衣服"，那就是說大家都穿上冬天的衣服了。有时候主語是受事的句子根本不能这么挪动。例如：

我們現在的困难，有的已經渡过，有的快要渡过。（毛泽东）

不能改成"已經渡过有的，快要渡过有的"，因为"有的"这个代詞只能做主語，不能做宾語，所以不能放在宾語的位置上。可見这类句子并不是倒装句，只是主語在意义上是受事罢了。

以上說的是主語在意义上是謂語的受事。还有一些句子的主語既不是施事，也不是受事，就是說，主語在意义上既不是主动者，也不是被动者，只是謂語陈述的对象。这类句子可以从謂語的性質方面来观察。第一是体詞謂語句，句子里沒有动詞，主語当然无所謂施事或受事。例如：

刘广聚，假大头。（赵树理）

小芹那年才九岁。（赵树理）

第二是形容詞謂語句，主語是描写的对象，也无所謂施事或受事。例如：

他的槍法好。

你的胆子大。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魯迅）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蕭紅）

第三，动詞謂語句的动詞如果不表示动作，主語自然也无所謂施事

或受事。例如：

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这个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泽东）

文艺批評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毛泽东）

旧历的年底毕竟是象年底。（魯迅）

二加二等于四。

第四，动詞謂語句的动詞虽然表示动作，但是表示的动作既不是从主語发出来的，也不是主語所承受的，所以主語也无所謂施事或受事。例如：

北屋东屋都点着灯。

城头上飄揚着鮮亮的紅旗。（袁靜）

大字笔写大字，小字笔写小字。

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

第五，一部分主謂謂語的句子，全句的主語只是提示性質。例如：

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軍队也需要民主主义。（毛泽东）

这事兒我們也沒有办法。（袁靜）

那个事情我不怪他。

这些句子只是把主語提出来做討論的对象，也是无所謂施事或受事的。

5.2 宾語

宾語是对动詞說的。有各种不同的动詞，因此动詞跟宾語也有各种不同的关系。有的宾語是动詞行为的受事。例如：

我們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毛泽东）

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东西。（毛泽东）

有的宾語是表示处所的。例如：

县上的訓練班在一所大宅院里。（袁靜）

他倆过了滏河，到了河西村。（袁靜）

有的宾語表示存在的事物。例如：

閻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赵树理）

公所的房子都漏了，炕上地上尽是水。（袁靜）

有的宾語表示主語的类别。例如：

我們是国际主义者，我們又是爱国主义者，我們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毛泽东）

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无产阶級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

有时候宾語是由动詞行为产生的結果。例如：

眉头骨上打了老大一个青疙瘩。（袁靜）

“打”的是“眉头骨上”，“打”的結果起了“老大一个青疙瘩”。“墙上挖个窟窿，地上打个洞兒”，宾語都是动詞行为产生的結果。有时候宾語是动詞行为引起的結果。例如：

收的紅薯已經卖了一百多万元。

“卖”的是“紅薯”，“卖” 的結果得了“一百多万元”。表示結果的宾語并不限于叙述已成事实的句子。我們也可以說：

收的紅薯可以卖一百多万元。

意思是“收的紅薯”如果卖出去，可以得“一百多万元”。“一百多万元”是預期的結果。跟这种句法相近的，如：

一頓飯吃了三毛錢。

一頓飯要吃三毛錢。

第一句是說“吃了一頓飯，花了三毛錢”。第二句是說“吃一頓飯要花三毛錢”。“三毛錢”都是“吃”所引起的費用，也是一种表示結果的宾語。

这一类动宾結构最足以表示汉語的簡練、經济。

有时候宾語好象是动詞行为的施事。表示存在、出現或者消失的句子常常是这样。例如：

那里有两張大桌子，桌旁坐着几个人。（魯迅）

黑影里站着四五个人。（赵树理）

远远的来了一大串黑影兒。（袁靜）

敌人的后面，东边也响了槍，西边也响了槍。（袁靜）

窗窟窿口斜斜的照进来一溜亮光。（袁靜）

他們村里走了一个人。

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毛泽东）

这类彷彿施事的宾語大都是不确定的。"黑影里站着四五个人"等于說"黑影里有四五个人站着"。这"四五个人"是誰还不知道。再举两个比較明显的例子：

远远的来了一个人，走近了才認得是小福。（赵树理）

起初还不知道来的是誰，所以說"远远的来了一个人"，等"走近了，才認得是小福"。

远远看見大黑、三个民兵已都回来了，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員，一个交通員。（赵树理）

"大黑、三个民兵"都是上文已經提过的，是确定的，所以說"大黑、三个民兵已都回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員、一个交通員"是上文沒有提过的，是不确定的，所以說"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員，一个交通員"。前面講主語的时候說过，受事的主語大都是确定的，現在又知道施事的宾語大都是不确定的。說"茶拿来"和說"拿茶来"不完全相同。"茶拿来"的"茶"是預备好的茶，是确定的。"拿茶来"的"茶"不一定是預备好的茶，是不确定的。說"人来了"，指已經提到或者已經知道的人，也是确定的。說"来人了"，只是表示"有人来了"，不一定知道是誰，是不确定的。

另外还有一种宾語类似施事的句子。例如：

这一鍋飯能吃三十个人。

意思是"这一鍋飯够三十个人吃"。这句話的否定式是：

这一鍋飯吃不了三十个人。

意思是"这一鍋飯不够三十个人吃"，是說飯少了。如果說，"三十个人吃不了这一鍋飯"，那就是說飯太多了。所以"这一鍋飯可以吃三十个人"或"这一鍋飯吃不了三十个人"这类句子也并不是倒装句，也只是宾語在意义上好象是施事罢了。

前面說过，有各种不同的动詞，因此动詞跟宾語也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其实就是同一个动詞也常带各种关系不同的宾語。比如，"写文章、写黑板、写魏碑"，"写"字跟这三个宾語的关系都不一样。"写文章"是写出来才成为文章，"写黑板"是在黑板上写，"写魏碑"是摹倣魏碑写字。"吃飯"是把飯吃下去，"吃大碗"是用大碗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依賴山水为生。"糊窗戶"是把窗戶糊起来，"糊紙"是用紙糊上去。"洗衣裳"是把衣裳放在水里洗，"洗凉水、洗热水"是用凉水，用热水洗澡。"夏天在海岸上吹风"是讓风吹。"冬天在山坡上曬太阳"是讓太阳曬。"跑街、跑路"是在街上、在路上跑。"跑公事、跑买卖"是为公事、为买卖奔跑。"下山、下楼、下車"是从山上、从楼上、从車上下来，是离开那个地方。"下水、下田、下乡"是往水里、往田里、往乡里去，是走向那个地方。"下命令"是发下命令，"下决心"是立下决心。就是同一个动宾結构，动詞跟宾語也有时候可以表示两种不同的关系。"下船"普通是說从船上下来，可是也間或指往船上去，等于說"上船"。"借錢"可以是借出去錢，也可以是借进来錢。

有的动詞是两面性的，主語跟宾語可以互换，意思上沒有大差别。"一个大餅夹一根油条"也可以說"一根油条夹一个大餅"。"三四个人盖一条被子"(袁靜)和"一条被子盖三四个人"意思也差不多。

最后我們再从宾語和主語的关系上提出几点討論一下。前面已經說过，有的宾語是主語的类别，比如说，"各国人民是我們的朋友"。有时候宾語是复指主語的代詞。例如:

过去的事不要提它吧。（赵树理）

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毛泽东）

有时候宾語表示主語的数量。例如：

桔子苹果买了一大堆。

三十多架葡萄就摘了一万多斤。

各色破布不知糊了多少層。（赵树理）

媽，水就剩下了一点啦！（老舍）

字兒認了一百多了。

有时候宾語表示主語数量的一部分。例如：

戒指怎么只剩了一只？（赵树理）

剛好派出去的偵察員回来了几个。

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魯迅）

“戒指怎么只剩了一只？”是說“戒指”原有两只，現在“怎么只剩了一只”。“派出去的偵察員回来了几个”，“几个”也只是“偵察員”的一部分。

5.3 准宾語

有一部分数量詞表示行为的次数，如“一回、两趟、三下”等。有一部分时間詞表示行为經历的时間，如“一輩子、两个月、三天”等。“一回、三天”等都常常放在动詞后头。例如：

我对你說过不止一回，教你常劝劝他。（老舍）

老二，你去一趟吧。（老舍）

“披、披、披”一連打了好几十下。（赵树理）

我那箱子在那里摆了一輩子了。（赵树理）

我要走，我已經等了两年了。（曹禺）

打了三天三夜，把敌人打退了。（袁靜）

“不止一回、一趟、好几十下、一輩子、两年、三天三夜”，占的都是宾

語的地位，性質也接近于宾語，可是跟一般的宾語又不尽相同，我們管它叫准宾語。准宾語和宾語性質相近，可以从底下的例子看出来。

如果袜子沒有带，我还可以借你一双。（丁西林）

大水問老林："咱們有一百五十多人，在你們这兒吃一頓飯行不行？"老林笑着說："吃几頓也行。"（袁靜）

这样的蛮傢伙，見过沒有？搥她一頓，出出气，贊成不贊成？（丁西林）

我們想回去一趟，料理一点私事，然后再来（丁西林）

"借你一双"，"一双"是宾語，我們可以說"借你一双袜子"，"一双袜子"。"吃几頓"，"几頓"也是宾語，我們可以說"吃几頓飯"，"几頓飯"。"搥她一頓"，"一頓"和一般宾語不一样，我們固然能說"一頓打"，可是不說"打一頓打"，也不說"搥她一頓打"。"回去一趟"，我們可以說"回一趟家"，"一趟家"还是不单說。"一双"后头跟名詞能单說，"一趟"后头跟名詞不能单說，是两个极端。"一頓"介乎两者之間。我們管"一双"叫宾語，"一趟"叫准宾語，"吃一頓"的"一頓"是宾語，"打一頓"的"一頓"是准宾語。

行为次数也常常憑借行为的工具表示。"踢一脚"是用脚踢一下，"打两棍"是用棍子打两下。"一脚、两棍"都是准宾語。又如：

大水的光腦瓜兒上也挨了几棍子。（袁靜）

他掏出手槍，对准敵人放了一槍。

准宾語可以跟宾語連用。跟代詞宾語連用的时候，准宾語必須放在后头。例如：

人家沒駡过我一声，沒打过我一下。（老舍）

您告訴我們一声，我們也痛快点呀！（老舍）

大家集合一下帮助你一把。（李准）

学程看了他几眼，沒有动。（魯迅）

这句話像抽了他一鞭子。(楊尙武)

我叫了你半天。(曹禺)

你上哪兒去了?冲兒找你一晚上。(曹禺)

跟名詞的宾語連用,准宾語放在前头的时候居多。例如:

婆婆家人口多,小梅一天要推两回碾子,作两頓飯。(袁靜)

你問她一冬天拈过一下針沒有?紡过一寸綫沒有?(赵树理)

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飾。(赵树理)

小梅过了門,当了三天新媳妇,过了三天好日子。(袁靜)

他已經上过二十多次医院了。(老舍)

咱还管过好几回过路軍人的飯。(赵树理)

因为回了一趟卫家山的娘家,住下几天,所以来得迟了。(魯迅)

三麻子很着恼,射了一眼崔稍稔。(袁靜)

車里光綫那么柔和,睡一会兒午覺也正好。(叶聖陶)

讓他們打两天游击,管保过够山癮了。(楊朔)

"作两頓飯"和"推两回碾子"結构很相象,因为"两頓飯"可以单說,"两回碾子"不单說,所以用两种分析法。"作两頓飯","两頓飯"是一个宾語前头带数量修飾語。"推两回碾子","两回"是准宾語,"碾子"是宾語。同样的,"拈过一下針沒有?"結构和"紡过一寸綫沒有?"相象,"擦了一次粉"和"加了几件首飾"結构相象,"当了三天新媳妇"和"过了三天好日子"結构相象。

不过准宾語跟指人的名詞宾語連用的时候,准宾語也常常放在后头。例如:

她看了艾艾一眼,艾艾仍然睡得那么酣。(赵树理)

二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赵树理)

媽!王先生是咱們的恩人!他救过妹妹两次。(老舍)

就是跟一般的名詞宾語連用,准宾語有时候也可以放在后头,比如說,"每月看两次电影"也可以說"每月看电影两次"。"他上星

期去了一趟天津"也可以說"他上星期去了天津一趟"。

第六章　修飾語

一般的名詞、动詞、形容詞都能有修飾語，下面分段来說。别种詞，除个别情形外，就不大能有修飾語了。例如代詞，原則上是不受修飾的，尽管文学作品里有

还穿着棉袄的他，覺得渾身躁热起来了。（茅盾）

日子回到当年，他又是年輕的他了。（楊朔）

这种例子，口語里是不通行的。又如量詞，一般也是不受修飾的，只有"一大張"，"一小塊"，"一小杯"，"一大捆"，"一厚本"，"一滿碗"等等可算是例外；也只有"大、小、厚、薄"一类字能加，别的字就不成了。副詞也不容易受修飾。有些情形，如"不很好"，可以說"不"修飾"很"。可是"很不好"，与其說"很"是修飾"不"，就不如說是修飾"不好"了。

修飾語的后面常常加"的"字。有些地方一定要加，有些地方一定不加，有些地方可加可不加。动詞的修飾語和形容詞的修飾語后头的"的"字，現在的习慣是写做"地"。

6.1　名詞的修飾語

名詞的修飾語，按它跟名詞的关系来說，可以分成三种：領屬性的，同一性的，一般性的（就是不屬于前两类的）。

我們先講一般性的。这里面包括好些种意义的修飾語。有数量詞，表示事物的数量，例如"三个人、一桌菜"。数量詞和名詞之間照例不能加"的"字；如果有"的"字，前面大都是借用名詞作量詞，例如"一屋子的人、一桌子的菜"。

有指示代詞（后头常常跟着量詞），分别事物的彼、此、分、合，

例如“这事情、这个人、那些菜、每个地方”。这类修飾語通例也不加“的”，不过“别”字总是說“别的”（“别人、别家、别处、别字”等都是复合詞）。

有时間詞，說明和事物有关的时間（包括时間的长短），例如“十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明兒下午的座談会”，“以往的紀录”，“以后的計划”，“多年的弟兄还要客套？”（老舍）

这类修飾語的后头都加“的”字，除非跟后面的名詞結合得很紧，象“一九五二年总結报告”。

有处所詞，說明事物存在的地方，例如“外头的衣服，馬路旁边的树，小說里的人物，哪兒的話”。这类修飾語后头要加“的”，除非跟后面的名詞結合得很紧，象“外头衣服、喜剧人物”。

最多的是說明事物的“屬性”的修飾語。不但这所謂“屬性”可以包括很广，并且这修飾語本身的結构也可以从最簡单到很复杂。例如：

> 这是一座新的、鋼骨水泥的、四層的房子。
>
> 那时候呀，我要有个三十多件乐器的乐队給我伴奏。（老舍）
>
> 說的人說得津津有味，听的人也听得色舞眉飞。
>
> 說慣了的嘴，跑慣了的腿！（老舍）
>
> 班长，这是我結婚的戒指。（老舍）
>
>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魯迅）
>
> 我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哪！（老舍）
>
> 这院子是他家还未如此彫零的时候，一到夏天的夜間，夜夜和他的祖母在此納凉的院子。（魯迅）

上面这些例句里，修飾語都带“的”字。只有常用的形容詞，尤其是单音的，不带“的”字比带“的”字更普通，例如“新房子、大院子、老实人、漂亮衣裳”。可是如果这个形容詞本身有了修飾語，“的”字就又少不了，例如“全新的楼房、很大的院子、极老实的人、

非常漂亮的衣裳”。名詞做修飾語，有时候也可以不带“的”字，例如“鋼骨水泥房子”。必須注意的是，以上所說不带“的”字，是指修飾的形容詞或名詞紧接着被修飾的名詞說的，如果中間讓別的修飾語隔开，就非带“的”字不可，例如“新的，鋼骨水泥的，四層的房子”。

此外还有用作比況的修飾語，后面带“是(似)的”或“一样的”。例如：

郊区矗立着树林似的烟囱。

广場上响起暴风雨一样的掌声。

以上說的是名詞的一般性的修飾語。名詞的領屬性的修飾語只能是名詞或代詞。例如：

誰的書？　我的書。

書的名字叫什么？　作家的名字叫什么？

“誰”和“我”都是代詞，“書”和“作家”都是名詞。“誰”和“我”对于“書”，“書”和“作家”对于“名字”，都处在“領有”的地位，“書”对于“誰”和“我”，“名字”对于“書”和“作家”，都处在“隶屬”的地位，所以說这里的修飾語和中心語的关系是“領屬关系”。当然，領屬关系也还有多种多样。比如“我的書”和“我的小指头兒”就不一样：我可以把我的書送給你，就成了你的書，可是我不能把我的小指头兒送給你。“我們的学校”和“我的書”或“我的小指头兒”又不一样：从一个意义說，学校屬于我們，从另一个意义說，我們也屬于学校。討論語法結构可以不管这些个分別。

領屬性修飾語后头一般是加“的”字的，可也有时候不加，例如：

从发展国民經济来增加我們財政的收入，是我們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明显的效驗已在閩浙贛边区表現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現出来了。(毛泽东)

他們向他头上一看之后，就都縮了頸子，笑着将舌头很快地一伸。（魯迅）

这些都是代詞作修飾語的例子；此外象“我們家、我哥哥、你們学校”等等也常听見，很少在中間加“的”字。人称代詞后头接指示代詞，也很少加“的”字的，例如“你們那个学校、他那件制服”。名詞作修飾語，不加“的”的比較少，除了“中国人民、教育部部长、护国寺街西口”之类，結合得很紧，几乎象复合的名詞了。

領屬性修飾語之后的“的”字，有人写做“底”。

名詞的修飾語的第三种是同一性的，就是說，修飾語和中心語之間的关系是“同一”关系。例如：

連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毛泽东）

而且从譯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魯迅）

什么“小事”？这“小事”就是“两公婆吵架”。同样，这“事实”就是“日本維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所以說这里的修飾語和中心語之間的关系是“同一”关系。也就是因为二者之間的关系是“同一”关系，所以往往可以改換位置，把修飾語放在中心語之后，作为同位語。例如：“又知道了一件事实：日本維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

同一性的修飾語和領屬性修飾語不同。例如：

您的田鼠問題全交給我办理。（曹禺）

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农会整頓紀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傳，对他們本人进行訓練……（毛泽东）

“您”是領屬性修飾語，是說这个問題是您提出来的。“少数不良分子”是同一性修飾語，意思是少数不良分子成为問題，不是說他們提出了什么問題。

有时候，不在同一性修飾語后头加“的”，而在中心語前头加

"这"，修飾語和中心語的同一性就更加显著了。例如：

除了誰領导誰这一个問題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綱領来說，这里所說的民权主义，是和我們所說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毛泽东）

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話里，替他取下一个綽号，叫做孔乙己。（魯迅）

可是他想起了"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这句話，就彷彿看見了老陈老爷捋着鬍子搖头的神气。（茅盾）

前面引的加"的"的例子也都可以改成用"这"："連两公婆吵架这种小事"，"日本維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这个事实"。

以上分别說明名詞修飾語的三种不同的性質。以下专就同一性以外的修飾語补說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在一定的上下文里头，修飾語带"的"字有替代中心語的作用，就是說，可以变成体詞（§4.1，§4.2）。例如：

吳天宝低头一看，衣裳又長又大，原来穿錯了姚长庚的。（楊朔）

其余是他大哥的三个孩子——大的七岁，是女的，叫青苗；二的五岁，男的，叫黎明；三的三岁，也是男的，叫大胜。（赵树理）

不倚賴上文而能这样用的，一般限于"人"字的修飾語，大多数指某种类型、职业或身分的人。例如：

說相声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走江湖的，看門的，守夜的，看热鬧的，做买卖的，膷猴的，带孝的，姓王的。

不指人的只有一些熟語。例如：

日子过的挺不錯，吃的穿的全不愁。

够了！够了！該說正經的啦！（老舍）

叫我一声好听的，我就給你拿。（茅盾）

說眞的，誰还能比得上他？

說了多少回也沒用，你說你的，他干他的。

要說的另一件事情是各种修飾語的先后次序。应該首先說明的是，指示代詞和数量詞（常常合在一塊，但也能拆开来放在两处）可以有各种位置，但不能在下面所說的(2)之前，也不能在(6)之后（在例句里用空括号来表示）。别种修飾語的一般的次序是：(1)領屬性的修飾語在最前头，其次是(2)处所詞和时間詞，可以互为先后。例如：

他(1)上学期的(2)成績不坏。

这是我們(1)外交上的(2)大胜利。

他們認識到朝鮮战場上(2)两年来的(2)变化。

他們認識到两年来(2)朝鮮战場上的(2)变化。

其次是(3)主謂結构，(4)动宾結构、动补結构、动詞带修飾語，(5)形容詞，例如：

《駱駝祥子》是老舍写的(3)一部( )敍述一个洋車夫的一生的(4)小說。

这是别处不大容易吃得着的(4)一种( )特别細巧的(5)点心。

我望着我面前的(2)这个( )身材高大(3)、健康而爽朗的(5)工人，不知道說什么好。

又其次是(6)非領屬性的名詞，(7)不用"的"字，直接粘附在中心語前头的形容詞或名詞，例如：

买了一張長方的(5)硬木(7)桌子。

买了一張硬木的(6)長方(7)桌子。

她一边說話一边脫下身上(2)那件( )新制的(4)翠綠的(5)假毛葛(7)駝絨(7)旗袍。

指示代詞和数量詞的分合和位置，除了上面例句里所見，还可以看这个例子：

举起他(1)那双( )又粗又黑的(5)手。

举起他(1)那( )又粗又黑的(5)一双( )手。

举起他(1)又粗又黑的(5)那双( )手。

一般地説，指示代詞的位置可以区别修飾語的作用（数量詞的位置沒有关系）：在它前头的，限制（擇別）的作用多于描写；在它后头的，描写的作用多于限制。比較：

我把新买的那枝钢笔丢了。（暗示我还有。）

我把那枝新买的鋼笔丢了。（不暗示什么。）

这只是一般的説法，例外是很多的。象上面例句里"又粗又黑的"这个修飾語，无論在前在后，都只有描写的作用。另一方面，指示代詞后面的修飾語，只要有适当的上下文，它的限制作用也会显著起来，如：

我把那枝新买的鋼笔丢了，只能还使那枝旧的了。

6.2 动詞的修飾語

动詞的修飾語，按意义来説，有好几类。有一类是説明动作发生的地方的，例如："这里来、里头坐、一路丢、到处找"。这是单用处所詞的例子。又有在处所詞前头加次动詞，造成一种动宾結构的，例如："有人往这里来、在里头坐一会兒"。

第二类是説明动作发生或經历的时間的，例如："今天来，明天去，每天来，天天去，两点鐘开会，五点鐘散会，一号早晨动身，三号晚上到达"。前头加次动詞的例子："这个工作必須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从今天算起"。

第三类是説明数量的，例如："他屡次要来，一次也沒来成"，"二諸葛还沒有看清是誰，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赵树理），"把班里的人分成两半兒……两三个月一換班兒"（老舍），"我不能跟您比，您一頓能喝三斤，我三頓也喝不了一斤"。

表示处所、时間、数量的修飾語，一般是不加"的（地）"的，可是如果字数較多，或是較富于描写性（也就是較接近下一类），也就常常加"的"（但不是非加不可）。例如：

一个人里里外外的忙，实在忙不过来。

其实这两間比楼上还舒服，省得楼上楼下的跑。（老舍）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櫃台里，专管我的职务。（魯迅）

这么多年了，您跟妹妹一天到晚的唱，还拦得住我偷偷的学嗎？（老舍）

她媽媽一点一点的有了进步。（老舍）

愣了一会兒，眼泪一串串的流下来。（老舍）

第四类是描写方式或状态的。这一类修飾語，大多数是全部或局部叠字的，或是由并列的同型結构构成的，大概都带“的”字。例如：

到夏天，他們仍旧在自家門口的土場上喫飯，大家見了，都笑嘻嘻的招呼。（魯迅）

媽，讓咱們都和和气气的过日子，不好嗎？（老舍）

翻来复去的告訴自己：我成功了！（老舍）

紳士們旣然千方百計的来攀亲，人們又都象看見神明似的敬畏。（魯迅）

日本的报章，中国的报章，都异口同声的对于搬了家的人們給了一个“愚民”的徽号。（魯迅）

可也有时候不带“的”字，例如：

可是小飞蛾一看見他，就連雞也不撵了，赶紧規規矩矩走回房子里去。（赵树理）

不过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对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終于到七言。（魯迅）

第二句里头两处用“漸漸”，只一处带“地”字。“常常、往往、每每、单单”这些，就是不带“的”字的时候居多。

第五类修飾語是不屬于以上几类的，意义范圍很广，不能列举。“又、也、才、就、还、都、只”这些单音副詞都不能加“的”。双音

的后头一般也不带"的"字。例如：

而在自己，并不故意显出长处。（鲁迅）

"伊和希珂先，沒有了，虾蟆的兒子。"傍晚的时候，孩子們一見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說。（鲁迅）

三仙姑那天在区上被一夥妇女圍住看了半天，实在覚着不好意思。（赵树理）

几个剪过辮子重新留起的便赶快躲在人丛后面，怕他看見。赵七爷也不細心察訪。（鲁迅）

我們怎样来改悔这"惰性"呢，現在姑且不談。（鲁迅）

伊便知道这一定是皇帝坐了龙庭，而且一定須有辮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險。（鲁迅）

可也有时候带"的"字，例如：

他們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鲁迅）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問。（鲁迅）

最后，还有一类比况性的修飾語，后头带"是（似）的"或"一样（的）"。例如：

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鲁迅）

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祕密似的切切的說……（鲁迅）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雲，彷彿有誰将粉笔洗在笔洗里似的搖曳。（鲁迅）

过去蘊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国无产阶級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領导之下，象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毛泽东）

6.3 形容詞的修飾語

形容詞表示性質或状态，形容詞的修飾語主要是說明这种性質或状态的程度。例如：

酒味很純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醬太淡薄，本来S城人

是不懂得喫辣的。(魯迅)

这类修飾語多半是簡簡单单的一个副詞，比較复杂些的詞語大概都放在后头，作为补語。現在有时候能看見“耀眼地亮”，“令人胆怯地寂靜”这种話，更普通的說法是“亮得耀眼”，“寂靜得令人胆怯”。

有些性質的程度是能用数量来表示的，例如“这段布三尺长”，“这捆柴五斤重”。如果把数量詞放在后头，說成“这段布长三尺”，“这捆柴重五斤”，就有两种意思。一种和原来的意思一样，不过是一种“記帳式”的說法。另一种意思是“这段布（比那段）长三尺”，“这捆柴(比那捆)重五斤”。

程度可以用比較来表示。說“这棵树跟屋頂一样高”，或是“这棵树比屋頂(还)高”，这棵树的高度也就大概知道了。說“比……”的时候，有“还”字和沒有“还”字有分別：“今天比昨天冷”，昨天也許不怎么冷；“今天比昨天还冷”，昨天一定也不暖和。用“更”字也一样。

說“跟(象)……一样……”，有时候是程度的具体比較，有时候只是一种比况。例如：“說話的声音跟鈴鐺一样的清脆”。这种地方也常常用“……是(似)的”。

6.4 “的”字的另外一些用法

“的”字的用处很多。确定它前面的詞或詞組是修飾語，这是“的”字的主要用处。放在一句的末了，“的”字表示坚强肯定的語气，将来講到語气的时候再談。此外，“的”字还有些用法，在这里大略的說一說。

(甲)首先要說的是一种特殊的偏正結构。这里边的中心語是一个动詞(或动宾結构、动补結构)或形容詞，修飾語是一个名詞或代詞。这个名詞的作用并不是“修飾”那个动作或状态，代詞更不用說。它的作用，或是指出那个动作的施事：

作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东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毛泽东)

半自耕农……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貧农。(毛泽东)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貓为然的。(魯迅)

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鷹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魯迅)

或是指出那个动作的受事：

这話也并不錯的。不过我想，洋笔墨的用不用，要看我們的閑不閑。(魯迅)("我們的閑不閑"归入下一类。)

或是指出那种状态就誰或什么而言：

但后来的事实却証明这断語的的确。(魯迅)

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賴它的不可靠。(魯迅)

可是，不管多么"溫"的戏，其中总会利用言語的簡勁与美好，硬教言語产生戏剧的效果。(老舍)

总之，这种格式在形式上是一种偏正結构，可是論意思却含有一种主謂关系，跟一般的偏正結构不同。在用法上，这种格式也有它的特点。它跟别的以动詞或形容詞为中心語的偏正結构不同，只能做主語或宾語，不能做謂語。它又跟主謂結构不同，不能独立成句。

这种結构在古代汉語里是很常用的，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細人之爱人也以姑息"(檀弓)，但是后世的口語里已經不用了。現在这种結构又很普通，一半是受外国語法的影响，所以主要見于書面，尤其是議論文，口語里还是不怎么通行。

(乙)"你得請我的客。"——有些句子在一个代詞或名詞后头

加个"的"字，讓它处于領屬性修飾語的地位，可是論意思，它是一个动宾結构所表示的行为的受事。例如，"你得請我的客"，並不是說，我有些客人，要你請。是說，你得請我吃点兒喝点兒。同类的例子：

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鎮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毛泽东）

你說吧，我也許可以帮你的忙。（曹禺）

你，跟那个老头子，別再打我的算盘。（老舍）

拆朋友的台未免太厉害了吧？（老舍）

赵士傑說高拴兒有一天跑到区政府門口，大概是去告任常有的状去的。（欧阳山）

不久，村干部又都經过大改选，村里人再也不敢乱投坏人的票了。（赵树理）

志願軍某部积极开展狙击活动，打得敌人整天躲在地堡里見不到太阳，我軍战士們幽默地把这叫做"关敌人的禁閉"。（报）

別开他的玩笑了。

你再造他們的謠言，連我也不答应。

你就会挑人家的眼，你自己呢？

讓他写吧，別老打他的岔。

所以会有这种格式，当然是因为已經有了个动宾結构，那个意念上的受事不能再放在后头，就把它放在中間兒。有些例子是能用个次动詞把它挪到前面去的，如"給朋友拆台"，"跟他开玩笑"，"跟他打岔"。

（丙）"誰开的电灯？"——这类句子总是指的过去的事情。用"誰开的"来修飾"电灯"是沒有意义的，說这句話的人不是問这电灯是什么样的电灯，是問开电灯这件事情是誰做的。接下去他也許說："还不到时候呢"。同类的例子：

誰买的票？怎么买了楼上的？

大夥兒出的主意，我跑的腿。

这是我們三个合作的成績：老大打的稿子，老二描的綫条，我上的色。

这类句子也都有个加“是”字的說法。以上三句动詞前头就是主語，“是”字就加在主語前头：“是誰买的票？”等等。

我們昨兒进的城。

你由哪兒学来的这么一套？（老舍）

这两句动詞前头有表示时地的修飾語，如加“是”字就要加在修飾語前头：“我們是昨兒进的城”，“你是由哪兒学来的这么一套？”底下是原来有“是”字的例子：

是你引誘的我！（曹禺）

嗰，你是拿命换出来的这些牲口！（老舍）

第二句的“是”字也可以放在主語“你”前头，不过意思略有不同。

这种句法的否定式用“不是”。例如：

小毛急了，便向崔黑小发話道：“不是我介紹的你？”（赵树理）

你来了，不是我給你开的門嗎？（老舍）

（丁）“今天这个会誰的主席？”——这等于說“今天这个会誰当主席？”同类的例子：

你的原告，你先說！（赵树理）

当下就开了成立大会，选出負責人——鉄鎖是祕書，楊三奎老汉的組織委員，冷元的宣傳委員。（赵树理）

王助理員說：“誰的介紹人呢？”燕燕說：“我”。（赵树理）

您别客气，今天我的东。

明兒晚上我請你看《将相和》。李少春的藺相如，袁世海的廉頗。

这类句子也都能加个“是”字：“今天是我的东”等等。（丁）类跟（丙）类不同的是（丙）类只能用在过去的事情，（丁）类沒有这个限制。

（戊）“糖兒豆兒的”——我們有时候在两个同类的詞或結构之后加个“的”字。这个“的”字并不表示它前面的詞語是修飾語，而

是"等等、之类"的意思，使前面的詞語成为举例的性質，讓讀者不要死看，要看得灵活些。例如：

你对，你会用糖兒豆兒的到这里検便宜！（老舍）

你們到底弄得車輛牲口的圍了一門口子。（老舍）

我去念書，您就得自己动动手，沏茶灌水的。（老舍）

不知道她会洗洗作作的不会。（老舍）

不論发生任何情况，都得鎮靜沉着，不要叫張三，喊李四的。（袁靜）

有时候也用"什么的、伍的"表示"等等、之类"的意思。例如：

小偷兒什么的，差不离快断了根！（老舍）

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么的，一直往西苑去。（冰心）

她爸爸……什么杂事都能做，糊个棚呀干点什么的，也都有碗飯吃。（冰心）

地南头还連着一塊墳塋地，我大爷、爹、媽，都埋在那兒，跟自家地連着在一塊，清明上个墳，扫个墓伍的，也比較方便。（周立波）

第七章　补語

补語是动詞或形容詞后面的补充說明成分。例如：

文章写好啦？那好极了。

“好”是“写”的补語，“极”是“好”的补語。

他决定去打些酒，喝个大醉。（老舍）

客厅里吊着个大汽灯，灯光白得发青，亮得耀眼睛。（袁靜）

“喝个大醉”，“大醉”是“喝”的补語。“白得发青，亮得耀眼睛”，“发青”是“白”的补語，“耀眼睛”是“亮”的补語。

补語的种类很多，上文（§3.2）已經提过結果补語和趋向补語，現在再来討論一下。补語可以首先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补語前头有“得”字的（这个“得”字也有人写“的”字），一类是补語前头沒有“得”字，紧接在动詞形容詞之后的。这两类补語一般是不能換用的。比方“喝得大醉”，“喝得醉醺醺的”不能說成“喝大醉”，“喝醉醺醺的”，“喝醉了”也不能說成“喝得醉了”。沒有“得”字的补語可以加“得、不”造成可能式（§7.2），有“得”字的补語不能再加“得、不”造成可能式。此外还有带“个”字的补語，作用跟有“得”字的补語相近。底下分別講这几类补語。

7.1　不用“得”联系的补語

（甲）不用“得”联系的补語，有的表示結果，叫作結果补語。例如：

他常好說两句开心話，說是“吃飽了一家不飢，鎖住門也不怕餓死小板凳。”（赵树理）

不大一会，人到齐了。（赵树理）

雨水浸透了衣裳。（矯福純）

同志們的衣服都濕透了。（矯福純）

“飽”是“吃”的补語，“住”是“鎖”的补語，“死”是“餓”的补語，“齐”是“到”的补語，“透”是“浸”和“湿”的补語，所有的形容詞都可以做这种补語，一部分动詞如“走、动、完、成、見、懂、破、翻、倒、停、住”等也可以。例如：“弄大、弄小、弄好、弄坏、弄紅、弄黑、弄深、弄薄、弄走、弄完、弄懂、弄破、弄倒”等。

（乙）表示程度的叫程度补語。例如：

不要吃快了，吃快了容易得病。

老祖宗累坏了。（袁靜）

張金龙坏透了，咱們先拾掇这傢伙。（袁靜）

热极了，悶极了，这日子眞过不下去了。（曹禺）

“快”是“吃”的补語，“坏”是“累”的补語，“透”是“坏”的补語，“极”是“热”和“悶”的补語。

（丙）表示趋向的动詞作补語叫趋向补語，有簡单的和复合的两种。現在画个表来說明：

	来	去	拿	拿来	拿去
起	起来	起去	拿起	拿起来	拿起去
进	进来	进去	拿进	拿进来	拿进去
出	出来	出去	拿出	拿出来	拿出去
上	上来	上去	拿上	拿上来	拿上去
下	下来	下去	拿下	拿下来	拿下去
回	回来	回去	拿回	拿回来	拿回去
过	过来	过去	拿过	拿过来	拿过去

表的左栏的单字“来、去、起、进、出、上、下、回、过”全是表示趋向的动詞，可以单用，也可以作趋向补語用。左栏的两字組合“起来、

起去、进来、进去、出来、出去、上来、上去、下来、下去、回来、回去、过来、过去"是由"起、进、出、上、下、回、过"加"来、去"組成的，本身是动补結构，可以单用，也可以作趋向补語用。表的右栏用"拿"字做例，表示左栏的单字和两字組合全都能加在"拿"字后头作趋向补語。

現在举几个例子：

李啓堂冒着猛烈的北风，在陣地上走来走去，监視着前面。（王向立）

几十架飞机在空中轉来轉去。（王向立）

听見背后說了声别动！就伸过来一只手，把他的盒子槍提走了。（袁靜）

大媳妇端上来一盘炒鷄蛋，二媳妇端上来一碗粉条肉。（欧阳山）

咱倆跑出去三天，准保餓回来一对兒！（老舍）

"来、去、过来、上来、出去、回来"全是趋向补語。

带趋向补語的动补結构，宾語的位置比較自由，可以放在补語的后头，例子上面已举；可以放在补語的中間，例如：

她拿出钥匙来。（赵树理）

喝了两壶茶，他覺出餓来。（老舍）

这样漆黑的天，一到街上，你还分得出那里是水那里是路来么？（丁西林）

"钥匙、餓、那里是水那里是路"是"拿出来、覺出来、分得出来"的宾語，放在补語"出来"的中間。还可以放在补語的前头，例如：

假如我們能够从他們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減少了，我們的队伍就扩大了。（毛泽东）

"一些人"是"拉出来"的宾語，放在补語"出来"的前头。

趋向补語如"起来、下去"之类有許多引申的用法，比如"起来"有时候表示开始，"下去"有时候表示持續。例如：

哦，这屋子又悶热起来啦。（曹禺）

你不要說了！你不要再說下去了！（曹禺）

所謂开始、持續，不可看得太拘泥。說开始可能是开始已久，不过說話的人剛注意到罢了。說持續是表示特别着重以后的意思，并不表示过去沒有那回事。

（丁）有些补語是次动詞加宾語的結构。这类动宾結构多半是表示行为的受事、时間、处所的。表示受事的补語常用"給"字。例如：

> 你带給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王愿坚）
>
> 武震自己点着一支，又拿一支递給禹龙大。（楊朔）

"給政委"是"带"的补語，"給禹龙大"是"递"的补語。表示时間的补語常用"在、到"。例如：

> 馬克思生在一八一八年，死在一八八三年。
>
> 当艾艾长到十五那一年，她拿出匣子来給艾艾找帽花，艾艾看見了戒指就要耍。（赵树理）

"在一八一八年"是"生"的补語，"在一八八三年"是"死"的补語。"到十五"是"长"的补語。表示处所的补語也常用"在、到"。例如：

> 章工作員、各干部坐在拜厅上，群众站在院里。（赵树理）
>
> 如今这事又出在我的艾艾身上了。（赵树理）
>
> 他們正說到这里，小飞娥正走到当院里。（赵树理）
>
> 从此吳天宝每逢跑車跑到这兒，必定到姚志兰家里来。（楊朔）

"在拜厅上"是"坐"的补語，"在院里"是"站"的补語。"在我的艾艾身上"是"出"的补語。"到这里"是"說"的补語，"到当院里"是"走"的补語。"到这兒"是"跑"的补語。

动宾結构作补語可以采用另一种分析法。"带給政委"，"政委"是"带給"的宾語。"生在一八一八年"，"一八一八年"是"生在"的宾語。"坐在拜厅上"，"拜厅上"是"坐在"的宾語。有些話是这么分析方便。例如：

> 吃完飯，他躺在了炕上。（老舍）

她本人可是埋在了城外。（老舍）

“在”字后头平常不加“了”字。我們不説“在了炕上，在了城外”。这种例句，我們説“炕上”是“躺在了”的宾語，“城外”是“埋在了”的宾語妥貼些。

不过，“埋在了、放在了”和“埋好了、放平了”还是不同。“埋好了”，“放平了”后头不要再跟什么就站得住，“埋在了、放在了”后头没有宾語就站不住。

7.2 补語的可能式——“得、不”

表示可能，在动詞前面加助动詞“能、会、可以”等；表示不可能，再在这些助动詞前面加“不”（§10.1）。这个办法适用于单个动詞，也适用于动补結构。例如“能拿、不能拿”，“能拿出去、不能拿出去”。但是动补結构表示可能性的更常見的格式是在中間加“得、不”。例如：

虎妞説得出来就行得出来。（老舍）

你眞走得开，你放得下这兒这样的好地方嗎？（曹禺）

这么細細給你説，三天三夜也説不完。（赵树理）

这些家具，我想不起来——我在哪兒見过。（曹禺）

“説得出来就行得出来”是説“能説出来就能行出来”，“走得开”是説“能走开”，“放得下”是説“能放下”，“説不完”是説“不能説完”，“想不起来”是説“不能想起来”。带“得”的格式是补語的肯定可能式，带“不”的格式是补語的否定可能式，簡单点可以合起来叫做补語的可能式。

有时候为加强“能”或“可以”的意思，用了“得”字还可以再加“能”字或“可以”。例如：

做一个眞正能干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初出茅廬或仅仅善于紙上談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須在战爭中学习才能办得到。（毛泽东）

七連能够夺得来，我們九連就能够守得住。（盧耀武）

这种情形，現在許多人还沒有看清楚，但是大約不要很久，人們就可以看得清楚了。（毛泽东）

有些带"得、不"的动补結构是习用語性質，"得、不"不能去掉，例如，"两个人很合得来"（赵树理），只有"合得来、合不来"，沒有"合来"的說法。同样，只有"談得来、談不来"，沒有"談来"，只有"处得来、处不来"，沒有"处来"。又如，"这件衣服还看得过"，"还看得过"是"看起来还不算坏"的意思，跟"看过"大不相同。至于"懂得、認得、記得、曉得"之类已經变成一个詞，可能的意味很少。

有些程度补語沒有可能式，例如"好极"不能說"好得极、好不极"，"坏透"不能說"坏得透、坏不透"。（比較："浸透，湿透"可以說"浸得透、浸不透，湿得透、湿不透"，这两个"透"是結果补語。）

表示可能的"得"字也可以加在单个动詞的后头。例如：

他家的东西，偷得的嗎？（魯迅）

她又能做，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魯迅）

"偷得"就是"能偷"，"来得"就是"能来"。否定式是在动詞后头加"不得"。例如：

三仙姑……羞得只顧擦汗，再也开不得口。（赵树理）

他倒在太师椅上，半天动彈不得。（馬烽、西戎）

使靠天吃飯的聖賢君子們，哭不得，也笑不得。（魯迅）

这个尾巴主义要不得。（老舍）

这人你可小看不得！（赵树理）

牛。这是农民的宝貝。……故牛是杀不得的。（毛泽东）

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毛泽东）（这，指共产主义——引者）

"开不得口"是"不能开口"，"动彈不得"是"不能动彈"。"哭不得，也笑不得"是"不能哭也不能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要不得"是"不能要"，"小看不得"是"不能小看"，"杀不得"是"不能杀"，"收

起不得”是“不能收起”。

在这种格式里，“得、不得”本身成了补語，可以叫做可能补語。

表示可能和不可能，还有一种格式，在动詞后头加“得了(liǎo)”和“不了(liǎo)”。例如：

“明天来得了嗎？”“明天来不了”。

只要男女本人願意，就能到区上登記，別人誰也作不了主。(赵树理)

这事情，我們管不了。(赵树理)

大家都同意，只是决定不了該选誰好。(赵树理)

办倒沒有什么办不了。(赵树理)

这屋子大，你找不着，他們走不了。(曹禺)

“来得了、来不了”是“能来、不能来”。“作不了主”是“不能作主”。“管不了”是“不能管”。“决定不了”是“不能决定”。“沒有什么办不了”是“沒有什么不能办”。“走不了”是“不可能走掉”，等于說“走不掉”。“了”字本有“完”的意思，例如“吃得了、吃不了”表示“吃得完，吃不完”，“吃得了、吃不了”是一般的可能式动补結构。到了上面这些例子里，“了”字单独已經沒有多少意思，只是和“得、不”合起来表示可能和不可能，“得了”和“不了”是可能补語。

上面說过，带趋向补語的动补結构，宾語的位置比較活动，比如，“拿出来一本書、拿出本書来、拿本書出来”，都可以說。別的动补結构，宾語总是放在后头，比如“打开窗戶”不能說“打窗戶开”，“讀完这本書”不能說“讀这本書完”。带“得、不”表示“可能、不可能”的动补結构，宾語一般也是放在后头，比如說“打得开窗戶”，“讀不完这本書”。再举几个例子：

老汉！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赵树理)

你还当得了个媒人！(赵树理)

因为隔着半个院子两重窗，也听不出道理来。

末了这一句的宾語放在“出”和“来”的中間。

7.3 用"得"联系的补語

"他写得好写不好?"是說"他能写好不能写好?"其中的补語是可能式。"他写得好不好?"是說写得怎么样,沒有可能的意思。比較:

	表示可能	不表示可能
肯定	写得好	写得(的)好
否定	写不好	写得(的)不好

在文章里,表示可能的总用"得"字,很少写"的"字,不表示可能的多写"得"字,也有写"的"字的。这一节里头,我們一律写"得",引用例句用原来写法。

这一类补語的格式最多,从一个字到很长的一段話都可以。因此,意义也就最复杂,不象上述几类补語可以顧名思义。

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們的举动好得很!(毛泽东)

往年孩子們見了南瓜饞得很。(赵树理)

比那更气人的事还多得多。(赵树理)

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魯迅)

小梅去了三天,还沒有回来。同志們很擔心;秀女兒急得哭了。(袁靜)

我自已对于大众文艺的認識还小得可怜。(老舍)

以上几句的补語,"很、多、快、哭、可怜"都是单詞。

今兒大水小梅倆結婚,哪一个老百姓的心眼兒里,都欢喜得不成(欢喜得不得了)!(袁靜)

听見小梅来了,他心兒朴通朴通乱跳,臉上燙得不行(燙得不得了)。(袁靜)

谷苗出得很不賴,可惜鋤不出来。(赵树理)

人家农会主席跟区上的同志說得一点也不差,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赵树理)

反正我那时不管你喊的再兒，吼得多利害，我总是要跑的。（崔八娃）

以上几句的补語，“不成、不行、很不賴、一点也不差、再兒、多利害”，是偏正結构，有的拿动詞做中心語，有的拿形容詞做中心語。

嘴里天天說“喚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毛泽东）

“害怕得要死”，“要死”是助动詞加动詞，做“害怕”的补語。

两只“綠头公”从水里鑽出来，……头上一撮毛兒，綠得冒金星。（袁靜）

只有两个耳朵凍得通紅，紅得象要落下来的果子。（老舍）

“冒金星”，“象要落下来的果子”都是动宾結构作补語。

艾艾笑了笑沒答話，按住肩膀把她按得坐到凳子上。（赵树理）

“坐到凳子上”本身是动补結构，作“按”的补語。

我的鞋擦得亮得多。

“擦得亮得多”是两个补語套在一起，“亮得多”是“擦”的补語，“多”是“亮”的补語。

五嬸見小飞蛾不願意，又应酬了几句就走了，艾艾可喜得滿臉笑渦。（赵树理）

后来全鎮的人們几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听到就煩厭得头痛。（魯迅）

她說到伤心的地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得眼都紅了。（袁靜）

我爹急得想不出办法来，家里穷的鍋底朝天。（崔八娃）

以上几句的补語，“滿臉笑渦”，“头痛”，“眼都紅了”，“鍋底朝天”都是主謂結构作补語。“想不出办法来”是动宾結构作“急”的补語，“想不出”本身又是一个动补結构。

柳喜兒嚷得啞了嗓子，魏大猛叫得岔了气兒，牛大水急得脑袋懵，楊小梅气得肚子痛。（袁靜）

“啞了嗓子”，“岔了气兒”是动宾結构作补語，“脑袋懵”，“肚子痛”是主謂結构作补語。

别經理、經理的叫吧，叫得我臉上直发燒！（老舍）

“我臉上直发燒”也是主謂結构，做“叫”的补語。

这一类补語里，“得”字紧跟着前头的动詞（或形容詞），有三点可以說明。第一，动宾結构加补語的时候要重复动詞。例如：

独有这一篇童話，却实在不漂亮，結怨也結得沒有意思。（魯迅）

你看他生气生得那么厉害，簡直一点也不老練，不深沉。（欧阳山）

〔他〕問人家过年过得怎么样。（欧阳山）

喝茶喝得再怎么精，怎么好，还不是喝茶？有什么用？（曹禺）

我今晚抽烟抽得很多。（丁西林）

第二，“得”字后头可以有停頓，动詞（或形容詞）和“得”字之間不能有停頓。例如：

太太气得——一半也是急得——直哆嗦。（老舍）

老王太太愁的呀，下晚合不上眼。（周立波）

“气得”、“急得”后面有停頓。“愁的”后头跟着語助詞“呀”，能停頓的地方才能用“呀”。

第三，有时候动詞（或形容詞）后头加“得”，补語不明白說出来。例如：

春生去找小青談判，小青說：“看你急得！我剛学习回来，村里妇嬰卫生工作还沒开展，忙着就鬧个人問題，群众影响多不好！”（馬烽）

孩子，看你那鞋烂的，把这双鞋穿上，不然放哨把脚要冻坏啦！（馬烽、西戎）

新郎比新娘害臊，看他臉紅的。（周立波）

看你怕的，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楊朔）

“看你急得！”是說看你急得这个样。“你那鞋烂的”是說烂的这个样。“看他臉紅的”是說紅的这个样。“看你怕的”是說怕的这个样。有一定的实际环境，补語就用不着了。

7.4 带“个”的补語

带“个”的补語可以分成两小类。甲类是肯定的，补語多半是形容詞。例如：

你得給我們酒喝呀！讓我們喝个足，喝个飽，喝个痛快！(楊朔)

步槍、机关槍和好些个擲彈筒打了个猛。(袁静)

火头順席筒兒竄上去，燒了个旺。(袁静)

小船兒輕輕的飄，飄了个快。(袁静)

乙类是否定的，通常总表示“不停”的意思。例如：

濛濛的細雨，还下个不停。(袁静)

二諸葛老婆追出門来，被二諸葛攔回去，还罵个不休。(赵树理)

他把这段快板念完，小福听慣了，不很笑。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个不了。(赵树理)

“不休、不了”也都是“不停”的意思。

此外带“个”的补語总是成語。例如：

后来郭三麻子打发人送信来說，限二十四小时全数送到，要不，就要来杀个雞犬不留。(袁静)

大厅里打了个稀里嘩啦，花瓶粉碎，碟兒碗兒稀烂，桌椅板凳东倒西歪。(袁静)

还有带“得个”的补語。例如：

她今年十七岁了；虽然个子不大，可是长得很結实，平常挑起整桶的水来，走得个快。(袁静)

散会以后，大家都說这种婚姻結得很好，都說：“两个人以后一定很和气，总不会象小飞蛾那时候叫張木匠打得个半死！(赵树理)

其結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毛泽东)

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学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签的，請演說的，鬧得个不亦乐乎。(魯迅)

“得”字在前，“个”字在后，由此可見“得”字跟动詞关系密切。

7.5 补語跟宾語、修飾語的比較

宾語补語都放在动詞后头。宾語有許多种，补語也有許多种。凡是动詞（包括次动詞）后头的体詞結构，一律是宾語。（动詞作修飾語除外，例如“一斤烙餅、一塊烤白薯”，“烙餅、烤白薯”是偏正結构，不是动宾結构。）可是宾語并不限于体詞，动詞、形容詞、动宾結构、动补結构、主謂結构，也都可以作宾語。补語的格式虽多，体詞通常不能作补語。带“得（的）”字的补語，格式最多，也很少单拿体詞作补語。例如：“楊小梅气得肚子痛”（袁靜），光說“楊小梅气得肚子”就不成話。“个”字是最常用的量詞，通常用在名詞前头。带“个”字的宾語和带“个”字的补語，可以比較一下：

宾語	补語
吃个饅头	吃个飽
唱个歌	唱个痛快

表面上看，“吃个飽”的“飽”和“吃个饅头”的“饅头”，“唱个痛快”的“痛快”和“唱个歌”的“歌”，作用好象一样，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我們可以說“吃这个饅头”，“唱这个歌”，却不能說“吃这个飽”，“唱这个痛快”。可見就在这种相似的地方也是有区別的。

动詞、形容詞的修飾語在前，补語在后。补語多少带有謂語的性質，在句子里的地位比修飾語重要些。例如：

> 作者是象前一个例子一样的尽力模倣着外国文字的組織法，而且是很拙劣地模倣着。（报）

比較自然的說法是“而且是模倣得很拙劣”。因为这里的要点是“拙劣”，拿它做修飾語不如拿它做补語合适。有时候，同一个字眼，做修飾語跟做补語的意思不全一样。比較底下两句話：

> 你剛才那段話多說了。
>
> 你剛才那段話說多了。

"多說了"是說"你剛才根本不必說話"。"說多了"是說"你剛才那段話太煩"。"快点兒走"有两个意思,一是"馬上就走",二是"速度要加快"。"走快点兒"只有"速度要加快"一个意思。又如:

你錯听了他的話。

你听錯了他的話。

这两句都有"字句有出入"的意思,可是"錯听了"那一句还可以当"不該听"講。不过有时候也沒有什么分別。"你錯打了主意了","你打錯了主意了",这两句意思差不多。"极好"和"好极"也差不多,不过"好极"通常說成"好极了","极好"后头不加"了"字。

第八章　时間詞、处所詞、方位詞

表示时間的詞，如“今天、明天、早晨、中午”，表示时間的詞組，如“上半天、下半天、飯前、飯后、前三年、三年前、三年以前”，都可以叫做“时間詞”。表示地方的詞，如“中国、北京、上头、底下、中間、旁边、这里、那里”，表示地方的詞組，如“門前、桌子上、国內、国外、长江以南、淮河一带”，都可以叫做处所詞。

我們說話，常常用到时間詞和处所詞。比方說：

节气交了立冬，鴨綠江上見了霜。（楊朔）

太阳今兒个西边落了，明兒个东边还是出来。（曹禺）

“立冬、今兒个、明兒个”是时間詞，“鴨綠江上、西边、东边”是处所詞。

处所詞常常带“上、下、前、后、里、外、內、中”这类字，时間詞也常常带“前、后、里、外、內、中”这类字。这类字表示方向和位置，叫做“方位詞”。方位詞可以是处所詞或时間詞的构成部分，也可以单用。

8.1　时間詞

时間詞的用法有跟一般体詞相同的，也有跟一般体詞不同的。先說相同的。

时間詞跟一般体詞一样，也可以做主語。时間詞做主語的句子，是說时間本身怎么样的，多数表示日期、时刻、节令、气候、年景。例如：

今天(是)几号？今天(是)二十。

現在已經十点一刻，我去拿东西去。（丁西林）

这几天眞冷，冬至快到了吧。

后天(是)小雪，冬至还差一个月呐。

去年是丰年，今年也是丰年。

一个鐘头就够了。

这些句子都是拿时間作討論的題目，时間詞都是主語。这里头时間詞的用法跟一般体詞沒有什么不同。比方說，“这几天眞冷”的构造就跟“你的手眞凉”一样。

在一般的动詞謂語句里头，动詞前头的时間詞是修飾語。比方說，“我們下午就动身”，“下午”修飾“就动身”。“下午”移到句子前头，“下午我們就动身”，“下午”就修飾“我們就动身”。

时間詞可以放在动詞的后头做宾語。例如：

隔了两天，章工作員来了。(赵树理)

过了一会兒，他抬头看看，漁妇睡着了。(叶聖陶)

从六点半鐘一直走到現在，就沒有停脚。(丁西林)

“隔了两天、过了一会兒、从六点半鐘、到現在”这些动宾結构都是講时間本身的。时間詞放在平常的动詞后头，表示經历的一段时間，就是“准宾語”。如：

我那箱子在那里摆了一輩子了。(赵树理)

他們商量一会兒，决定拆后边的鉄軌去修前边的路。(叶聖陶)

站口鉄蒺藜拦着堆煤，不知燒了多少天，还冒烟呢。(楊朔)

时間詞作准宾語和数量詞作准宾語句法相近。例如：

来了两个月，一共才出了三次門。(丁西林)

“两个月”是时間詞作准宾語，“三次”是数量詞作准宾語。(“两个月”能单說，“三次門”不能单說。“两个月”相当于“三次”，不相当于“三次門”。)

时間詞有两种。一种表示什么时候，如“一九五四年、昨天、星期六下午”，說的是时間的位置，时間的早晚，这是“时点”。一种表示多少时候，如“五年、三天、两个鐘头”，說的是时間的長短，时間

的久暂，这是"时段"。

表示时点的时間詞通常放在动詞前头。例如：

> 你昨兒晚上干什么去了？（老舍）
>
> 我明天一定走了。（曹禺）
>
> 他总是两三点鐘回家。（曹禺）

我們只能說"明天走"，不能說"走明天"。表示时段的时間詞放在动詞后头是表示一件事情經历的时間有多长。例如：

> 我倒是有个計划，放了十年了。（曹禺）
>
> 我想回屋歇一会。（曹禺）
>
> 父亲回家三天了。（曹禺）
>
> 四凤，我找你一早晨。（曹禺）

这些都是表示經历时間的长短。比如"放了十年了"，是說放了有十年之久。表示时段的时間詞放在动詞前头是表示在这段时間里头有什么事情或情形。例如：

> 媽，我这两天很快活。（曹禺）
>
> 炸的厉害呀！三天两天通一次車，机車又缺。（楊朔）
>
> 我这几天只顧玩灯，也忘記了問你：这一家这几年过得究竟怎么样？（赵树理）
>
> 〔常家窰的地〕自从租給人家老常他爷爷，十来年就开出三十多亩好地来。（赵树理）

这都是表示某段时間里头怎么样的。比方"十来年就开出三十多亩好地来"，是說十来年里头就开出这么些好地。

在肯定句里，表示时段的时間詞可前可后，功用跟着位置走，如上述各例；在否定句里，表示时段的时間詞一般都放在动詞前头，都表示某段时間里头沒有什么事情或情形。例如：

> 风浪連續猖狂了一晝夜，他們两天两夜沒有吃喝了。（矯福純）
>
> 大水、高屯兒昨天一夜沒睡覚，白天又鬧騰一天。（袁靜）

凡是放在动詞前头表示时段的时間詞，无論在肯定句里还是在否

定句里，功用都是一样的，都是表示在这段时間之內怎么样或是沒有怎么样。比如“他去年一年沒有来，今年一年来三回”。“一年”表示时間的长短，“一年沒有来”是說在这样长短的一段时間里头沒有过“来”这件事，“一年来三回”是說在这样长短的一段时間里有过“来三回”这件事。

8.2 处所詞

处所詞跟时間詞一样，也可以做主語。处所詞做主語的句子很多。例如：

里面很冷，外面有太阳，外面比里面好得多。（丁西林）
屋里已被小福子給收拾好。（老舍）

这两句話都是說处所本身怎么样的，跟别的体詞做主語的句子沒有两样。表示事物存在、出現、消失的句子常常拿处所詞做主語，这是处所詞的特点。表示存在的例如：

桌上有两張报紙。
桌上放着两張报紙。
里头有人，你不要进去。
里头坐着好些人，他們是开会吧。
靠墻的八仙桌上有几个茶杯，地上放着把新洋鉄壶，壶的四周爬着好几个香烟头兒，有一个还冒着烟。（老舍）
陣地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只想：只要有我在，就有陣地在。（巴金）

“桌上、里头……”是主語，表示存在的处所。动詞“有”字单純表示存在，“放着、坐着、爬着”表示存在的方式，“剩下”也是一种存在。动詞后头的宾語表示存在的是什么东西。表示出現的例如：

孙公堤那兒发現一夥劫道的，在打槍呢。（袁靜）
葦塘里就咿啞一声，鑽出个小船来。（袁靜）
国营青島第六棉紡織厂里出了一位郝建秀，她創造了一套科学的細

紗工作法。(报)

客厅里傳来話匣子唱戏的声音。(袁靜)

句法有長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滿了“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类”。(毛泽东)

表示消失的例子不多，如：

东隔壁店里午后走了一帮客。

碼头上死了几个悪霸，搬运工人的积极性立刻就提高了。

处所詞也可以做修飾語，这种用法和时間詞作修飾語一样。例如：

他哪兒去了？(比較：他昨天走了。)

屋里安靜，咱們屋里談吧。(比較：今天太忙，咱們明天談吧。)

“明天見”，“北京見”，是同一种格式。

处所詞也常常作次动詞“从、自、到、至、在、于”的宾語。例如：

現在，从陝西北端的榆林城到甘肃的酒泉，已經造成了九千亩防沙林。(报)

这种用法也跟时間詞的用法相同。处所詞作宾語并不限于在这些次动詞后头。例如：

現在那兒已經用繩子圈起来，沒有人走那兒。(曹禺)

一个女人，又忙家里，又忙外头，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能作什么呢。(高玉宝)

“沒有人走那兒”，“那兒”是“走”的宾語，“又忙家里，又忙外头”，“家里”和“外头”都是“忙”的宾語。

8.3 方位詞

“上、下、前、后、里、外、內、中、左、右、东、西、南、北”，这类字叫做方位詞。方位詞的用法可以分成五項来說。第一是方位詞单用，例如：

前有車，后有轍，双喜就是我的榜样！（袁靜）

这个房子朝南。

往后咱們的生活一定一天比一天好。

“前有車，后有轍”，“前”和“后”是主語。方位詞单用作主語，限于这类并列的句法。“前头有車”，“前头”作主語，就沒有这种限制。“朝南”，“往后”，“南”和“后”都是宾語。

第二，方位詞和“边、面、头”結合起来造成复合方位詞。“上、下、前、后、里、外、东、西、南、北”这十个字后头，“边、面、头”三个字都可以加。例如：“东边、西边、前头、后头、里面、外面、里头、外头”。“左、右”两个字后头只能加“边”字“面”字，不加“头”字。我們說“左边、右边、左面、右面”，不說“左头、右头”。“中”字，“內”字，后头不能加“边、面、头”。“中”字可以和“当、間”結合造成“当中”、“中間”两个复合方位詞。文章里間或用“內中”，意思和“其中”差不多。这些复合方位詞都可以单用。例如：

后面跟着不少人，他把他們罵散。（老舍）

前边靠門这一头，盘了个小竈。（赵树理）

村西头是磚楼房，中間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窰。（赵树理）

第三，方位詞可以放在名詞的前后，表示地位或时間。方位詞放在名詞前头是修飾名詞的，例如“东城、后門、里屋、上半天、前几年”。放在名詞后头、受名詞修飾，造成时間詞和处所詞，例如：“城东、門后、屋里、牀上、十天內、两个月后、三年前”。所有的方位詞都可以表示处所。表示时間只用得着“前、后、上、下、內、外、里、中”这些字，“左、右、东、西、南、北”就用不上。（不过“左右”連用，可以放在时間詞后头，如“一点半左右”，“三年左右”。）

复合方位詞修飾名詞的时候一般要带“的”字，如“东头的房子、前面的大門”。放在名詞后头、受名詞修飾，造成时間詞和处所

詞，一般不带“的”字，如“房子东头、大門前面”。

第四，“前、后、以前、以后、中間”放在动詞（可以带补語或宾語）或主謂結构之后可以表示时間。例如：

> 沒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訴訟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毛泽东）
>
> 李成爹死后，共产党来了。（赵树理）
>
> 說話中間，他把楊小梅和代表們捧了一頓，又把自己抗日的功劳表了一番。（袁靜）
>
> 大家正說得热鬧中間，門忽然开了，进来一陣冷风。（老舍）
>
> 土地改革当中，我家分到十九亩三分地。（杜鵬程）

这种說法只能表示时間，不能表示处所。

第五，方位詞往往和“之、以”連用。“以”字加方位詞，如“以南、以北、以前、以后、以上、以下”等，可以放在别的成分后头，也可以单用。“之”字加方位詞，如“之内、之外、之前、之間”等，总是放在别的成分后头，不能单用。例如：

> 一国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权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沒有的事。（毛泽东）
>
> 革命的阶級战爭和革命的民族战爭，在一般战爭的情形和性質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質。（毛泽东）
>
> 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魯迅）
>
> 她們問答之間，自然就談到祥林嫂。（魯迅）

只有“之后”在口語里也可以单独用来表示时間。例如：

>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間西曬的楼上。（魯迅）

8.4 方位词的引申用法

方位词的基本用法是表示处所和时间。但是“上、下、中”这几个方位词有时候指的并不是实在的处所或时间。例如:

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鲁迅)

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毛泽东)

“文学中、基础上”都是比喻的说法。此外还有许多引申用法。

引申用法可以分成五组来说。一是表示“照……说起来”,多用“上”字。例如: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毛泽东)

事实上,在蒙古高原内,沙漠面积并不太广,它的东、南、北三面边缘,雨量较多,有宽广的草原带。(任美锷)

二是表示“……方面”,也多用“上”字。例如:

首先需要我们重视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计划地从政治上、国际宣传上、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军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毛泽东)

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就在思想上交锋了,有明确性了,有彻底性了。(毛泽东)

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毛泽东)

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毛泽东)

三是表示条件、情况的,多用“下”字“中”字。例如:

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毛泽东)

同志们！我们是在毛主席亲自命令下渡江作战，最后地消灭敌人！（刘白羽）

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拉萨等地藏族人民正积极地筹备创办学校。西藏的学者也在入藏工作的专家帮助下，组织了编译委员会，把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中小学课本编译为藏文课本。（报）

塘沽新港十月十七日开港。在万众欢呼声中，万吨巨轮驶入新港。（报）

四是表示范围的，多用"中"字。例如：

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毛泽东）

五是表示界限的，往往用"以上"、"以下"。例如：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毛泽东）

明天到庙里选村长啦，十八岁以上的人都得去。（赵树理）

第九章　几个特殊的动詞——“有 是”等

大部分动詞是表示动作的，“有、是、在、为、象”这些动詞却不表示什么动作。这些动詞的用法比較特殊，我們提出討論一下。

9.1　有

“有”字是表示存在的动詞，否定式用“沒有”或者“沒”，不过句尾平常不单用“沒”字。“无”字也是“有”字的否定，只是限于文言跟成語。拿“有、无、沒、沒有”做动詞的句子可以分成四組。

（甲）表示領屬，所謂領屬包括各种各样关系。例如：

共产党的队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矯福純）

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絲毫資金，只得营工度日。（毛泽东）

她有三件宝：一把紡車，一个針綫筐和这口黑箱子。（赵树理）

說得輕巧！你手里总共只有七个战士！（杜鵬程）

（乙）表示存在，这类句子常常拿处所詞作主語：

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現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廢牛的。（毛泽东）

世界上只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毛泽东）

其实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

［延安］城东的宝塔山上有雄偉的宝塔，城东北的清涼山上有万佛洞和名胜古碑。（杜鵬程）

天上有晶亮的星星，地下有朗朗的流水声。（杜鵬程）

这里有庄稼，那不远处就有人家。（杜鹏程）

也有沒有主語的：

沒有共产党，这样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毛泽东）

他經过許多教訓，今天第一次認清自己的分量：有他，自然不多他；沒他，也不少他——有他沒他都是一样。（楊朔）

沒他們是不行，有他們是个累贅。（老舍）

周大勇很喜欢战士們这些豪勇的談話。他觉得，沒有他們，他周大勇是根本算不了什么的；有了他們，他周大勇就可以移山开路，打遍天下。（杜鹏程）

表示存在的句子多数如上文所举的例子，拿“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做宾語。可是也有拿这些事物做主語的：

我們日里到海边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观音手也有。（魯迅）

我們学校的图書館很大，什么書都有。

怎么周圍的雪都沒有了呢？（王向立）

这么办，一点兒好处也沒有。

这几个例子都有副詞“都”字或“也”字。也有不用这两个字的。例如：

說好話的沒有，說坏話的可不少。（赵树理）

这是对比的說法。

如今是新社会，这种事就不应有！

任务！任务！任务有，但是不能交給你們。（杜鹏程）

这两句主語都是有定的。“这种事就不应有”，主語拿“这种”作修飾語。“任务有”这句話是接着“任务！任务！”說的。我們說“开水有”，“开水沒有”，有承上的口气，剛才提到过开水；說“有开水”，“沒有开水”，不一定有那种口气。

（丙）表示列举。例如：

統一战綫的原則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結，第二个是批評、教育和改

造。（毛泽东）

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貧农三种。（毛泽东）

玫瑰有紅的，有白的。

这三句都可以变换句法：

統一战綫有两个原則：第一个是团結，第二个是批評、教育和改造。

有三种农民：富农、中农、貧农。

有紅的玫瑰，有白的玫瑰。

表示列举的句子还有一种說法，就是連用几个“有”、“有的”或“有些”：

原来国內新送来大批慰劳品，有雞，有肉，有酒，还有从祖国各个角落送来的慰問袋。（楊朔）

别的人各人問各人家里的情形，二妞都給他們說了說：有查封了家产的，有捉去了人的；有些已經花錢了事，有些直到他出来的时候还沒有了結。（赵树理）

滿客厅的人有的讓坐，有的打哈哈。（袁靜）

一切别的东西都試过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換脑筋。（毛泽东）

（丁）用在表示量度和比較的句子里。例如：

崖呀，崖有两丈多高哩！（杜鵬程）

雪最淺的地方，也有五寸多厚。（王向立）

“两丈多高”，“五寸多厚”說明尺寸，是量度。

一个蝦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毛泽东）

“一个井大”是拿实物比較。量度和比較是相通的。例如：

甲有五尺高。　　甲有乙（那么）高。

甲沒有五尺高。　　甲沒有乙（那么）高。

“寬、厚、高、大”都可以量度，也有不能量度的：

說卖土你比我知道得多，說小喜春喜你沒有我淸楚。（赵树理）

“清楚”不能量度。“你沒有我清楚”和“你比我知道得多”，都是比較句。“誰有他（那么）糊涂”也是比較。要是說“誰有那么糊涂”，那就只表示某种程度了。

这种句法有共同的特点：我們只能說“有一尺来寬，有五寸多厚，有一个井大，有五尺高，有乙（那么）高，有他（那么）糊涂，有那么糊涂”，不能說“有寬，有厚，有高，有糊涂”。可見“有”字带着估量的意思，要把估量的結果說出来，就非用表示量度、比較的字眼不可。另外一点应該注意的是：这些句子的否定式用“沒有”，是“不到”的意思。“甲沒有乙高”，是說“甲不到乙那么高”，“甲沒有五尺高”是說“甲不到五尺高”。凡是数量前头的“沒有”都是如此。比方說，“中国的人口有六万万，沒有七万万”，“他来了两次，沒有来三次”。“沒有七万万”是“不到七万万”，“沒有来三次”是“来了不到三次”。要是說“他三次沒有来”，是“三次全沒有来”，“三次”就得放在“沒有”的前头了。

底下談一談“有”字跟某些字連用的情形。比較常見的是：

有些、有点（兒）

有的

有学問，有气力……

有吃有穿，有說有笑……

沒有

“有些”和“有点（兒）”都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后头加名詞：

我有些苹果。

金桂有点气力。（赵树理）

“些”字“点”字都是名詞的量詞，不用“些”字“点”字，光說“我有苹果，金桂有气力”也成話。这两句的否定式用“沒有”，但是次序有变动：“我一个苹果都沒有，金桂一点气力都沒有”。“有些”跟“有

点”不一样：可以說“有些个”，不能說“有点个”。“有些”比“有点”多，比較：“桌上有些水：桌上有点水”。还有一种“有些、有点(兒)”是副詞：

今天有点冷。

我有点不舒服。

这种“有些”、“有点”不能拆开，不能說“有冷、有不舒服”。用“有些”、“有点”作修飾語，平常总是表示不如意的事居多。例如：

[婆媳]两个人，也有些合不来。(赵树理)

李成娘对金桂的意見差不多見面就有：嫌她洗菜用的水多，炸豆腐用的油多，通火有些手重，潑水潑得太响。(赵树理)

“你有理！你有理！我說的都是錯的！”李成娘說了这两句話，气色有点不好。(赵树理)

李成娘一听說叫金桂去开会，覺着又有点不对头。(赵树理)

有一点要注意，当修飾語用，北京話只用“有点(兒)”，不用“有些”。

“有些”表示“有一部分”的时候，可以改成“有的”。例如：“世界上有些地方是沒有冬天的”。“有些”改成“有的”，意思还是一样。但是“有些”和“有的”并不完全相同。說“有的人”，可以不止一个人，也可以止有一个人，說“有些人”，一定是不止一个人。

“有的是”是个特别的說法，是有很多的意思。例如：

咱們連队上文化高的人有的是，誰要你写信！(杜鵬程)

別等了，船有的是。(袁靜)

你年輕，你还有的是指望。(曹禺)

“有学問、有經驗、有气力、有趣、有錢”，这类說法都有“多、大”一类意思。“有学問”是說“学問大”，“有經驗”是說“經驗多”，“很有学問”是說“学問很大”，“很有經驗”是說“經驗很多”。

“有”字后头通常不能跟动詞，但是可以說“有吃有穿”，“有說有笑”。不过单用就得变更說法，如“有吃的”，“有穿的”，“有飯吃，

有衣裳穿”。

“沒有”是“有”的否定。“有”字所有的意思，都可以拿“沒”字去否定。参看下文§17.2，§18.4。

9.2 是

（甲）拿“是”字做动詞的句子，最常見的有两种格式：

他哥哥是志願軍。

志願軍是勇敢的。

这种句子的功用是解释和分类。例如：

“节約”是不浪費的意思。（赵树理）

这句話的謂語是解释主語的。

祥子，在与“駱駝”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比較有自由的洋車夫，这就是說，他是屬于年輕力壮，而且自己有車的那一类。（老舍）

“这就是說”以下，就是說明“祥子是个比較有自由的洋車夫”这句話是表示分类的。就大多数句子而論，解释和分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例如：

……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爭的局面。（毛泽东）

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經營的，都是小生产的經济。（毛泽东）

要是我們着重是什么局面、經营的是什么，这就是解释。要是我們着重是哪一种局面，哪一种經济，那就是分类。再举几个例子：

这位先生是我的表哥。（曹禺）

二門是个圓門洞。（袁靜）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級推翻一个阶級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級推翻封建地主阶級的权力的革命。（毛泽东）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們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

革命战爭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毛泽东）

你是干什么的，小夥子？看得出，你不是干这一行的。（老舍）

"是"字的意思除"二加二是四"一类句子外，平常总不是"等于"。我們說："語言是社会的习惯"，意思是"語言是一种社会习惯"。因此，不能倒过来說"社会的习惯是語言"。有时候，"是"字的主語和宾語字面上完全一样，也并不是表示"等于"。例如：

祥子到底是祥子，祥子拼命跑，还是沒有别人的份兒。（老舍）

不管她信不信，事实总是事实。（赵树理）

〔朝鮮孩子〕唱的是个中国歌，一个字是一个字，淸淸楚楚。（楊朔）

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毛泽东）

这些句子都含有"不是别的"的意思，实在也是一种解释。

（乙）"是"字句也可以表示存在，主語是处所詞，宾語表示存在的事物：

延安，周圍是山，延水河繞城流过。（杜鵬程）

太阳落山时光，延安是一片欢乐的歌声。（杜鵬程）

我們外面是敌人，敌人外面又是我們的人。敌人也許可以卡住我們一两个人，我們的人一定会卡住全部敵人。（报）

窗子前面是一个小小的花园。（丁西林）

（丙）有时候，"是"字的意思很空，只有联系主語宾語的作用。例如：

八路軍向来是寬大政策，只要你将功折罪，就可以寬大你。（袁靜）

咱們是好汉一言，快馬一鞭。（周立波）

这一年，人家都是丰年，我是歉年，收完秋就沒有吃的了。（赵树理）

旣不能給我分憂，又不能給我解愁，你是什么意思哪？

（丁）"是"字后头通常跟着体詞。后头跟着形容詞或动詞的时候，后头常常有"的"字，已經变成体詞結构，前面已經举过这种例

子。要是后头沒有"的"字，就是表示"的确、确实、实在"的意思：

他是聪明。

秦敏望着武震問："你瘦了！是不是太累？"武震是瘦了。(楊朔)

金桂見姊夫是幫自己，馬上就又轉得和和气气地順着姊夫的話說："誰动气来？"(赵树理)

李成娘这时才知道玉凤是逗她。(赵树理)

拿"他聪明"和"他是聪明"比較，就可以看出"是"的作用。再举两个明显的例子：

我不餓，凌老师，我是不餓。(曹禺)

"究竟文清走了沒有？""走了"。"你可不要騙我"。"是走了"。(曹禺)

肯定否定对比也是这类：

他是健忘，不是懶惰。

我是去接人，不是去送人。

老人家！不是說不該你管，是說你上年紀了。(赵树理)

这些句子里"是"字放在动詞形容詞前头，表示加重語气。"是"字也可以放在句首，表示加重語气。例如：

"是誰告訴你的？""是报上說的"。

不是我不管，是我不能管。(曹禺)

銀花說："是你們不摸內情，俺那个汉不是坏人。"(赵树理)

(戊)在"是"字前后用同一个形容詞或动詞，是"尽管"的意思，表示讓步，下文再轉入正意：

这东西好是好，可是太貴。

八路軍苦是苦些，就是正正道道的叫人学好。(袁靜)

吳天宝乏是乏，通身上下可舒暢的不行。(楊朔)

两人吵是吵，从来可不动眞火。(楊朔)

(己)"是"字还可以放在名詞前面，重讀，表示"任何"的意思。例如：

这个人好吃懶做，是活兒都不干。

"是活兒都不干"是說"无論什么活兒都不干"。

9.3 在、有、是三字用法的比較

表示存在的句子，"在"字、"有"字、"是"字都可以用，可是句法意思都不一样。比較下列几个句子。

書在哪里？

哪里有書？

書在櫃子里。

櫃子里有書。

櫃子里是書。

拿"在"字做动詞，处所詞是宾語。拿"有"字做动詞，处所詞是主語。一个表示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一个表示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两个不同的意思，两种不同的說法。我們不能說"書在櫃子里"是"櫃子里有書"的倒装，也不能說"櫃子里有書"是"書在櫃子里"的倒装。"書"字做主語，指的一定的書，"書"字做宾語，就沒有这个意思。

"櫃子里有書"，"櫃子里是書"，这两句句法一样，意思还是不同。"櫃子里是書"，說这句話的时候已經知道"櫃子里"有东西，現在說出来里边的东西是"書"，"是"字包含"有"的意思，可是不仅仅是"有"的意思。因此，我們平常說：

身上有土。　　　　身上是土。

　　　　　　　　　滿身是土。

可是不說：

滿身有土。

"身上"并不包含"有"的意思在內，后头"有"字"是"字全可以用。既然說"滿身"，就包含"有"的意思在內，所以只能用"是"字，不能用"有"字。

拿数量詞作宾語，“有”字和“是”字的意思也不一样，“有”字有“够”的意思，又有“估量、大約”的意思，“是”字直截了当，这两种意思都沒有。例如：

佛子岭水庫的最高蓄水位是一百二十八点七公尺。（报）

要是把“是”字改成“有”字就带“有这么高呢”的意思。

〔区公所門口〕有两个青年男子，一个有二十多岁，一个有十五六岁。燕燕他們三个人，都估量着那个十五六岁的就是給燕燕說的那一个，因为五嬸說过“实岁数是十五”。（赵树理）

“二十多”、“十五六”是約数，前头用“有”字，“实岁数是十五”就用“是”字。

9.4 为、象

“为”字“象”字的用法，和“是”字有类似的地方。比方說：

愛祖国、愛人民、愛劳动、愛科学、愛护公共財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

“为”字可以改成“是”字。这两个字的不同是“为”字带点文言味兒。“拜他为师”，“为”是“做”的意思。“以……为……”照应，見下文§12.3。

“象”字主要用途是表示比拟和类似。例如：

两人不象愛人，倒象竞賽的对手。（楊朔）

“你的口音不象北方人。”“对了，我不是，我是江苏的。”（曹禺）

如果敌情特別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象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毛泽东）

大水这壮小伙子，可眞象条牛似的。（袁靜）

“象”常常跟“一样”或“是的”呼应。（“是的”现在常常写成“似的”，不过这个“似”得讀shì，不能讀sì.）上面第三句有“一样”，末了一句有“似的”，其余两句也都可以在句尾加“一样”或“是的”。

“是的”也可以单用，或是跟“仿佛”等字合用。例如：

"得多少，朋友們？"他满不在乎似的問。（老舍）

无論心中怎么着急，他的动作是慢的，慢得彷彿是拿生命当作玩艺兒似的逗弄着。（老舍）

"象"字还有个用法是举例：

象上海、天津、广州这样的沿海大城市，曾經长期依賴外国进口粮食，現在都由国內粮食来供应。（报）

第十章　助动詞

助动詞通常放在动詞前头，如"肯来"的"肯"，"会唱歌"的"会"。这一点和副詞相仿佛，如"再来"的"再"，"还唱歌"的"还"。不过助动詞一般可以单独作謂語用，如"你会唱歌嗎？——会。""你明天能不能来？——能。"双音副詞虽然也可以单用，如"你明天一定来嗎？—— 一定。"，单音副詞就站不住。我們可以問"你明天还来嗎？"回答就不能单用"还"字。助动詞大都沒有这种限制。可見助动詞是一种动詞。

助动詞虽然是一种动詞，可是跟一般的动詞也不一样。动詞一般可以重叠，如"說(一)說"，"唱(一)唱"。助动詞不能重叠，"能能"，"会会"都不成話。动詞可以带"了"字尾，"着"字尾，如"唱了歌"，"說着話"。助动詞不能带"着"字尾，"能着唱"，"会着說"都不成話。助动詞可以带句尾"了"，如"我本来不会，現在会了"，"他昨天不肯，今天肯了"。不过不能带詞尾"了"，"会唱"，"肯来"成話，"会了唱"，"肯了来"都不能說。动詞加动詞和助动詞加动詞的結构也不一样，"学唱歌"是动詞加动詞，可以說成"学过唱歌"。"能唱歌"是助动詞加动詞，"能"字后头不能用"过"字。动詞能带体詞宾語，如"上北京"，"下棋"，"唱歌"。助动詞不能带体詞宾語，"肯下棋"成話，"肯棋"不成話。"会"字"得(děi)"字是助动詞又是动詞。"会說俄文"，"会"字是助动詞，"会俄文"，"会"字是动詞。"得費三天工夫"，"得"字是助动詞，"得三天工夫"，"得"字是动詞。

現在把助动詞分成三組来說。

10.1　能、能够、会、可以、可能、得(dé)

"能、能够、会、可以、可能"，这一类助动詞都是表示可能的，前

面都可以加“不”表示否定。细分起来，有三种意思。第一，“能、能够、会、可以”表示力量做得到做不到。例如：

听见炮音，武震能辨出距离多远。（杨朔）

能打、能走、能饿，不怕热、不怕冷，这是我们的传统作风。（杜鹏程）

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毛泽东）

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毛泽东）

第二，“能、会、可能”表示事实上有没有可能。例如：

那还能有错吗？（老舍）

“那还能有错吗？”是说“那不可能有错”，用反问的方式来表示跟字面上相反的意思。

我猜也不能是什么好人！（老舍）

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毛泽东）

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毛泽东）

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毛泽东）

“不可能”是一定不能，比“不能、不会”的语气要确定得多。

第三，“能、能够、可以”表示环境或情理上许可不许可。例如：

医院里能请客办事吗？（老舍）

这是制度，不能随便破坏！（赵树理）

我两个没有介绍信，能不能登记？（赵树理）

孟老师，您不能这么走出去，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不能闹翻了脸！（老舍）

在未选举以前，大家对旧村长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一提。（赵树理）

同时，应当向他们提出警告，决不可以因为成功，因为受到奖励，而骄傲自满。（毛泽东）

文言可以单用“可”表示“可以”，现代口语只用“可以”，不能单用

“可”字，除非是成語。“可愛、可惜、可恨、可怜、可气、可靠”，这一类“可”字跟后头的字結合得很紧，已經变成单詞了。

“得”(dé)字也有“能”的意思，通常总是否定居多。例如：

越忍越不得安然！你們不說我說！（赵树理）

赵士傑覚得这样鬧下去，两方面都不得下台。（欧阳山）

他已两三天沒得好好的睡了。（老舍）

傻孩子呀！这个圈子，你媽半輩子沒有得跳出去，难道你就也跳不出去了嗎？（赵树理）

也有肯定的。例如：

我可就告訴她，眼下呀，年头兒大改良，就别再一把兒死拿；死脑筋吃不开啦！得忍气就忍气，胳臂反正扭不过大腿去！（老舍）

“得、不得”不能单独用，后头一定有动詞。这是“得”字和“能”字“会”字等助动詞不同的地方。（“得”字也可以放在动詞后面表示“可能”，参看§7.2）

10.2 敢、肯、願、願意、要、得(děi)

“敢、肯、願、願意”都是表示意志的，前面也都可以加“不”字表示否定。“敢、不敢”表示有沒有膽量怎么样。例如：

凡是敢說敢干的，差不多都收进来了。（赵树理）

三仙姑不敢答話。（赵树理）

“肯、不肯，願、不願”都表示乐意不乐意怎么样。例如：

您先别伤心，只要您肯好好干。（老舍）

大家一定要艾艾說，艾艾总不肯說。（赵树理）

还有些膽子小的，虽然也跟咱是一气，可是自己又不想出头，暫且还不願参加。（赵树理）

她这会倒是願意叫金桂管，可也似乎还不願意馬上說丢臉話。（赵树理）

“願、願意”有时候表示願望，如“願意永远活着”。“肯”字沒有这意

思。

底下一句可以說明“肯”和“能”的不同：

先别决定什么，讓大家先試一試我，看我能作不能作，肯好好作不肯。（老舍）

“能不能”說的是力量做得到做不到，“肯不肯”說的是心里願意不願意。

“要”和“得”(děi)的用法相近，都有三种意思。

第一，表示意志上的要求。例如：

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們識了字，就要看書、看报，不識字的，也要看戲、看画、唱歌、听音乐，他們就是我們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毛泽东）

我得亲眼去看看，眼見为眞，不然我不能信这些話。（老舍）

底下的例句可以說明“要”和“能够”的不同。

我們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的进攻，我們一定要粉碎他們，我們也一定能够粉碎他們。（毛泽东）

“要”是說意志，“能够”是說力量。

第二，表示事实上的需要。例如：

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毛泽东）

我們要战胜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队。（毛泽东）

这一句里有两个“要”字，第一个“要”字是第一种意思，第二个“要”字是第二种意思。

果不出王老太太所料，得用手术。（老舍）

咱們这些人数目虽然不少，可是散着不能办事，還得組織一下。（赵树理）

第三表示必然。例如：

整个革命历史証明，沒有工人阶級的領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級的領导，革命就胜利了。（毛泽东）

快下大雨。要不快走，得挨澆了。（周立波）

天不早了，帮他挑挑吧，叫他挑，得挑到杏树开花，毛谷子开花。（周立波）

以上三項用法的"得"字，除了反問句，前头都不能加"不"字。还有，"得"也不能单用。这是"得"和"要"以及一般助动詞不同的地方。

注意这一节的"得"(děi)和上一节的"得"(dé)的意思完全不同。

"要"字又表示将来。例如：

我們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閒起来了，我們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們去做。（毛泽东）

"不要"常用于命令句，表示阻止或劝戒的意思。例如：

不要这样称呼吧！（赵树理）

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当。（毛泽东）

10.3 应、应該、应当、該

"应、应該、应当、該"，表示情理上、习慣上或事实上的需要。例如：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毛泽东）

应該学习的事很多，可是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恐怕是語言了。（老舍）

我是見机而为，該怎么作怎么作。（老舍）

老陈駡小元啦！該駡！（赵树理）

前面加"不"表示"不該"。例如：

就按"老規矩"，补衣服的布也不应向公公要。（赵树理）

但是民族資产阶級不能充当革命的領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毛泽东）

測度語气的句子用"該"，一般不能换成"应該"。例如：

看見路旁的年貨，他想到曹家必定該送礼了。（老舍）

你家去吧，看风吹着，又該犯咳嗽病啦！（楊朔）

"該送礼了"，"該犯咳嗽病啦"，都是按情理或习慣推想的。

第十一章　次动詞

次动詞也是动詞的一种，不过有两点和一般动詞不同。第一，次动詞大都不做謂語里的主要成分。比方說，“我把信写好了”，光說“我把信”就不成話。“从群众中来”也不能只說“从群众中”。有些字，如“对、比”等，可以是动詞，也可以是次动詞。比如說，“批評要对事不对人”，“我怎么能比他？”“对”、“比”是动詞。但是象“一切都对我們有利”，“这个比那个大得多”，“对”、“比”就都是次动詞。

第二，次动詞后面总要带宾語，而且一般都是体詞宾語。“我把信写好了”不能說“我把写好了”。“这个比那个大得多”也不能說成“这个比大得多” 只有“被”字“給”字有时候可以不带宾語，比如說，“他被打了”，“碗給砸了”，算是特殊的情形。能带体詞宾語是一般动詞的性質，但是不做謂語里的主要成分，又跟一般动詞有区别，所以叫做“次动詞”。（比較上一章說的，助动詞能单独作謂語用，可是不带体詞宾語。）

我們現在把那些比較重要的次动詞分别提出来討論一下。

11.1　把

現在用“把”字的地方，早先用“将”字，現在書面上也还常遇見“将”字。“把”字“将”字后头的宾語一般是有定的，“把書拿来”是已經知道的書，“把个碗打了”也并不是任何一个碗。

“把”字的宾語，由意义上看，最常見的是后头动詞的受事。例如：

　　后来借故把他杀了。（魯迅）

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鲁迅）

啊，我把你的心攪乱了！（杜鵬程）

你这种人多走几步路，还怕把脚走大了嗎？（老舍）

我們可以說"杀了他"，"赶走傻子"，"攪乱了心"，"走大了脚"。注意"将傻子赶走"和"把心攪乱"，"把脚走大"并不完全一样。我們可以說"赶傻子"，不能說"攪心"，更不能說"走脚"。

有时候"把"字的宾語好象是后头动詞的施事，例如：

我还不怕，就把你怕成那样？（赵树理）

怎么把特务跑了。（馬烽）

有时我們的重新进攻剛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毛泽东）

"把"字句的动詞是有限制的。不表示动作的"有"、"是"、"象"、"在"一类动詞不能用。"回"、"到"、"进"、"来"、"出"、"去"一类字后带处所宾語或时間宾語的不能用。"我回家"不能說成"我把家回"。"說出話来"可以改成"把話說出来"，但"說出口来"却不能改成"把口說出来"，因为"口"在这里是表示处所，不是"說出"的东西。一部分純粹表示感覚、听覚、視覚、知覚的动詞，如"感覚"、"听見"、"看見"、"知道"，也不能用。"我知道这件事"不能說成"我把这件事知道了"。

从宾語方面看，受事的宾語大都可以改用"把"字句，比如說，"我打了他"，可以說成"我把他打了"，但是表示动量的准宾語如"打三棍"，"看一眼"，不能說成"把三棍打了"，"把一眼看了"。表示結果的宾語有时候可以用"把"字句，比如說"挖好了一个洞"，可以說"把洞挖好了"。但是"卖了五千塊錢"就不能說成"把五千塊錢卖了"。

"把"字句的动詞前后通常有别的成分。动詞带后加成分有四种情形。一是重叠动詞，中間还可以加"一"字和"了"字。例如：

你們把东西拾掇拾掇。（袁靜）

来，咱們把水的問題再捉摸捉摸。（杜鵬程）

我們馬上赶上前去，把我們的本領向大众露一露。（老舍）

把帽子往下拉了拉。（老舍）

二是动詞带“着”字或“了”字。例如：

你把介紹信带着！

喔，不錯，你替我把那封信写了吧。（丁西林）

三是动詞带补語。例如：

她必定沒把錢都交出来。（老舍）

墨汁也会把笔胶住。（魯迅）

把什么小事都描写得逼眞，体貼入微。（老舍）

小娥覺得不对，赶緊把話头引到一边。（赵树理）

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員。（赵树理）

我看就叫金桂把家务交給老人家也好。（赵树理）

四是动詞带賓語，这个賓語跟“把”字的賓語大都有关系。例如：

把这碗参湯喝了它。（曹禺，“它”是复指“参湯”的代詞。）

把孩子給我，我們家去。（老舍，“我”是接受“孩子”的人。）

把書放桌子上。（“桌子上”是“書”放的地方。）

老楊同志把材料記了一大堆。（赵树理，“一大堆”表示“材料”的数量。）

把他免了职。（老舍，等于說“免了他的职”。）

咱們就把菜刀貼上郵票寄还老乡。（报，“郵票”貼在“菜刀上”。）

你别等我回来，先把爐子生上火。（“火”生在“爐子”里。）

动詞跟賓語有时候結合得很紧，如“免职”，“生火”。

动詞带前加成分有三种情形。一是前加“一”字。例如：

〔老陈〕把膝盖一拍道：“好同志們，眞說得对。”（赵树理）

看鳥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篩底下的时候，将繩子一拉，便罩住了。（魯迅）

二是前加动宾結构。例如：

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后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車。（毛泽东）

他两个爬在地上，把乱柴禾直往身上堆。（袁靜）

三是动詞前头带別的修飾語。例如：

他总不很喫菜，单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魯迅）

他把枪栓一上一下的拉。（袁靜）

別把廢紙滿屋子扔，別把水到处灑。

“解散、提高、扩大、证明”等少数带結果性的复音动詞，前后不必带別的成分。例如：“把队伍解散，把水平提高，把操場扩大，把这个定理证明”。“怎样、怎么样”也能这么用。例如：“他們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赵树理）。

11.2 被

“被”字表示一种遭受現象。“被”字句有三种格式：第一是一般的。例如：

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毛泽东）

我剛要跨进大門，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魯迅）

第二是“被”字后头沒有宾語，直接跟上动詞（前头可以带修飾語）。这种句子中动詞的施事通常是不可知或不必說的。例如：

解放后，土匪被肃淸了，地主恶霸被打倒了，我們分了土地，翻身了。

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話，写几个字，就要被杀。（魯迅）

五六顆重砲彈落在圍墻边爆炸了，墻被打倒，气浪把周大勇掀在一边。他被深深地埋在土中。（杜鵬程）

第三是“被……所……”式。例如：

我深深被赵大叔的話所感动，他的話說的多么深刻啊！（馬烽）

我时常会被一种感情，一种思想，一种事件所襲击，情緒不能平靜。（楊朔）

这一种格式在書面常見，口語里不怎么通行。这一类“被”字也可以說成“为”，不过文言的意味更重些。下面这个句子里一处用“被”，一处用“为”：

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毛泽东）

“被”字句可以和“把”字句揉合在一起，“被”字“把”字都带宾語。例如：

〔胡統領〕生怕路上听来的信息不确，到了严州，被土匪把他宰了。（《官場現形記》）

“被”字后头的宾語，可以是无定的。“被人看不起”，“人”是任何的人。由意义看起来，主語多半是动詞的受事，“被”字的宾語是动詞的施事。例如：“小二黑被人家捆起来”（赵树理）。就意义上說，“小二黑”是“捆起来”的受事。但是有时候动詞后面可以另有受事宾語，主語跟这个受事宾語有关系。例如：

尤老二被酒劲催开了胆量。（老舍）

恰巧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被碾滚子碾坏了个笤帚把。（赵树理）

“催开”的不是“尤老二”，而是他的“胆量”；“碾坏”的不是“孟祥英”，而是她的“笤帚把”。

就傳統的用法說，“被”字句主要是說明主語有所遭受，遭受自然不是自願的，因此只能表示有损害或不愉快、不願意一类的行为。“剛才說的話被他听見了”，一定是不願意他听見，跟“他听見了剛才說的話”意思并不相同，因此“我写字”不能改成“字被我写”，因为“写”对于“字”既沒有什么损害，也无愉快或願意可說，除非說，“字被我写坏了”。主語是受事的句子不一定要用“被”字，例如：“字写坏了”，“桌子放在門口”，“工作队調走了”。最近几十年来，多少是因为受了外国語的影响，傳統的用法漸漸打破了。例如：

天井被雪片装飾得那么美丽，那么純潔。（巴金）

半年之后，金桂被村里选成劳动英雄，又选成妇联会主席，李成又被上級提拔到区上工作。（赵树理）

“被”字句跟“把”字句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句子。“把”字的宾語通常是动詞的受事，“被”字后头的宾語却是动詞的施事。“把老虎打死”，“老虎”是“打死”的受事。“被老虎吃掉”，“老虎”是“吃掉”的施事。从結构上看，“被”字句跟“把”字句有两点不同。第一，“把”字必須带宾語，“被”字后头可以沒有宾語，例如：“被杀”，“被打”等。第二，“把”字句的动詞前后通常带别的成分，“被”字句的动詞前后可以不必带别的成分。“被”字倘使不带宾語，动詞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两个字，例如：“被打”，“被批評”。倘使后头有宾語，只要动詞是双音的，就能站得住，例如：“能普遍的被大众接受，欣賞，它还不就变成了大众文艺么？”（老舍）。只有动詞是一个字的时候，前后才一定要带别的成分。

11.3 教、讓

表示遭受的意思，口語里“教”和“讓”比“被”更普通。“教”現在常写作“叫”，这里一律写“教”，引用例句照原文。“教”字和“讓”字都有“被”、“允許或听任”、“使”三个意思。比方說，“他教我說哭了”，“教”是被的意思。“你不要管他，教他去吧”，“教”是听任的意思。“风能教船走”，“教”是使的意思。“教”和“讓”的意思虽然有三种，句法却是大同小异。但是只有第一种用法的“教”和“讓”可以算次动詞，另外那两种用法的“教”和“讓”是一般动詞。为了便于說明，我們在这里把三种用法都講一講。

（甲）“教、讓”当“被”講。例如：

放在棚上，万一教耗子拉去呢？（老舍）

我不相信我从前最喜欢的人会叫人說得一个錢也不值。（曹禺）

战士們让风雨裹住，迈不动脚。(杜鹏程)

他的衣服也讓露水浸得透濕。(杜鹏程)

再举个明显的例子：

他身边一排柳树上的枝叶，都讓子彈打光了，晚上棲居在树上的小鳥都被子彈打死，掉在树下。(杜鹏程)

这个例句先說“都讓子彈打光了”，再說“都被子彈打死”，“讓”和“被”交替着用，可見“讓”当“被”講。

以上的例句，主語多半是“教、讓”后头动詞的受事，有时候，动詞另有受事宾語。“〔你〕是不是叫姓那个的人絆住脚了?”(楊朔)“絆住”带宾語“脚”。“剩下的一小塊地又讓他种上了韭菜”，“种上”带宾語“韭菜”。这两点都和“被”字句一样。

(乙)“教、讓”当“允許或听任”講。例如：

咱們都走吧，叫他一个人訓吧！(赵树理)

沒說完叫他慢慢說吧！我們沒有工夫听！(赵树理)

你不叫我走怎么着！难道你还想把我送給鬼子啊？(袁靜)

生活才开头，誰能坐着讓人毁坏自己的建設呢？(楊朔)

你讓我說，你就讓我說說吧！(曹禺)

他要走一步，我不讓他走；我要动一动，他也不許我动。(曹禺)

最后一句“讓”和“許”交替着用。

(丙)“教、讓”当“使”講。例如：

再說电話所那帮女电話員，尖嘴嚼舌的，老拿她和吳天宝取笑，也叫她受不了。(楊朔)

黑老蔡叫大夥兒冷靜下来，好好兒想些办法。(袁靜)

他那黑煞煞的臉色，看了叫人畏縮。(杜鹏程)

周大勇讓战士們拿足彈药，讓俘虏們背上卸去槍栓的武器，消消停停地向东南方向前进了。(杜鹏程)

好，讓周大勇把俘虏来的高級軍官和繳获来的文件带来見我。(杜鹏

程）

他們都有很高的想法：不光是讓窮苦人有飯吃有二亩地种，还要把窮苦人引到社会主义社会去。（杜鵬程）

最后一句可以說明“讓”字和“把”字的不同。“讓窮苦人有飯吃有二亩地种”，“窮苦人”是后头动詞的施事，“把窮苦人引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窮苦人”是后头动詞的受事。

“被”字句可以和“把”字句糅合，在这一点上，“教、讓”和“被”也一样。例如：

可惜他不在村里了，叫人家广聚把他擠跑了。（赵树理）

小心你的腦袋，不要讓敌人的子彈把你打着了。（王向立）

“教、讓”和“被”的用法还有一个相同之点，全可以不带宾語，紧接在动詞前头。这样用的时候，多数是“被”或“允許、听任”的意思，很少有“使”的意思。例如：

村主任康順风，代表辛在汉，都叫抓去了，共抓去七个。（馬烽、西戎）

“都叫抓去了”是說都被抓去了，也可以說“都讓抓去了”。

委員本来早想攔住他的話，可是自己叫人家說話，馬上也找不到个适当的理由再不叫說，想着想着就叫他說了那么多。（赵树理）

婆婆不讓她吃飯，丈夫不讓回家。（赵树理）

第一句里的“教”两处带宾語，一处不带宾語，第二句里的“讓”一处带宾語，一处不带宾語。可以注意的是“叫人家說話”的“叫”是“使”的意思，“不叫說”和“叫他說了那么多”的“叫”可是“許”的意思。第二句的两个“讓”都是“許”的意思。

唉，我說，你不讓叫醒他，如果他今晚一夜不醒来，你要我等他到明天怎么样？（丁西林）

姚志兰說：“我队长不讓来嘛。”（楊朔）

“不讓叫醒他”是“不許（我）叫醒他”，“不讓来”是“不讓（我）来”，“讓”是“使”或“許”的意思。

11.4 給

"給"字可以当"被"字用，这一点和"教、讓"一样。"給"字又可以和"把、被、教、讓"照应，"教、讓"都不能这么用。

先說"給"字当"被"字用。例如：

而董卓可是的确給貂蟬害死了。(魯迅)

媽媽，爹給人抬着送回来了！(高玉宝)

这两句"給"字的用法相当于"被"字。"給貂蟬害死了"就是被貂蟬害死了。"給"字后头也可以不带宾語，紧接在动詞前头，比如"給貂蟬害死了"也可以說成"給害死了"。有时候，动詞也另有受事宾語。"你給地主害死爹，我給地主害死娘"(劉白羽)，"害死"带宾語"爹"和"娘"。

当"被"字用的"給"字不能去掉，和"把"字等照应的"給"字可有可无。例如：

把李成娘的气給平下去了。(赵树理)

他倆把指战員激憤和焦灼的情緒全給带来了。(杜鵬程)

这两句"給"字全可以不用。

〔王五〕头上有塊疤——据說小时候被驢給啃了一口。(老舍)

〔祥子〕臉上永远紅撲撲的，特别亮的是顴骨与右耳之間一塊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覚，被驢啃了一口。(老舍)

同一个作者，說同样的事情，一处說"被驢給啃了一口"，另一处說"被驢啃了一口"，可見"給"字可有可无。

先前，我教悪霸給打怕了，不敢出去。(老舍)

准保去了就叫她給罵出来。(老舍)

你們眞是讓什么給弄迷糊了。(叶聖陶)

天曉得，悄悄話讓他給听見了！(杜鵬程)

这四句的"教、讓"都是被的意思，"給"字也全可以不用。"給"字还

有别的用法，見下文§12.1(戊)。

11.5 对、对于、关于

"对、对于、关于"都是很常用的次动詞。"对于"跟"对"中間沒有明确的界限。凡用"对于"的地方都可以用"对"，但是用"对"的地方就不一定都能换成"对于"。例如：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毛泽东)

对于統一战綫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 我們的态度应該是有联合，有批評，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評。(毛泽东)

我們应該尊重专門家，专門家对于我們的事业是很可宝貴的。(毛泽东)

"对于"都可以改"对"。再从用"对"的句子看，"对……"用在主語前面的句子，大都可以换用"对于"。例如：

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爭，对人民的軍队，人民的政党，我們当然应該讚揚。(毛泽东)

对这些，我不預备多說什么。(老舍)

"对"字用在主語后面的时候，动作性弱的可以换用"对于"，动作性强的不能。例如：

很多同志对这个問題并沒有得到明确的解决。(毛泽东)

村长是外来的，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赵树理)

我認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毛泽东)

这三个"对"都可以换用"对于"，但是象：

爸爸对我好，大凤姐对我不錯，可是媽媽始終不拿我当人。(老舍)

大嫂，你沒对我說实話。(老舍)

这类句子的"对"就不能换用"对于"。大致說，能换成"对于"的"对"，在它的宾語后头可以有語音停頓，比如"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可以讀成"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但是象"爸爸对我

好"，"对我"之后就不能有停頓。这一类語音上不能停頓的"对"字句，"对"字大都不能换成"对于"。

"对于"后面的宾語有时候在意义上是动詞的受事。例如：

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受罢了。（魯迅）

"新制度"在意义上是"接受"的受事。有时候动詞后面用代詞复指。例如：

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們向前看。（毛泽东）

用"对于"的句子，"对于……"往往可以挪到主語前面。例如：

我們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級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毛泽东）

也可以說成："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級的反动行为，我們决不施仁政"。但是象"这一切都对于我們有利"这类句子就不能挪动。这两类句子的分别是：前一类句子，"对于……"可以停頓，后一类句子，句中沒有停頓。

有时候，"对"字前后的成分带有并列的意味。比如說，"人对人不应該有剝削"，等于說"人与人之間不应該有剝削"。又如：

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級对阶級的斗爭，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毛泽东）

"阶級对阶級的斗爭"就是"阶級跟阶級的斗爭"。

"关于"和"对于"在用法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对于"主要是指出对象，"关于"主要是表示关涉。所以凡是对象确定的，用"对于"，不能用"关于"。例如：

学文学对于战爭，沒有益处。（魯迅）

不能說"学文学关于战爭，沒有益处"，因为"沒有益处"是針对"战爭"說的。又如：

对于人民內部，則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会結社等项的自由

权。（毛泽东）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进了新內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毛泽东）

这两个"对于"也不能改"关于"。如果只表示关涉，只表示某种范圍的，用"关于"，不用"对于"。例如：

关于这后一个問題，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問題，应当是：凡屬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見，党必須依据情况，領导群众，加以实現；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見，則必須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毛泽东）

这一段中，"关于"和"对于"不能互換。"关于"是表示在某一問題方面，"对于"是指出"必須教育群众，加以改正"的对象。

从句中的位置上看，"对于……"有时候放在主語的后面，有时候也可以放在主語的前面。"关于……"就多半放在主語的前面，不大放在主語的后面。例如：

关于各項具体政策，中央曾經陆續有所指示，这里只綜合地指出几点。（毛泽东）

关于目前形势，張同志已做了詳細分析。

如果把"关于目前形势"，放在主語"張同志"的后面，那就不如用"对于"好。

"关于"是提示性質，所以"关于……"常常用作文章的題目。毛主席有一篇論文，題目叫做《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本身是动宾結构，作"关于"的宾語。）其中的小題目全拿"关于"起头，如"关于单純軍事观点"，"关于极端民主化"，"关于非組織观点"等等。这类"关于"不能改成"对于"，要改只能改成"对于……的意見"一类說法，如"对于非組織观点的意見"。（"对于非組織观点"修飾"意見"。）单拿"对于非組織观点"作題目

就不合适。

还有一点应当注意，“关于……”总可以有語音停頓，“对于……”就有时候有语音停顿，有时候沒有語音停頓，这也是“关于……”和“对于……”的一点区别。

“关于”和“对于”可以通用之处是很多的。只要不是单純指出对象，不是单純表示范圍，用“关于”用“对于”都可以。我們可以說“对于这个问题，我沒意見”，也可以說“关于这个問題，我沒意見”。不过用“对于”偏重对象方面，用“关于”偏重范圍方面罢了。

11.6 跟、和、同

“跟、和、同”的用法与“对”字有相似的地方，不过也有不同。用“对”字常常就单方面說，用“跟”（或“和、同”）就不一定全是单方面的，有时候也表示双方面的关系。“他对我笑笑”是他笑；“我对他笑笑”是我笑。“他对我笑笑”也可以說成“他跟我笑笑”，也是他笑，也是单方面的行为。如果說“他跟我辯論”，就有两个意思，可以是他辯論，我不辯論，也可以是我們两个人都辯論。凡是只能是单方面的行为，用“对”不用“跟”。比方說，“我們要对人民負責”，不能說“跟人民負責”。凡是必須发生双方面关系的，用“跟”不用“对”。比方說，“我跟他下棋”，“跟”字不能改“对”，因为下棋必須是双方面的行为。可以是单方面，也可以是双方面，“跟”和“对”都可以用，就要看着重在那一点。“我对你說說”只是我說，你听着。“我跟你說說”，主要也是我說，不过你也可以跟着說。

“跟”字还可以表示向某方面有所取，有所得。比如說，“跟他借点錢”，“跟金桂学习”（赵树理），“跟我姐姐要个新的賠你”（赵树理）。这些地方可以换用“向”，但是不能用“对”。

“跟、和、同”也常常用在表示比較的句子里，后头的格式很有

限，最常見的是“一(个)样”、“一般”、“相同”、“相近”之类。先举带“一”字的例子：

我想她一定是同老太太一样的和气，可爱。(丁西林)

头上的汗，把头髮濕得跟在热湯里撈出来的一样。(赵树理)

〔那稻草人〕位置沒有动，样子也跟以前一模一样。(叶圣陶)

土色灰白，和冰一样凉，一样坚硬。(老舍)

心里就同刀割一般。(叶圣陶)

严格的說，有的句子只是比拟，不是比較。再举带“相”字的例子：

我們同他們恰恰相反，我們就是不知足，永远不知足。(报)

其地位和貧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現状的革命，也和貧农相同。(毛泽东)(地位，指小販的地位——引者)

后一句話是說小販和貧农的地位不相上下，在需要革命方面也相同。再举不带“一”或“相”字的例子：

你的情形跟小朱不同。(楊朔)

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报)

中国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毛泽东)

哼，你也跟二春差不多了，为修沟的事，一天到晚乐得併不上嘴！(老舍)

“跟、和、同”等字，以后討論連詞时还要講。

11.7 比

表示比較的句法也用“比”字，不过在用法上与“跟、和、同”有区别。“比”字說的是程度差别，“跟、和、同”說的是异同或近似。

“比”字的用法可以分成两小組，一是同类事物的比較。例如：

三元比誰都明白，可爱。(老舍)

于福虽比她着急，可是自己既沒有主意，又不敢叫醒她，只好自己先

去做飯。(赵树理)

单說“三元比誰”,“于福比她”,都站不住。一定要說“三元比誰都明白,可爱”,“于福比她着急”,才站得住。

〔李成娘〕叫媳妇給她縫过一条褲子,她認为很滿意,比她自己做得細致。(赵树理)

〔复盆子〕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魯迅)

“做得細致”,“好得远”,“做”字“好”字带补語,都表示程度差別。

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魯迅)

这活的詞汇要比我們常用的辞源不知好上多少倍。(老舍)

“三师兄比我大”,“活的詞汇比辞源好”,只說明程度的差別。“大十岁”把差別具体的說出来。“不知好上多少倍”,用疑問的口气說明好許多倍。

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們是否对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毛泽东)

注意,这一句話說的是对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和对工农兵两种看法的比較,以前几句都是主語和比字的宾語比較,格式不一样。

二是程度的差别随时間而变。例如:

从他走路的脚步上,可以看出比那一天也有劲。(赵树理)

从此金旺兴旺比前更厉(利)害了。(赵树理)

这两句話都拿“現在”跟“别的时候”比較,一句說現在比哪天也有劲,一句說現在比以前更利害。

这半年来眼睛一天比一天不好。(曹禺)

过了冬至,白天一天比一天长了。

小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大人一年比一年老了。

“一天比一天不好”,“一天比一天长了”,“一年比一年大了”,“一年比一年老了”,“比”字前后重复“一天”或“一年”,用时間表示累进。要是不用“比”字,說成:

过了冬至，日子一天一天长了。

小孩子一年一年大了。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就是“逐漸”的意思重而比較的意思輕了。

11.8 从、在

“从、自、由、自从”一类字眼都表示起点。（“自从”表示时間的起点。）“从”的意义有三种。一是表示起点，这种用法最常見。例如：

同志們是从全国各地来的。

二是表示事物的出处。例如：

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錢。（魯迅）

“錢”本来在衣袋里，“从破衣袋里”表示“錢”的出处。比較：“他从树上跳下来”，“他从树上摘下两个果子”。“他从树上跳下来”，“从”是表示起点，“他”本人原来也在树上。“他从树上摘下两个果子”，只是說“果子”是“从树上摘下”的，“他”本人不一定要在树上，站在地上也可以摘。三是表示通过。例如：

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旁的柳树丛里射过来。

“从路旁的柳树丛里射过来”是說通过柳树丛里射过来。

“从”字常和“到”字照应，比如說，“他从北京到了天津”，“从”是次动詞，“到”是主要动詞。但是有許多用“从……到……”的句子，“从”“到”两字意思并重。例如：

从冬至到淸明，一共一百零六天。

〔閻家山〕地势看起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頂上看起来，从西到东都是一道斜坡。（赵树理）

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沒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沒有紅軍到創造紅軍，从沒有革命根据地到創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傾向是应該反对的。（毛泽东）

对課也漸漸加上字去，从五言到七言。（魯迅）

“从无到有”，“从猿到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也是这一类。

“在”字可以单独作謂語，也可以是謂語里唯一的动詞。例如：

郭主任在嗎？蕭队长叫他。（周立波）

信就在書房書桌上。（曹禺）

“在”字作次动詞用，带处所宾語，有两种意思。比方“我在牀上看書”，人在牀上，看書也是在牀上。“我在黑板上写字”，人并不在黑板上，只是字写在黑板上。又如：

我在他們家附近站了半天。（曹禺）

我在她的門上敲了半天，她的門鎖着。（曹禺）

“在”字带时間宾語就沒有这种分别。例如：

我們全体必須在今明两天渡过淮河。（盧耀武）

第十二章　連动式、兼語式、連鎖式

連动式就是动詞結构連用的格式。例如：

左先生去打电話叫車。（老舍）

“去”，“打电話”，“叫車”，这三个动詞結构的主語都是“左先生”。我們可以說“左先生去”，也可以說“左先生打电話”，“左先生叫車”。連动式的特点，就是前后的动詞結构同屬于一个主語。

兼語式的特点是两个主謂結构套在一起。例如：

风吹着雪花滿天乱飞。（何永鰲）

“吹着雪花”的是“风”，“滿天乱飞”的是“雪花”。我們可以說“风吹着雪花”，也可以說“雪花滿天乱飞”。“雪花”是“吹着”的宾語，同时又兼做“滿天乱飞”的主語。这种宾語兼主語叫做“兼語”。含有兼語的句法叫做兼語式。

連鎖式和連动式、兼語式不一样。連鎖式的成分用固定的詞前后照应。例如：

越說越不象話了，越学越野調无腔。（老舍）

統一必以团結为基础，团結必以进步为基础……。（毛泽东）

“越……越……”用副詞照应，“以……为……”用动詞照应，不能单用，也不能换成别的字，所以叫做連鎖式。

12.1　連动式

連动式的动詞結构之間可以沒有連接成分。例如：

速成識字班第一期毕业的工人已經能够写数百字的長信向毛主席

报喜了。(报)

"写数百字的长信","向毛主席","报喜",这三个动詞結构連着,当中沒有連接成分。

有时候,連动式用"而"字作連接成分。例如:

我們要为工农兵而創作。

又如,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一日,我刘邓軍攻击隴海路汴徐線十几个城鎮而佔領之。(毛泽东)

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毛泽东)

"为工农兵而創作","而"字可以不用,其他三个"而"字都非用不可。

連动式里头用"来"字、"去"字,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表示实在的来和去。例如:

我們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們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們。(毛泽东)

他們来給我祝寿,我也去給他們賀喜。(老舍)

"去"字可以在动詞結构前头,也可以在后头,也可以前后都用。例如:

我去买菜。

我买菜去。

我去买菜去。

这三句話意思相同。"来"字也有同样的用法,不过第二类句法比較少。再举些例子:

〔星期日女工們〕有的去遊公园,有的去看电影,有的到書店买書去。(报)

你有事去忙去,沒事去拉去,別討这份厭。(楊朔)

你是来說理来了呀,是来頂村长来了?(赵树理)

还有一种"来、去"的意思比较空，只是用作连接成分。例如：

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毛泽东）

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依靠向人民群众解释说服来进行工作的。（安子文）

有时候"来"字做前面动词的趋向补语同时又有连接后面动词的作用。例如：

我们一定要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干。（何永鰲）

"愚公移山的精神"是"拿出……来"的宾语。"来"字是补语，可是兼有连接作用。

我不识字，不用拿那个来捉弄我！（赵树理）

"来"字也是补语兼有连接作用。这个"来"字不能改"去"。

连动式跟并列的动词结构不一样。并列结构的成分是平等的，次序比较自由。比方说，"我们每天上午开会上课"，"开会上课"是并列结构，也可以说成"我们每天上午上课开会"。"他昨天从汉口到北京"是连动式，不能说成"他昨天到北京从汉口"。连动式里头，动词结构的次序是固定的。可以分成五项来说。

（甲）拿动作次序分先后。比方说，"等一会儿进去"是先"等"后"进去"，"进去等一会儿"是"进去"再"等"。例如：

武震脱了鞋走进房去。（杨朔）

曾将军吃完饭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茅盾）

〔张木匠〕吃过晚饭丢下碗就出去玩去了。（赵树理）

上文说过，"动词虽然大部分是表示动作的，可并不都是表示动作的。"（§4.3）连动式里头用的动词不限于表示动作的。因此，

表示連續动作的句子固然是連动式，連动式可并不限于这种句子。

（乙）表示条件的动詞結构在前。这类句法常用"就"字連接。例如：

在这样的时候，我們应該下定决心，生就同生，死就同死。（阳翰笙）

說干就干，不能大干就小干，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杜鵬程）

"打得赢就打，打不贏就走"，这就是今天我們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釋。（毛泽东）

（丙）表示对象的动詞結构在前。这一类可以分成两組。第一組用"向、对、朝、給"一类字。例如：

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学經济工作。（毛泽东）

他們从来不向人要一丁点东西，他們給人的却是自己的青春，整个的生命。（楊朔）

陈明业跟房东借鎬头沒借来。（高玉宝）

他想对女兒說点什么，却只啞着嗓子說："天不早了，你去睡吧。"（楊朔）

吳天宝朝姚志兰挤了挤眼，意思說："你媽相女婿啦。"（楊朔）

燕燕趁着小飞蛾沒有注意，給艾艾遞了个眼色叫她走开。（赵树理）

第二組用"为、替、給"一类字。例如：

为人民服务。

他只象隻燕子，整天一嘴泥，一嘴草的，絮着自己的窠，替兒女建設着家庭，替子孙打算着未来。（楊朔）

怎么，我們不該替孩子多想想么？我还要替后代創造共产主义社会呢。（楊朔）

十月革命一声砲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我給您倒一杯冰鎭的开水。（曹禺）

这两組的不同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說明。"給他写信"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說"他"是受信人（可以說成"写信給他"），屬于第一組。一个意思是說"替他写信"，屬于第二組。

第二組的"給"字可以不带宾語。例如：

虎姑娘，您快給劝劝吧！（老舍）

四爺，您給評評这个理！（老舍）

"快給劝劝"是說"快給他們劝劝"。"給評評这个理"是說"給我們評評这个理"。

（丁）表示方式的动詞結构在前。有的是表示工具的：

签子手用签子在牛屁股上刺了一下。（魯迅）

关尹喜用袍袖子把案上的灰塵拂了一拂。（魯迅）

〔她〕拿手輕輕給姚志兰擦臉上的汗。（楊朔）

〔武震〕拿棉大氅蒙着头，呼呼好睡。（楊朔）

李琳拿眼直瞅他。（楊朔）

有的是表示凭借依据的：

他靠工資过活。

他专凭想象去編歌唱，而他所想象到的正也是大众所要想象出来的。（老舍）

說是說，他可慢慢地照着旁人教的道把飯做好了。（楊朔）

我按照他的指示执行了。……他見了我，問我佈置架桥工作沒有。我說按照执行了。（盧耀武）

最后这一例，第一个"按照"的宾語是"他的指示"，第二个"按照"不带宾語，由上文看来意思并不含糊。

动詞加"着"字表示方式含有两种动作同时进行的意思。例如：

〔她〕站到当院里瞪着眼珠子发獃。（崔八娃）

一群青年妇女堵在門口，拍着手笑。（楊朔）

你是客，坐着喝水吧。（楊朔）

在这吃吧，咱們吃着談。（楊朔）

"瞪着眼珠子"可以說是"发獃"的方式，"拍着手"是"笑"的方式，"坐着"是"喝水"的方式，"吃着"是"談"的方式。也可以說是两个动作同时进行："一面瞪着眼珠子一面发獃"，"一面拍着手一面

笑”，“一面坐着一面喝水”，“一面吃着一面談”。

（戊）表示时間和处所的結构一般在前，只有用“在”的結构有时候在后，用“到”的結构在后的时候居多。例如：

我在年青（輕）时候也曾經做过許多梦。（鲁迅）

我們全体，必須在今明两天渡过淮河，因此，他叫我們旅必須在十二点鐘以前渡完。（盧耀武）

我从前天就肚子疼。

我們到下午再談吧。

天津离北京有一百四十公里。

这孩子从眼淚里爬出来，在战斗里站起来，一天一天长大了。（楊朔）

［刘增］就跑了过去，玉兰也嘻嘻的从高粱地里鑽出来。（韶华）

他向着五連的陣地出发了。（王向立）

話沒說完，扭头就挤出人圈子来，往穷孩子們夥里跑。（高玉宝）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窰，……門朝南开。（赵树理）

上面的例子，前四句是表示时間的动詞結构在前，后六句是表示处所的动詞結构在前。这些动詞結构里边包括用“在”和用“到”的結构。底下是用“在”和用“到”的动詞結构在后的例子：

書也看不下去，常常孤零零地坐在一边，擎着書出神。（楊朔）

低着头假装抓那塊疤，淚落在报上。（老舍）

走到他的書房外边，听見他在里面哼唧呢。（老舍）

喝到第二盅上，他的手有点哆嗦。（老舍）

用“到”的結构在前和在后，有的不能更换。“走到他的書房外边”不能說成“到他的書房外边走”，“喝到第二盅上”不能說成“到第二盅上喝”。有的能更换，可是意思全然不同。“到下午再談”是現在不談。“談到下午”是一直談下去談到下午。决定次序先后的仍然是动作本身的先后。說“走到他的書房外边”，是因为先走而后到了他的書房外边。說“喝到第二盅上”，是因为先喝了一盅，然后到

第二蛊。“談到下午”是談在先而到下午在后。“到下午再談”是要先到了下午然后才談。用“在”的結构的次序，一部分也根据同一道理。“淚落在报上”，必須先落淚，然后淚才会在报上。“在战斗里站起来”，是已經在战斗里而后站起来。但是另一部分就难于这样解釋。比方“坐在一边”，就不能說是先坐而后在一边。这一句也可以說成“在一边坐着”，多了一个“着”字，次序也变了。可見“坐”和“在一边”不能說在时間上有先后可分。

此外还有一点要注意，表示时間的动詞結构通常总在表示地位的动詞結构之前。例如：

她在端午那一天到娘家去过节。（赵树理）

用次动詞造成的动宾結构，大多数用在連动式里。这类动宾結构在前的时候，可以認为是另一动詞的修飾語（参看§6.2）；在后的时候，可以認为是另一动詞的补語（参看§7.1丁）。这里講連动式是从动詞結构連用这一点来談。在这一点上，次动詞結构和一般动詞結构并沒有多大分别，所以也放在一塊兒講。

12.2 兼語式

兼語式的句子和主謂結构做宾語的句子形式上很相象。“我叫他别写这种文章”形式上和“我希望他别写这种文章”好象一样，其实前一句是兼語式，后一句是拿“他别写这种文章”做“希望”的宾語。这两种句法有两点主要的区别。第一，“我希望他别写这种文章”，可以說成“我希望，他别写这种文章”，“我希望”后头可以停頓。“我叫他别写这种文章”，不能說成“我叫，他别写这种文章”，

动詞“叫”和兼語“他”之間不能停頓。第二，“我希望他别写这种文章”也可以說“我希望以后他别写这种文章”。“我叫他别写这种文章”就不能說“我叫以后他别写这种文章”。可見兼語式的句子，兼語和它前面的动詞結合得很紧，中間不能停頓，也不能加副詞或副詞性的修飾語。

上一章(§11.2)討論过“被”字句。“被”字句是一种特殊的兼語式(“教、讓、給”当“被”講也一样，看§11.3，§11.4)。例如：

> 一切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将被他們葬入坟墓。(毛泽东)

就意义上說，全句的主語(“一切……土豪劣紳”)是兼語(“他們”)后头謂語(“葬入坟墓”)的受事。平常的兼語式沒有这个特点。

兼語式里头最常見的是表示兼語怎么样的，往往用“使、教、讓”等字。例如：

> 狼变成了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魯迅)
>
> 希望使他快活，恐懼使他惊惶。(老舍)

“教、讓”的例句参看上一章(§11.3)，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 头一遍是咱給他鋤，第二遍还教咱給他鋤！(赵树理)
>
> 〔金桂〕做什么事又都是不問婆婆自己就作了主，这才叫李成娘着实悲观起来。(赵树理)
>
> 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叫我們看問題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針、政策、办法来。(毛泽东)
>
> 对于反动阶級和反动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坏，不搗乱，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毛泽东)

可也不限于这些动詞。下面举一些用别的动詞的例子：

> 今天还有个音乐观摩会，应該請誰去参加？(老舍)
>
> 旣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話可說呢。(魯迅)

您看誰好，就派誰去吧。（老舍）

他这两天又催我溫詞兒，也許快开張了。（老舍）

这样倒很快，不过还得找几个人去跟願意入会的談話，然后介紹他們入会。（赵树理）

县里召集各村村长去开会。（赵树理）

怎么，你放她走啊？（袁靜）

〔政府〕还組織妇女織席編簍，領导男男女女搞副业生产。（袁靜）

有时候两層兼語式套在一起：

他請求組織上允許他到这兒来工作。（老舍）

“組織上”是兼語，后头的謂語“允許他到这兒来工作”也是个兼語式，“他”是兼語。

連动式和兼語式第一个动詞都可以用“有”或“沒有”。連动式用“有”或“沒有”，通常拿名詞、代詞作主語。例如：

来！我还有話吩咐你。（丁西林）

我师完全有力量担負解放峯山島的任务。

小二黑滿有資格跟別人恋爱，誰也不能干涉。（赵树理）

刘福生才沒耐性猜呢。（楊朔）

她再也沒有力量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了。

現在他自然沒有心情去想千佛山；他的責任不輕呢！（老舍）

兼語式用“有”或“沒有”，也可以拿名詞、代詞作主語。例如：

这位老太太至少有一个兒当过师长。（老舍）

他还有个特別本領是編歌子。（赵树理）

他沒有一个孩子不是党团員。

但是也有拿处所詞作主語的：

現在七个〔小兎〕之中就有两个很瘦弱。（魯迅）

外边有人找你。

对面沒有車子开过来。

也有沒有主語的，如：“有架飞机飞过去了。”总之，沒有主語或者

主語是处所詞的多半是兼語式，不是連动式。

兼語式和連动式常常套在一起用。例如：

> ……这种力量将引导那已取得胜利的人民由胜利进入新的胜利，同时也将引导那一切还在邪恶的資本主义旧世界压迫下呻吟的人們能够对于人民的敌人进行勇敢的冲击。（毛泽东）

这是两个并列的兼語式，每一个兼語式里头都包含一个連动式。“那已取得胜利的人民”和“那一切还在邪恶的資本主义旧世界压迫下呻吟的人們”都是兼語。这两个兼語的謂語（“由胜利进入新的胜利”和“能够对于人民的敌人进行勇敢的冲击”）都是連动式。

> 这个胜利用最現实的生活証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該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毛泽东）

“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該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也是兼語式包含連动式。“全世界劳动人民”是兼語。“应該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是連动式的謂語。

> 我到图書館去請他来。

“我到图書館去請他”是連动式。“請他来”是兼語式。

> 縫好那一天，我爭着讓姥姥打发我送去的。（蕭平）

“我爭着讓姥姥打发我”是連动式。“打发我送去”是兼語式。

有些句法是連动式还是兼語式不很容易分辨。比方說，“我带着小孩兒出門”。这句話可以解释成“我出門，带着小孩兒”，也可以解释成“小孩兒出門，我带着他”，还可以解释成“我带着小孩兒，我們一塊兒出門”。再举一些例子：

> 〔老秦〕只好領上外甥回去睡觉。（赵树理）

这句話主要是說“老秦回去睡觉”。

> 回头，我陪你喝了这瓶酒。（老舍）

这是說“两个人同喝这瓶酒”。要是說，“你喝三杯，我陪你喝一杯”，

那就是"我喝一杯陪你"的意思。

小王手提匣槍，带領两个人跑过来問。（周立波）

这是說"三个人都跑过来問"。

有时候字面上相同的句子可以是两种不同的句法。比如說：

我叫他去。

这句話可以是連动式，"去"字必須輕讀，意思是"我去叫他"。也可以是兼語式，"去"字不能輕讀，意思是"我要他去"，跟"我去叫他"不同。

12.3 連鎖式

連鎖式有拿副詞照应的，也有拿动詞照应的。先說拿副詞前后照应的。"越……越……"，"愈……愈……"，前一个成分是后一个成分的条件。

大家越說越高兴，越走越有劲兒了。（袁靜）

"越說越高兴"，"越走越有勁兒了"，都是两个成分同一个主語。

就別誇他了，跟小孩兒一样，越誇越发瘋！（老舍）

"越誇越发瘋"是說你越誇他越发瘋，两个成分不同主語。

大家希望您去得愈早愈好。（曹禺）

"您去得愈早愈好"是希望的宾語，是說要是您去得愈早，那就愈好。

天是越来越暖和了。（老舍）

怪不得都說人是衣裳馬是鞍，越来越俏。（楊朔）

"越来越暖和"是說本来就暖和，現在更暖和。"越来越俏"是說本来就俏，現在更俏。"越来"可以放在主語前头：

要不是宝地，怎么越来人越多？（老舍）

"一……就……"的前一个成分和后一个成分在时間上紧接着。例如：

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門。(魯迅)

后来全鎮的人們几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听到就煩厭得头痛。(魯迅)

“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門”，主語“我”一直管到底。“一听到就煩厭得头痛”，也是两个成分同一个主語(全鎮的人們)。

他們的一把扇或一本書，你一动他就不高兴。(魯迅)

“你一动他就不高兴”，两个成分主語不同。

張木匠也莫想看上她一个笑臉——每次回来，从門外看見她还是活人，一进門就变成死人了。(赵树理)

“一进門就变成死人了”，是說張木匠一进門，小飞蛾就变成死人了，两个成分的主語也不同。

用“非……不……”照应的也是連鎖式。看下文 § 17.5。

拿动詞照应的連鎖式常見的有“以……为……”和“管……叫……”。

“以……为……”口語中不大用，文章里面还常看見。例如：

紅軍以集中为原則，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則。(毛泽东)

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納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級。(毛泽东)

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說做詩。(魯迅)

这些例子的“以……为……”都是“拿……做……”的意思。不过“以”底下用“为”照应，“拿”底下可以用各种动詞。比方“古时候，朝鮮还是个封建王朝，曾經拿无穷花当国花”(楊朔)。也可以說“拿无穷花做国花”。

凡有毛笔拥护論者大約也不免以我的定义为空談。(魯迅)

这是“認为……是……”的意思。成語“物以稀为貴”，是說东西稀少了就貴重。

“管……叫……”也是两个动詞前后照应的句法。例如：

城区的老百姓都管他叫蕭政委，元茂屯的老百姓还是叫他蕭队长。

（周立波）

我管咱們的語言叫作富于神韵的語言，用的字少，而管的事多。（老舍）

“管……叫……”也可以說成“叫……做……”，有些方言还有“叫……叫……”的說法。“管他叫蕭政委”是連鎖式，“叫他蕭队长”是动詞带双宾語。

以上好几次說到“两个成分同一个主語”，“两个成分不同主語”。两个成分同一个主語的連鎖式，跟連动式和兼語式一样，都是一个謂語的內部結构。不同主語的連鎖式，两个成分各有所屬，是两个句子的謂語。这样的連鎖式是一种复合句，可是这种复合句中間沒有停頓，跟一般的复合句不同。

第十三章　复合成分、复合句

13.1　复合成分

第三章里說过，"并列結构可以做句子的各种成分"（§3.5）。这种成分叫做句子的复合成分。現在再举几个例子：

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問題。（毛泽东）

原来朝鮮是个半島，多山多水。著名的有五大江，六大山。五大江是鴨綠江、图們江、大同江、汉江、洛东江。六大山是白头山、金剛山、妙香山、智异山、太白山、汉拏山。（楊朔）

开調查会，是最簡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毛泽东）

他不慌不忙、不快不慢地回答了声"是"。

日久天长，把个孩子养得又嬌又嫩。（楊朔）

他起早爬晚，操心受累，从来沒松劲。（楊朔）

"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是复合主語。"多山多水"是复合謂語。"五大江，六大山"是复合宾語。"鴨綠江……洛东江"，"白头山……汉拏山"也都是复合宾語。"最簡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是复合的名詞修飾語。"不慌不忙、不快不慢"是复合的动詞修飾語。"又嬌又嫩"是复合补語。

第三章里又曾經說过，"并列結构的成分之間可以有連詞，也可以沒有連詞"（§3.5）。上面这些例子里都沒有連詞。第三句的"又"字和第五句的两个"又"字都是有連接作用的副詞。底下講一講用在复合成分中間的連詞。

（甲）"跟、和、与、同"——这四个連詞常常用来連接体詞結构。

口語里最常用的是"跟"字。文章里最常用的是"和"字。"与"字是文言字，口語里用得不很多。这四个連詞用法大体一样。例如：

刘增跟玉兰要能配一起，可是百不挑一的好夫妻。(韶华)

墨子和公輸般，便在院子里見了面。(魯迅)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歎息他的景况：多子、饑荒、苛税、兵、匪、官、紳，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魯迅)

櫃房和东間沒有灯光，西間可是还亮着。(老舍)

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别。(毛泽东)

七月二十六是福貴与銀花結婚的日子。(赵树理)

两个成分并列的时候，連詞放在当中。三个或更多成分并列的时候，連詞的位置有两种情形：

一是連詞前后字数匀整。例如：

因为現在我們的主要敌人不是国内的，而是日本和德意法西斯主义。(毛泽东)（現在，指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引者）

是的，他得去买笔墨硯和洗臉盆。(老舍)

"日本和德意"，"和"字所連接的成分都是两个字，"笔墨硯和洗臉盆"，"和"字所連接的成分都是三个字。这是由字数匀整决定連詞的地位。

二是連詞放在最后一个成分前头。例如：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阶級所需要的。(毛泽东)

在这学堂里，我纔知道世上还有所謂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繪图和体操。(魯迅)

第一句"和"字所連接的并列成分有三項，第二句"和"字所連接的有六項，"和"字都放在最后一項前头。

动詞并列作謂語，或者动宾結构并列作謂語，中間不用"和、与"。例如：

他們流血，流汗，生命都交出去了，为的是誰呢？（楊朔）

同志們吃飯睡覚，打仗練兵，張口閉口，最愛談的就是祖国。（楊朔）

动詞之間用“和、与”有各种情形。有的是作复合修飾語，后头常常有“的”字：

〔墨子〕把几十片木片分作两份，一份留下，一份交与公輸子，便是攻和守的器具。（魯迅）

有的是作复合賓語：

我們的教育事业已有了改革和发展。（薄一波）

这个叫做不会撑敌和浪費彈葯。（毛泽东）

有的是两个动詞合用一个賓語：

中国工农业生产現已全部恢复和超过战前最高的水平，国家財政收支已完全平衡，物价已完全稳定。（薄一波）

大量培养与訓練国家建設所需要的人材，使我国能够稳步地向着社会主义的偉大前途发展。（报）

有的是两个动詞合用一个补語：

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爭必須繼續加強，中国的国防力量必須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起来。（周恩来）

有的是两个动詞合用一个詞尾：

因此，这个会議开得比較成功，及时地发現和糾正了工作的缺点和錯誤，保証了党的政策的正确貫徹。（报）

两个动詞合用一个賓語、补語或詞尾，“和、与”全可以换成“并”字。有一点要注意，两个动詞合用一个賓語、补語或詞尾，文章里常常可以看見，口語平常不这么說。

“跟、和、同、与”是連詞又是次动詞。比方說，“你跟他是朋友”，“你”，“他”两个成分是平等的，“跟”是連詞。“我想跟你談一談”，以“我”为主，“你”是“跟”的賓語，“跟”是次动詞。又如：

听說你爹你媽跟东院里五奶奶去給你找主兒去了。是不是？（赵树理）

都由了你了，还要說我是跟你嘔气！（赵树理）

上句的"跟"是連詞，下句的"跟"是次动詞。有时候，两种用法在同一个句子里出現。例如：

实現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偉大的任务。这須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勢力作战。（毛泽东）

"同"字是次动詞，"和"字是連詞。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們的政府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

第一个"和"字是連詞，第二个是次动詞。

有时候，同一个字，究竟是連詞还是次动詞，要靠上下文来定。光說"小朱跟人在楼下唧唧咕咕說話"，可以有两种分析法。一是"小朱跟人"作主語，"跟"是連詞。二是"小朱"作主語，"跟"是次动詞，"人"是"跟"的宾語。有了上下文就确定了。

今兒早晨姚志兰去上班，小朱跟人在楼下唧唧咕咕說話，看見姚志兰换了件新袄，歪着头横端量，豎端量說："喲，可会打扮啦！"（楊朔）

"看見"以下都拿"小朱"做主語，"小朱跟人……"也只能分析成"小朱"作主語。有一点要注意，不好分別的句法限于"跟"字（"和、同、与"也一样）前头沒有修飾語，并且这两个成分有解释成复合主語的可能。要是前头有修飾語，就只有一种分析法。例如：

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結合，則将一事无成。（毛泽东）

"和"字前头有修飾語"不"字，是次动詞。要是处于宾語或修飾語的位置，也就只有一种分析法。例如：

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毛泽东）

头一个"工人和农民"是复合宾語，第二个"工人和农民"是复合修飾語，"和"字都是連詞。

中国工人阶級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毛泽东)

“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是“联合”的宾語，“和”是連詞。“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反对”的宾語，“和”也是連詞。

(乙)“及、以及”——用“及、以及”作連詞平常总是偏重前头的成分。例如：

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毛泽东)

于是許多青年們，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們，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錯誤，以及那些权力者們的錯誤。(魯迅)

用“及”字作連詞也有前后并重的。例如：

中国社会的新旧斗爭，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級)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級的旧势力之間的斗爭。(毛泽东)

青海的硼砂是重工业电焊及輕工业玻璃的重要原料。(报)

“以及”的作用比“及”广些，例如：

我已經忘記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魯迅)

这个“以及”是連接一个动宾結构和一个主謂結构，合起来做“忘記了”的宾語，不能换成“及”字。

(丙)“而、而且、并且”——单音的形容詞并列的时候通常用“而”来連接。例如：

〔文章〕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么？也不好。(毛泽东)

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鏡。(魯迅)

单音的形容詞并列而有熟語性的可以直接相連。如“他身材高大”。但是“长而空”不能說“长空”。双音的形容詞并列，如果只有两項，当中可以用“而”字連接，也可以不用。例如：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

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毛泽东）

因此这一天的指挥部，充满紧张而严肃的气氛。（刘白羽）

"伟大而彻底"，"紧张而严肃"，"而"字都可以不用。双音的形容词并列，如果有三项或更多，不用"而"字连接。例如：

他是理想的人：老实，勤俭，壮实。（老舍）

动词并列可以用"而"连接，例如：

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毛泽东）

连动式也可以拿"而"字连接，例如：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鲁迅）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毛泽东）

"而且"和"而"意思相同，如"高而瘦"，"高而且瘦"。

"并"、"并且"连接动词，有"进一层"的意思。例如：

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毛泽东）

"提出并实行……方针"，"提出"和"实行"合用"方针"作宾语就是提出方针并且实行方针的意思。

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毛泽东）

"并且"连接"发生、存在"和"日益发展"，"日益"是修饰"发展"的。

（丁）或——"或"字能连接体词，也能连接动词形容词。"或"字平常说话不单用，除了"或多或少"一类说法外，口语总用"或者，

或是”。“或”字作連詞用是“两件里头有一件”的意思，例如：

不解决桥或船的問題，过河就是一句空話。（毛泽东）

“桥的問題”，“船的問題”，两件解决一件就行了。又如：

他生怕我沒听清或不注意，所以又来封信。（盧耀武）

書桌面前有一把圓椅，坐着写字或用心的看書，是工作；旁边有一把籐躺椅，靠着談天或随意的看报，便是休息；覺得这两者并无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負。（魯迅）

以上的“或”都是連接两个成分的。两件以上也可以用“或”字連接：

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經給了他們以重大的損害，使他們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毛泽东）（他們，指小資产阶級——引者）

这里的“或”字連接三个成分，用在最后一項的前头。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結合。（毛泽东）

这句用两个“或”字連接三个成分。

“或”字可以重复，分别放在并列成分前头。例如：

他或多或少有点不高兴。

这句可以不用“或”字，說成“他多少有点不高兴”。

“或者”当“也許”講是副詞，参看下文§16.2。

13.2 复合句

第四章里曾經說过：“拿句子的成分做标准，句子可以分成单詞句、无主句、主謂句、复合句。”复合句是由几个在意思上有关系的句子組成的。对复合句而言，单詞句、无主句、主謂句可以合称簡单句。例如：

好。

好得很。

这么做好得很。

我同意。

“好”是单詞句，“好得很”是无主句，“这么做好得很”是主謂句，“我同意”也是主謂句，这四句都是簡单句。

好，我同意。

好得很，我同意。

这么做好得很，我同意。

这三句都是复合句。复合句的組成部分叫做分句，这三句复合句每句都包含两个分句。

复合句和簡单句的界限，可以举些个例子来說明。两个主謂結构連用是复合句：

中国靠我們来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学习。（毛泽东）

这两个主謂結构中間有停頓。大多数复合句中間都有停頓，也有可以停頓而不停頓的，句子总很短。例如：

你有力气你搬吧！（赵树理）

你不問我替你問。（赵树理）

你上哪兒我也找得着！（老舍）

可是主謂結构当中包含别的主謂結构不算复合句：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證明中国工人阶級和农民阶級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毛泽东）

这是簡单句（主謂句），不是复合句。“證明”之前（不包括“證明”）是由三个成分造成的复合主語。“證明”以后（包括“證明”）是謂語，是动宾結构，动詞是“證明”，“證明”的宾語又是一个主謂結构。

小孩兒多吃点水果好。

这也是簡单句（主謂句），不是复合句。主語“小孩兒多吃点水果”本身又是主謂結构，形容詞“好”是全句的謂語。

一个主語管几个謂語，有的在主語前头，有的在主語后头，一律算是复合句。例如：

听到这个，他心中轉了个弯，觉出在哪兒似乎有些不对的地方。(老舍)

要是并列的謂語都在主語后头，中間有停頓，可以算是复合句，也可以算是簡单句。例如"吳天宝人小，器量可大"(楊朔)，就可以有两种分析法。要是并列的謂語都在主語后头，而又沒有停頓，那就算是簡单句，不算复合句了。例如：

咱們耳灵眼亮，敌人呢，是聾子瞎子。(杜鵬程)

"咱們耳灵眼亮"就分析成簡单句(主謂句)，"咱們"是主語，謂語"耳灵眼亮"是由两个主謂結构并列組成的。

复合句当中的分句，主語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主語相同的例如：

她美，她年輕，她要强，她勤儉。(老舍)

这个复合句是由四个分句組成的，主語全是"她"。复合句主語相同，可以不重复主語。例如：

他們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爱和平。(楊朔)

这个复合句由四个分句組成，主語全是"他們"。

不找媽媽，不依賴任何人，我要自己掙飯吃。(老舍)

这个复合句也由三个分句組成，主語全是"我"。

复合句当中的分句主語不相同的，例如：

你不讓我去，我自己去。(高玉宝)

第一分句的主語是"你"，第二分句的主語是"我"。

門口拴着条大花狗，望見姚长庚和郑超人，跳起来汪汪直叫。(楊朔)

第一分句的宾語"大花狗"，兼后头两个分句的主語。

复合句当中分句的連繫，有时候是以意会的，叫做"意合法"。例如上头举的那些例子。又如：

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毛泽东）

复合句的分句，有时候用承上启下的詞来呼应。例如：

……只有动員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毛泽东）

第一分句的"只有"和后头两个分句的"才能"呼应。"只有"是啓下的詞，"才能"是承上的詞。

他們如果不願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強迫他們劳动。（毛泽东）

"如果"和"就"前后呼应。有时候只用承上的詞，不用啓下的詞。例如：

沒有农业社会化，就沒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

他們〔朝鮮人民〕过端午，过中秋，也过旧年。（楊朔）

"就"字和"也"字都是承上的詞。有时候相反，只用启下的词。例如：

只要我們一致努力，我們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毛泽东）

"只要"是啓下的詞。

复合句可以分成并列句偏正句两类。并列句的成分是平等的，偏正句的成分有偏有正。例如：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

全句是并列句，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两个分句并列組成。但是这两个分句，每一分句里头的两部分都不是平等的，都是一偏一正。这种一偏一正的句法叫做偏正句。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說，"人不犯我"是"我不犯人"的条件，"我不犯人"是正意所在。并列句的分句不另立名目。偏正句的分句叫做偏句或正句。"人不犯我"是偏句，"我不犯人"是正句。"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是同样情形，"人若犯我"是偏句，"我必犯人"是正句。以下分别討論并列句和偏正句。

13.3 并列句

并列句可以分成四小类。

（甲）連貫句，各分句間的意思是連貫的。例如：

火生起来，爐子燒的通紅，上头坐着一飯盒飯，盒蓋上刻着禹龙大字样。（楊朔）

这句話从“火”說到“爐子”，再說到爐子“上头”的“一飯盒飯”，再說到“盒盖上”刻的字，是意合法。

今天大个子陈明业跑去借鎬头，見老乡还閂着門，推了几下，屋里沒有答腔，他就大声喊着要借鎬头，老乡在屋里又害怕了。（崔八娃）

这是一連串的动作，其中副詞“就”字“又”字是承上的詞。

一过旧历年，春耕准备工作就开始了。（馬烽）

副詞“一”和“就”前后呼应，表示两件事前后紧接着。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馬，好把敌人包圍而消灭之。（毛泽东）（一个，指統一战綫的策略——引者）

你告訴我是几号，我好記下来。

原子能只能用于和平目的，以促进科学的发展和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报）

“好”字、“以”字是承上的詞，带“好”字或“以”字的分句表示目的。

（乙）联合句。例如：

窗外是阴暗的天，风吹动树枝，溪水带着单調的声音流过山石中間。（巴金）

这句話三件事并列，是意合法。

現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現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毛泽东）

风颳的挺大，牛毛雨也沒个停。（蕭高嵩）

这两句用副詞“也”字作承上的詞。

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毛泽东）

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問題。（毛泽东）

所以，社会經济的性質，不仅規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規定了革命的动力。（毛泽东）

“不但……而且……”，“不仅……又……”，前后呼应，有更进一層的意思。启下的字眼“不但、不仅”可以不用，光用承上的“而且，又”等。例如：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来，而且付印了。（魯迅）

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們皆謂之諷刺。（魯迅）

反过来光用启下的“不但、不仅”，不用承上的“而且、又”就站不住了。要是我們說：“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务，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問題”，“不但”的作用就一直貫串到“問題”，語意就沒有完，后面还得加上“而且……”一类話才行。

（丙）交替句，是几項里头有一項的意思。平常用“或（或者、或是）”、“还是”、“不是……就是……”来連接或呼应。用“或”的例子：

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

或是你去，或是他去，都行。

問句里用“还是”。例如：

現在你們想减租，我請問你們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毛泽东）

我們还是坐一会，还是就到公園去？（丁西林）

“不是……就是……”語气比較坚决：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絕无例外。（毛泽东）

細想起来，他半輩子里不是风，就是雨，不是血，就是淚，才过了几天好日子。（楊朔）

“不是……就是……”一定要同时用，不能只用一个。

（丁）对比句，其中各分句的意思是对立的，前头的分句用来衬托后头的分句。比方說，“話好說，事难办”，“話好說”是衬托“事难办”的。有陪衬沒有陪衬大有关系，单說“事难办”就显得沒有力量。“他能干有余，小心不足”，“能干有余”是陪衬，主要是說“他小心不足”。对比句的分句之間常常用“可是、但是、而”来連接。例如：

他爱弄这些小把戏。对什么也不精通，可是什么也爱动一动。（老舍）

阶級使社会分化为許多对立体，阶級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現在还沒有。（毛泽东）

群众是眞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泽东）

这几年来，村里别的干部虽然調换了几个，而他两个却好象鉄桶江山。（赵树理）

用别的字眼連接或呼应的例子：

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却要打破反革命。（毛泽东）

老人家！不是說不該你管，是說你上年紀了，如今新事情你有些摸不着！管不了！（赵树理）

感覚只解决現象問題，理論才解决本質問題。（毛泽东）

13.4 偏正句

偏正句一般的情形是偏句在前，正句在后。例如：

明天不下雨，我一定来。

这是意合法。要是正句在前，偏句在后，偏句就带有补充說明性質，不能用意合法。例如：

我一定来，要是明天不下雨。

現在分三項来說。

（甲）因果句，偏句表示原因，正句表示結果，通常是先因后果，例如：

張先生因为病了，沒来。

張先生病了，所以沒来。

近几年来，由于整风，由于在工作中碰了釘子，我們的同志有了很多的进步。（毛泽东）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毛泽东）

党开闢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創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爭的艺术。（毛泽东）

偏句在后就带有补充說明的意味。例如：

科学的东西，隨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为科学是眞理，决不怕人家駁。（毛泽东）

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毛泽东）

你我不論作出多大的功績，也不需要向人显示，因为那是我們本分以內的。（杜鵬程）

（乙）讓步句，偏句作一种讓步，正句說出正意。有的先承認事实然后轉入正意，例如：

虽然二諸葛說是千合适万合适，小二黑却不認賬。（赵树理）

虽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閏土，但又不是我这記忆上的閏土了。（鲁迅）

有的先承認假設的事实然后轉入正意，例如：

他即使說得天花乱墜，我也不信他的。

就是你来請，我也不去。

他就是想走，也走不成。

要是正句在前，偏句在后，偏句也是补充說明性質。例如：

他不想打架，虽然不怕打架。（老舍）

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經云散，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喫的，即使只有

我一个。(魯迅)

(丙)条件句,表示条件的偏句在前。例如:

解放軍打到哪里,鉄路就修到哪里。

有人找我,你說我就回来。

要是有什么意見的話,我一定会告訴你。

他要是用心写,还可以写好一点。

只有認清中国社会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轉变。(毛泽东)

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毛泽东)

不管怎样,陣地一定要守住;如果失守了,一定要奪回来。(王向立)

无論高級的或初級的,我們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創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

任凭你是誰,我也是不給开門的。

表示条件的偏句在后也带有补充說明的意味。例如:

可是我得省些錢,万一媽媽叫我去……我可以跑,假如我手中有錢。(老舍)

要想我不惦着你們,除非是我两腿一伸,嚥下这口气去。(楊朔)

还有一种特殊的条件句是用"否則"的。例如: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爭区域,应強調同一性,不应強調特殊性,否則就会是絕大的錯誤。(毛泽东)

这句的"否則"等于"要是不强調同一性,强調特殊性"。

对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将理論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

这句的"否則"等于"要是他不做这种調查工作"。"否則"的意思是"要是沒有上头那个分句所說的条件",相当于口語的"要不然"。例如:

幸亏来得早,要不然就赶不上車了。

这里的“要不然”是説要是沒有上句所説的条件，就是“要是来晚了”。

第十四章　代詞

代詞有三大类：一是人称代詞，如“我、你、他”等。（人称代詞这个名目不很好，我們姑且沿用。）二是指示代詞，如“这、那”等。三是疑問代詞，如“誰、什么、哪、怎么”等。

人称代詞跟指示代詞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之处。試拿指示代詞“这、那”和人称代詞“我、你、他”比較一下。“这、那”常跟量詞連起来做名詞的修飾語，比如說“这本書、那件衣服”。人称代詞不这么用。“我本書、你件衣服”不成話。人称代詞可以加“的”表示領屬，比如說“我的書、你的衣服”。指示代詞不能这么用，我們不能說“这的書、那的衣服”。人称代詞跟指示代詞連起来做修飾語的时候，人称代詞总在指示代詞前头。“我这本書”不能說成“这本我書”，也不能說成“这我本書”。这都是人称代詞跟指示代詞不同的地方。但是指示代詞和人称代詞还是有相通之处。比如我們可以說“这是我弟弟”，也可以說“他是我弟弟”。

14.1　人称代詞

人称代詞分成这四項来講：

（一）我、你、他

（二）自己

（三）別人、人家

（四）大家、大夥兒

14.11　我、你、他

“我”是說話的称自己，“你”是称听話的，“他”是称第三者。

"我、你、他"的复数是"我們、你們、他們"。

"他"指女性的时候写做"她"，指事物的时候写做"它"(或"牠")。这只是文字上的分别，語言中幷沒有分别，讀音都是 tā。文字上这点分别也有一些方便处。例如：

我知道她和他也是由恋愛而結的婚，她似乎还很愛他。(老舍)

口头上自然分不清誰是男，誰是女，可是文字上看起来是很了然的。复数的写法，如果都是男的，写做"他們"，如果都是女的，写做"她們"，这都不成問題。如果有男有女，还是写做"他們"。例如：

民事主任看見他們这几个人在一塊就沒有好气，撇开艾艾和小晚，专对燕燕說："回去吧！信已經交給你媽了！"(赵树理)

指事物現在偶然也还有写做"他"的，不过"它"(或"牠")也已經通行了。例如：

家里的事你不用管它。(赵树理)

閨女这个〔罗汉錢〕又算件什么事呢？把它沒收了吧，說不定閨女为它費了多少心；悄悄还給她吧，难道看着她走自己的伤心路嗎？(赵树理)

一只螞蟻你想捻牠，牠还跑呢，何况是人。(楊朔)

所指的事物不止一件用"它們"。例如：

我們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連党八股也給以清算，那它們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們还可以躲起来。(毛泽东)

不过有时候虽然所指事物不止一件也可以用"它"，不一定要用"它們"。例如：

小資产阶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現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毛泽东)

"它的一种表現形式"是說"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种东西的表現形式。

請你們把恒元那一夥人做的无理无法的坏事揀大的細細說几件，我

把他記下来。（赵树理）

明明說"几件"，也只用单数的"他"（它）来指。假如說成"我把它們記下来"反而很不自然。这是因为在口語里指事物很少用"它們"，尤其不大在宾語地位用"它們"。

自称的复数，北京話說"我們"，也說"咱們"（或"咱"）。"咱們"和"我們"有分别。說"咱們"一定包括听話的（"你"或"你們"）在内，說"我們"不一定包括听話的在内。包括听話的在内叫做"包括式"，排除听話的在外叫做"排除式"。說"咱們"一定是包括式，說"我們"可以是包括式也可以是排除式。例如：

四嫂，告訴你，我們三輪工人正整风不久，咱們街道上也得整风。（老舍）

"我們三輪工人"，"你"不在内。"咱們街道上"，"你"也在内。有人觉得"咱們"包括的人多，其实只有"你、我"两个人就可以說"咱們"。例如：

多喒你不怕我，也不恨我啦，咱們就由好朋友变成眞朋友了！（老舍）

二嫂，这个院里呀，还就是咱們倆說得来，你这么一走啊，我心里眞怪不好受的！（老舍）

"你、我"以外再加上别人在一起自然也可以說"咱們"，不过主要的是包括听話的在内。如果不包括听話的在内，就只能用"我們"，不能用"咱們"。例如：

我們这兒閒談，你不用管！（老舍）

說曹操，曹操就到，我們正講究你呢！（老舍）

这两个"我們"都是排除式，都不能换用"咱們"。（这种排除式的"我們"，北方方言有說"俺們"或"俺"的。）不过，排除式不能用"咱們"，包括式倒是可以用"我們"。换言之，"我們"可以当"咱們"用。就是說北京話的作家也常常拿"我們"当"咱們"用。例如：

我們必須知道先求普及，由普及逐漸提高，以便达到眞正普遍的提

高，是我們必經之路。我们不可小看今天的工作，也不可忘了明天重大的发展。（老舍）

我們得馬上赶上前去，把我們的本領也向大众露一露。（老舍）

这两段話都是老舍先生对作家們說的，“我們”都包括听話的人在內。又如：

等年头好了，我們給人民歌唱，人民供給我們吃喝；那时候，咱們才眞成了民間的艺人。（老舍）

这一段話用了两个“我們”，一个“咱們”，都是包括式，“我們”跟“咱們”完全一样。可見“我們”的用法比“咱們”寬，可以是排除式，也可以是包括式。

单数有时候可以当复数用。“我国、我軍”是說“我們国家、我們軍队”，“我方”是說“我們这一方面”，“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說“敌人疲了我們打，敌人退了我們追”。現在来往公文所用的“你处、我处”也往往是說“你們那里、我們这里”。这类用法在口語里不很通行。

复数也有时候当单数用。比如两个朋友談話“我們家、你們学校”，其实只是說“我的家、你的学校”，大概因为“家”和“学校”总不是一个人的，所以用复数比用单数反而要自然些。“咱們”（或“咱”）也有时候光是指“我”。例如：

根本咱們是个大老粗，嘴笨笔不尖。（西虹）

“咱們是个大老粗”只是說“我是个大老粗”。有时候光是指“你”。例如：

同志啊，別急！焦急頂什么用？咱是个团員嘛，首先应該服从組織。（楊朔）

这种地方說“咱們”或“咱”比說“你”要亲切一些。

“你、他”在北京話里还有敬称。“你”的敬称是“您”nín，“他”的敬称是“怹”tān。“您、怹”都不能加“們”字表示复数。如果需要表

示所指不止一人，可以用“您二位、您几位”一类方式（文章里間或有用“您們”的，口語里并不通行）。

人称代詞的复数要是带有同位的数量詞，比如“我們倆、你們仨、他們四个、咱們九个”，也可以說成“我倆、你仨、他四个、咱九个”。

“我、你、他”还有一些活用法。例如：

> 你一宗，他一宗，从晌午說到太阳落，一共說了五六十款。（赵树理）
>
> 大夥你一句，我一句的，嘮（談）起来了。（周立波）
>
> 战士們你唱一个，我唱一个，全場上到处喊着：“再来一个”！（报）

“你一宗，他一宗”意思是說“这个人一宗，那个人一宗”。“你一句，我一句”是說“那个人一句，这个人一句”。“你唱一个，我唱一个”是說“那个唱一个，这个唱一个”。这是用“你、他”或“你、我”对照起来說的。还有表示相互的动作的，是用“你、我”互为主宾。例如：

> 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彼此都沒有話講。（欧阳山）
>
> 你抱抱我，我抱抱你，快活得眼淚都流下来了。（袁靜）

“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是“那个望望这个，这个望望那个”。“你抱抱我，我抱抱你”是“那个抱抱这个，这个抱抱那个”。这都是采取“你……我”，“我……你”互为主宾的格式。

> 不多一会，屋里，院里，你的嘴对我的耳朵，我的嘴又对他的耳朵，各哩各得都嚷嚷三个字——“小飞蛾”，“小飞蛾”，“小飞蛾”……（赵树理）

这里連用“你、我、他”，是表示一个傳递一个的行动。

“他”有时候放在动詞跟数量宾語之間，空无所指。例如：

> 等回国后，我非捞捞本不可，睡他十天十夜，吃飯你們也別叫我。（楊朔）
>
> 咱哥兒倆扭牠一回。嗆、嗆、起、嗆、起……。（老舍）

这类“他”字沒有实际的意义，只有加重語气的作用。

14.12 自己

"自己"往往是指一句话的主语说的。例如：

我是自己不看帐记不得。（赵树理）

您只责备方大哥，而不责备自己。（老舍）

金桂见姊夫是帮自己，马上又转得和和气气地顺着姊夫的话说。（赵树理）

舌头也管不住自己，特别爱说话。（杨朔）

一旦看见自己爱人真出了事，姚志兰还是难受。（杨朔）

有时候兼语后头的"自己"指的是兼语。例如：

组织农救会是叫受压迫农民反对压迫自己的人。（赵树理）

同志们批评他太过于看重自己。（杨朔）

有时候"自己"所指要靠上下文决定。例如：

大家坐下，茶自己倒哇。（老舍）

"自己"是指"大家"，并不是指"茶"。有时候"自己"是泛指的，例如：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毛泽东）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鲁迅）

"自己"也常常放在名词或别的代词后面表示跟别人对待。例如：

张木匠娶的这个新媳妇就象她——叫"张木匠自己说"，也说是"越看越象"。（赵树理）

李有才自己，也只能算"小"字辈人，不过他父母是大名府人，起乳名不用"小"字，所以从小就把他叫成"有才"。（赵树理）

有个区干部叫李成，全家一共三口人——一个娘，一个老婆，一个他自己。（赵树理）

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象个人不象？（赵树理）

"自己"也说"自个儿"。例如:

到临月了,你自个儿还不知道啊?(袁静)

"自个儿"有时候是独自一个人的意思。例如:

姚志兰来了,不是自个,却和另一个工人左右搀扶着李春三,一步一步慢慢走来。(杨朔)

"不是自个"是说"不是独自一个人"。

14.13 别人、人家

"别人"是和"自己"相对的。谈到某人时候,说"别人"是指那个人以外的人。例如:

只恨我身子不争气,一来就病,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急,别人也急。(杨朔)

"别人"指"我"以外的人。

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鲁迅)

"别人"指"她"以外的人。"别人"也说"旁人":

旁人都躺下了,禹龙大又孤孤独独坐着,抽着黄烟。(杨朔)

"别人"文言是"他人",现在还用得着。例如:

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毛泽东)

"别人"也可以只说"人"。例如:

〔自由主义者〕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毛泽东)

他瞅见人,人瞅不见他。(周立波)

把帽子戴得极低,为是教人认不出他来。(老舍)

这几个"人"字都是"别人"的意思。

"人家"和"别人"有相同的地方。例如:

对自已，“学而不厭”，对人家，“誨人不倦”，我們应取这种态度。（毛泽东）

人家說的做的，都是关乎抗美援朝的事，自己倒要結婚，还叫个人？（楊朔）

人家都不怕，就你怕，你的命也不見得是金子打的！（楊朔）

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讓給人家，担子揀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毛泽东）

末了一句，用“人家”，也用“别人”，意思完全一样。不过“人家”和“别人”也有不相同的地方。例如：

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說只要男女本人願意，就能到区上登記。（赵树理）

婆婆就是咱村民事主任的姊姊，你还不知道人家那脾气多么好？（赵树理）

〔小二黑〕跟别人恋爱，不是犯法的事，不能捆人家。（赵树理）

这一类“人家”都代替前面的名詞，都是“他”的意思。第一例“人家”指“区上的同志”，第二例“人家”指“婆婆”，第三例“人家”指“小二黑”。这样用的“人家”都不能換成“别人”。“人家”后面还可以带名詞同位語，“别人”不能。例如：

人家刘胡兰是人，我也是人，人家能那样，我就不能那样么？（楊朔）

我不行喽，老了，干不过人家年輕的了。（老舍）

人家祥子是另走一路，咱們凭力气掙錢，人家祥子是內工。（老舍）

你們背地里談論人家金桂什么事，惹得人家鼓嘟着嘴！（赵树理）

“人家年輕的”不能說成“别人年輕的”，“人家金桂”不能說成“别人金桂”。“别人”总是指所說那个人或那些人以外的人，所以这类显有所指的“人家”都不能換用“别人”。

“别人”也有时候不能換用“人家”。例如：

家里再沒别人，就是我媽。（楊朔）

〔祥子〕对别人，甚至对曹先生，时时发愣，所答非所問。（老舍）

这些地方，“别人”的意思是另外的人。不能换用“人家”，也不能换用“人”。

“人家”或“人”有时候也可以指“你”指“我”。例如：

> 姚志兰嗤地笑了，又笑着哄慫武震說：“你讓我去吧，好不好？你看，武队长，把人急的飯都不想吃，你讓不讓人家吃啦？(楊朔)
>
> 別鬧了，你把大衣給我吧，人家是来拿大衣，想找地方睡一睡，黑夜好值班。(楊朔)

“人家”和“人”都是代替“我”。

> 小朱又故意問道：“小姚啊，你是一定参加援朝大队的了？咱落后，又不够格，可不敢跟人比。”(楊朔)
>
> 两人(指姚志兰、吳天宝——引者)时常也笑笑鬧鬧的，拿着眞話当玩話說。姚志兰会拿食指按着嘴唇，瞟着吳天宝說：“咱怎么敢跟人家比呢？人家是火車头，咱得向人家看齐。”(楊朔)

上一例的“人”，下一例的三个“人家”，都是替代“你”用的。这种用“人家”、“人”替代“你”或“我”，都比直接用“你”、“我”要俏皮些。

14.14 大家、大夥兒

“大家”是統括众人的总称。比如說：“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前面也可以加人称代詞的复数表示“大家”的范圍，如“我們大家、咱們大家、你們大家、他們大家”等。要是单提出一个人或是几个人和“大家”对举的时候，“大家”就在这一个人或这几个人之外。例如：

> 我抱着花，向大家敬礼。(老舍)
>
> 大家是你的恩人，你也是大家的恩人。(赵树理)
>
> 他明白有他在場，可以叫大家定心。(楊朔)

这三个例子的“大家”，不包括“我”、“你”、“他”在內。

> 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得入骨，可是誰也不敢說半句話，都恐怕搬不

倒他們，自己吃亏。（赵树理）

这个例子"大家"不包括"他两个"在內。"大家"有时候也說"大夥兒"。例如：

大夥兒团結抗日，你們怎么着？（袁靜）

您不給大夥兒出去創練的机会，大夥兒就永远不会进步，不是嗎？（老舍）

也說"大家夥兒"：

北京好容易解放了，大家夥兒都有了盼望，您干嗎这么鬧脾气呢！（老舍）

14.2 指示代詞

指示代詞中最常用的是"这、那"。近指用"这"，远指用"那"。"这、那"常和量詞或者数量詞連起来用，如"这个、那个、这三个、那两个"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常用詞是拿"这、那"造成的。底下列成一个簡单的表。

时間	这会儿	多会儿？
处所	这兒	哪儿？
	这里	哪里？
方式	这么（办）	那么（办）
	这样（办）	那样（办）
程度	这么（大）	那么（大）
	这样（大）	那样（大）

指示代詞分成底下三項来講：

（一）这、那

（二）这会兒、那会兒、这兒、那兒

（三）这么、那么、这样、那样

14.21 这、那

“这、那”单用，做主語的时候多，做宾語比較少。做主語一般是指事物。例如：

班长，这是我結婚的戒指！（老舍）

这就是我的窖！（赵树理）

〔金桂〕跟婆婆商量說：“娘，咱們还是把这箱子搬下去吧？”婆婆說：“那碍你的什么事？”（赵树理）

那也值得生个气？我看那都算不了什么！（赵树理）

指人多半是用“是”做动詞。例如：

爹！这是那村的客？（赵树理）

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訴我，說：这就是刘和珍。（魯迅）

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說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魯迅）

你知道那是誰？那是姚科长的女婿呀。（楊朔）

做宾语只指事物，不指人。例如：

金鎖問他爹要鉛笔去了，金凤忙从口袋里掏出根紅杆鉛笔来，晃了晃：“金鎖，看这！”（康濯）

小孩們唸个那，有什么危險？（赵树理）

可是我心里彆的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看看这，看看那，想想这，想想那，一点不定神。（西虹）

“这、那”加在名詞前面做修飾語就沒有什么限制，可以修飾指事物的名詞，也可以修飾指人的名詞。例如：

他們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說的。（魯迅）

你看看人家这本領大不大？（赵树理）

我也吃这飯，这飯好吃。（赵树理）

我那箱子在那里摆了一輩子了！（赵树理）

这孩子，灵灵俏俏的，倒有意思。（楊朔）

那人民軍战士指給武震看他們的城市。（楊朔）

专名前面也可以加“这、那”。例如：

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台下对了門檻坐着。（魯迅）

那楊小梅模样兒長得俊，什么活兒都能干，心眼兒又挺好。（袁靜）

这趵突泉乃济南府七十二泉中的第一个泉。（《老殘游記》）

最常見的是“这、那”和量詞或者数量詞連起来做名詞的修飾語。例如：

这門亲事，慢慢兒再商量吧。（袁靜）

有这層隔閡，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傳到西头。（赵树理）

我替班长換那張支票！（老舍）

剛才你唱的那两句数板呀，可不坏！（老舍）

名詞前面当然还可以有别的修飾語，例如：

端起那个当茶碗用的小飯碗，他跑出去。（老舍）

誰能忘記那些艱苦的年月呢！誰能忘記那些吃尽千辛万苦創造胜利的人呢！（楊朔）

“这、那”或“这个、那个”单用，不一定只指一个簡单的名詞。例如：

“不要忘記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偉大号召。（毛泽东）

“这”指“不要忘記东方”。

你来看我？那才怪！（老舍）

“那”指“你来看我”。

怀孕不宜多运动是傳統的錯謬信仰，虎妞既相信这个，而且要借此表示出一些身分。（老舍）

“这个”指“怀孕不宜多运动”那种“錯謬信仰”。

〔方珍珠：〕“我念了書，明了理，就可以自由恋爱，自由結婚了，是不是？”〔王力：〕“先别提那个！”（老舍）

"那个"指"念了書，明了理，就可以自由恋爱，自由結婚"。

"这、那"，"这个、那个"也有时候修飾动詞或形容詞，都是极言其甚的意思，后边多半带有"啊、呀"一类惊歎字眼。例如：

一家子那哭啊，就别提啦。（周立波）

〔車长杰〕悶着头这个干啊，李春三也压不倒他。（楊朔）

禹龙大做起事来可从来不出錯，而且那个猛啊，海水也能淘干了。（楊朔）

那年雪大，那个冷呀，把人冻得鼻酸头疼，两脚就象两塊冰。（周立波）

原先屋里那个乱啊，現在呢，玻璃窗亮了，地板光了，桌椅牀鋪，处处摆的都是地方。（楊朔）

有时候"这、那"或"这个、那个"等对举，并不是确定的指示，例如：

〔人家〕不图这，不图那，就图你是个八路軍干部，人品好。（袁靜）

"不图这，不图那"，只是說"别的什么也不图"。又如：

这个說，那个劝，好說歹劝，任凭你說的黄河水倒流，姚长庚眼皮也不抬，只是不响。（楊朔）

这家送个干粮，那家送碗湯，就够他老人家吃了。（赵树理）

"这个……，那个……"，"这家……，那家……"，表示不止一两个或一两家。还有时候是"这个……那个"和"那个……这个"对举，表示彼此間相互的行为。例如：

其余的民兵已把康明理、武二娃、康有富都解开了，圍成一堆，这个握住那个的手，那个握住这个的臂，象有千言万語，不知該說什么。（馬烽、西戎）

这种用法和"我……你"跟"你……我"对举的活用法一样。

14.22 这会兒、那会兒、这兒、那兒

"这会兒、那会兒"是时間詞，"这兒、那兒"是处所詞，功用和别

的时間詞处所詞一样。(参看§8.1,§8.2)。

"这会兒"就是这个时候,通常指現在,但是也可以指过去某一个时候,很少指未来的。"那会兒"可以指过去,也可以指未来,不能指現在。例如:

> 别害怕! 我們八路軍优待俘虏。那会兒你打我,这会兒我可不打你。(袁靜)

"那会兒"指以前,"这会兒"指現在。我們叙事常常用"这会兒"指所說的那个时候,例如:

> 三仙姑半輩沒有臉紅过,偏这会(兒)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臉上流。(赵树理)

这个"这会(兒)"是叙事中所說的那个时候。"那会兒"也可以指未来的某一个时候。例如:

> 現在先不告訴你,到那会兒你自然就知道了。

"那会兒"指的是未来的那个时候。

"这兒"也說"这里",就是这个地方。"那兒"也說"那里",就是那个地方。例如:

> 离这兒十里地,有个大村叫何庄。(袁靜)
>
> 他多半是到刘双喜那兒去了,一会兒就回家吃飯。(袁靜)
>
> 那兒河水深,他們怎么着也得从这兒过。(袁靜)

有时候"(在)这兒、(在)那兒"放在动詞前面,表示"正在(怎么样)",并不着重地方的意思。例如:

> 我們这兒說馬家那当子事呢。(老舍)
>
> 魯大海还在这兒等着要見您呢。(曹禺)
>
> 他在那兒写字呢,你别去扰乱他。

"这兒、那兒"輕讀;要是重讀,那就眞是說"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了。

"这兒、那兒"用在"打、从"一类字眼后面,也可以当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講。例如：

打这兒起，誰不听話我揍誰！（老舍）

从那兒起，我們倆再也沒見过面。

“打这兒起”就是“从今以后”，“从那兒起”是“从那时候起”。

14.23 这么、那么、这样、那样

“这么、那么”（“这末、那末”）和“这样、那样”，修飾动詞、形容詞的时候沒有区别。“这么、那么”等修飾动詞大都是表示方式的。例如：

你再看看你的单子不是那么写的嗎？（赵树理）

他当面总是說得很好听，可是作起来总是照着他自己想的那样作。（王希坚）

金生媳妇听玉梅这么一說也就停住了。（赵树理）

“这么、那么”等修飾形容詞或描写性的动詞結构是表示程度的。例如：

我一輩子吃糠嚥菜也活了这么大！（赵树理）

我知道您聰明，可沒想到您这么聰明。（老舍）

他們可又那么天眞，那么会笑。（楊朔）

天气这样悶热，回头多半下雨。（曹禺）

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画繡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样溫良恭儉讓。（毛泽东）

“这么、那么”可以修飾数量詞，“这样、那样”不大这么用。例如：

珠子，客人来了这么半天，就不倒茶呀？（老舍）

这要擱在二年前，祥子决不敢看她这么两眼。（老舍）

一塊兒出来工作这么些年，我还不了解她呀！（袁靜）

其实我并沒給弄乱：只那么几本，也无从乱起。（老舍）

修飾名詞的时候，“这么、那么”和“这样、那样”用法也稍有区别。“这么、那么”不能直接加在名詞前面，中間必須有量詞或数量

詞。例如：

有，有这么个人！年紀不大，好露出几个白牙。（老舍）

“呵，好大的风！”他走进任桂花的窰里，只說了这么一句話。（欧阳山）

他就是那么个脾性，一不高兴，挂着个臉，整天不說話，待人心眼可实落。（楊朔）

他还是不大愛說話，可是要張口的时候也勉強的耍点俏皮，即使說得不圓滿利落，好歹是那么股子勁兒。（老舍）

“这么个人”不能說成“这么人”，“那么个脾性”不能說成“那么脾性”。“这样、那样”就沒有这个限制。例如：

老秦就有这样一种习慣，只要年青人說他几句，他就不說話了。（赵树理）

这样民族，永远不会倒下去的。（楊朔）

“这样一种习慣”，“一种”是数量詞，“这样民族”，中間沒有量詞。

“这样、那样”修飾名詞，后头可以有“的”字，例如：

你看大哥是那样的人嗎？（老舍）

我沒看見过那样的好朋友！（老舍）

祥子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新环境里还能保持着旧的习慣。（老舍）

“这么、那么”后面不能加“的”，我們不能說“这么的人”或“这么的一个人”。

“这么、那么”跟“这样、那样”都可以单用。有时候功用和动詞一样，例如：

已然这么啦，就待着吧！（袁靜）

〔高屯兒〕就含含糊糊的說：“……我找着告訴你，你找着告訴我。”大水說：“行，就这么吧。”（袁靜）

别这样，叫人看見多不好。（楊朔）

“这么、那么”有时候也說“这么着、那么着”。例如：

告訴你吧，这么着下去我受不了！（老舍）

崔硝碌着急说："你别那么着！"（袁静）

"这样、那样"不能带"着"字尾。注意"这么着、那么着"做修饰语只能表示方式，比如说"这么着办才好"。不能表示程度，"这么大，那么长"不能说"这么着大、那么着长"。也不能修饰名词或者数量词。"他是那么个脾性"不能说成"他是那么着个脾性"，"来了这么半天"不能说成"来了这么着半天"。

"这么、那么"跟"这样、那样"都可以做主语，比如"这样就好了"也可以说"这么就好了"。不过"这样、那样"还可以做宾语和补语。例如：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毛泽东）

我编的，我还不怕，就把你怕成那样？（赵树理）

孩子病得这样，你别吓着他呀！（袁静）

"这么、那么"不能做补语，也不大做宾语。"病得这样"不能说成"病得这么"，"怕成那样"也不能说成"怕成那么"。偶然做宾语也往往是"这么、那么"对举的。例如：

〔大夥儿〕就订了好些条纪律，不准这么，不准那么，谁要犯了，就得受处罚。（袁静）

要是单说"不准这么"，就不大站得住，必须说成"不准这样"，"不准这么着"，或者"不准这么样"，才行。

"这么样、那么样"跟"这样、那样"的用法大致相同，凡是用"这样、那样"的地方差不多都可以换用"这么样、那么样"。只有象"这样颜色比那样好"这种用法，不能换成"这么样、那么样"，因为这种"这样、那样"等于说"这一样、那一样"，"样"是量词，跟本节所讲的"这样、那样"不同。

"那么、这样"还可以做承上启下之词，语气上有区别。"这样"承上的意味比较多，"那么"启下的意味比较多。例如：

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毛泽东）

“这样”是说照以上所说的那样。

同志们，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毛泽东）

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毛泽东）（联系，指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引者）

这两句的“那末”都是根据上面所说，底下再推进一层。

14.3 疑问代词

疑问代词包括：

（一）谁、什么、哪（nǎ，“哪”本作“那”，书刊中也有作“那”的。）

（二）多会儿、哪儿、哪里

（三）怎么、怎样

疑问代词主要用于询问，此外还有反问、任指、虚指等用法。

14.31 谁、什么、哪

“谁”问人，“什么”问事物。

“谁”不拘单数复数，一个人可以说“谁”，两个人或许多人也可以说“谁”。例如：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

“我们的敌人”不止一个人，“我们的朋友”也不止一个人，都用“谁”发问。不过有时候也偶尔有“谁们”的说法，比如你听见别人说“他们都走了”，紧接着问“谁们都走了？”这是因为紧接着“他们”说的，

所以用了个"誰們"，平常不这么説。文学作品里虽然有时候用"誰們"做"誰"的复数，究竟还很不通行。

"什么"也写做"甚么"，北方話也有説"啥"的。"什么"单用只能指事物，做修飾語就沒有这个限制，可以附在指事物的名詞前面，也可以附在指人的名詞前面。比如我們可以説"什么事情、什么东西、什么問題、什么衣服、什么書"等等，也可以説"什么人"。要是单用"什么"，比如説"你找什么？""找"的一定是东西。如果"找"的是人，就得説"你找什么人？"或者"你找誰？"

"为什么、干什么、做什么"常常放在动詞結构的前后，問原因、問目的。放在前面多半是問原因的，放在后面多半是問目的的。例如：

> 他要再問你为什么願意，你就説"因为他能劳动"。（赵树理）
>
> 一个民兵問："带到村公所？"兴旺説："还到村公所干什么？"（赵树理）
>
> 你做什么大惊小怪的，把武队长惊动起来啦。（楊朔）
>
> 明兒我也拾掇拾掇回娘家去，守着这个破家做什么？（楊朔）

"干什么"也說"干嗎"。例如：

> 您干嗎跟我生这么大气呀？（老舍）
>
> 你光説这些干嗎？誰不曉得？（欧阳山）

"为什么"还可以放在主語前面。例如：

> 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終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牠愛用四只脚走路。（魯迅）
>
> 为什么語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語言这东西，不是隨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毛泽东）

"做什么"、"干什么"不放在主語前面。

"哪个、哪一个"（或者"哪"加别的量詞或数量詞）一般是要求在某种范圍之内加以选擇。例如：

> 你两个爺爺哪个爺爺好？（楊朔）

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曹禺）

你说的那三家，究竟是那一家合适些？（赵树理）

14.32 多会儿、哪儿、哪里

“多会儿”是问什么时候的，也说“多喒（多早晚）”、“几时”。例如：

八路军多会儿来的呀？怎么见也没见着，就把岗楼端啦？（袁静）

哥哥多喒死的？（萧红）

吴天宝来啦！你几时来的？（杨朔）

“哪儿”、“哪里”是问什么地方。例如：

你在哪儿住？

他上哪里去了？

14.33 怎么、怎样

“怎么、怎样”修饰动词结构，是问方式的。例如：

你说了这么半天，可到底怎么进去呀？（袁静）

就象咱们要斗争恒元，可该怎样下手？咱又不是村里的什么干部，怎样去集合人？怎样跟人家去说？人家要说理咱怎么办？人家要翻了脸咱怎么办？（赵树理）

“怎么、怎样”跟“这么、这样、那么、那样”一样，通常不直接修饰名词，修饰名词的时候，名词前头要有量词或数量词。最常用的量词是“个”字，“事”字前面用“回”字，别的量词不大用。例如：

这些人都想看看老杨同志是怎么一个人。（赵树理）

这丫头是怎么回事，懒懒散散的，动不动发烦？（杨朔）

“怎么（着）、怎（么）样”单独作谓语、宾语、补语，是问情况或行动的。例如：

小水拉住大水的手儿，问：“哥，你怎么啦？是不是身上不舒坦？”大水说：“怎么也不怎么！”（袁静）

你怎么着？生活过得惯？（袁静）

你怎样？事情好不好？（老舍）

你們結婚的事情怎么样？（赵树理）

以上是問情况的。

他們究竟对您老人家怎么啦？（曹禺）

你也走了，我也走了，丢下老人怎么着？（袁靜）

你打算怎样？（老舍）

你願意怎么样？隨你。跟你媽，还是跟我？（曹禺）

以上是問行动的。做补語或宾語的时候，用“怎样、怎么样”居多，不大用“怎么”。这一点跟“这样、那样”和“这么、那么”的分别相似。

問方式的“怎么”不能放在主語前头；問原因的“怎么”一般放在謂語前头，有時也放在主語前头。例如：

大家怎么就齐心了？（赵树理）

我不認得他，他怎么認得我？（袁靜）

咦！怎么我的錢还在？（赵树理）

怎么我連一句也不懂？（赵树理）

“怎么”后头有“这样、那样”，惊訝的語气重，詢問的意味少。例如：

怎么这屋子这样热？（曹禺）

你們瞧小高，年輕輕的，怎么那样保守？（楊朔）

“怎么”后头有否定詞，总是問原因的，不是問方式的。例如：

大黑怎么还不回来？（赵树理）

你为什么不打〔电話〕，教你去打，你怎么不打？（曹禺）

有时候“怎么”单独放在句首，表示惊异，作用近似一个歎詞。例如：

怎么，你放她走啊？（袁靜）

怎么，我交給你那三十多塊錢呢？（老舍）

14.34 反問

疑問代詞的主要用处是詢問，就是不知而問。不知道是什么人就用"誰"来問，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用"什么"来問，不知道地方就問"哪兒？"，不知道时候就問"多会兒？"除了詢問，疑問代詞还有三种用法：反問，任指，虛指。

反問还是用的問句的格式，不过并非不知而問。比如有人問，"他到哪兒去了？"你回答，"誰知道呢。"意思是"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并不是問"誰知道呢？""誰知道"有时候是"不料"的意思。例如：

金桂費了一陣气力，才喘了两口气，誰知道这一下就引起婆婆的老火来。(赵树理)

这是說不料一下就引起婆婆的老火来，并沒有疑問的意思。

这个寡言寡語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愚，誰料他竟有一肚子內秀呢。(楊朔)

这是說不料他竟有一肚子內秀，也沒有疑問的意思。

有时候动詞加"什么"，格式上"什么"是动詞的宾語，意思上是質問理由，表示反对。"跑什么？""哭什么？"往往是說"为什么跑？""为什么哭？"或者是說"不必跑"，"不必哭"。"什么"附在宾語前面也常有类似的情形。例如：

你說呀！装什么啞巴。(曹禺)

小姚，快出来呀！害什么臊？(楊朔)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事情，还分什么男女？(楊朔)

"装什么啞巴"，是說有話只管說，不用装啞巴。这类話都含有"何必如此"的意味。

迟吃一会飯有什么要紧？(赵树理)

这么大一点事也問我。那有什么难办？(赵树理)

“有什么要紧？”是說“沒什么要紧”，“并不要紧”。“有什么难办？”是說“沒有什么难办”，“并不难办”。

他一把夺过她的書說：“别看啦！有什么看头？”（楊朔）

人家臉都顧不上洗，他可倒好，吃完飯，还要咯喞咯喞刷一陣牙，有什么刷头？（楊朔）

“有什么看头？”是說“沒有什么看头”，“何必看”。“有什么刷头？”是說“沒有什么刷头”，“何必刷”。这种句法和“有什么要紧、有什么难办”結构上稍有不同。我們可以說“有看头”，但是不能說“有要紧，有难办”。因为“看头”是名詞，所以可以說“有看头”，“要紧、难办”不是名詞，所以不能說“有要紧、有难办”。

重复别人的話，前头加个“什么”，表示不贊成、不同意，也是反問的語气。例如：

〔張得貴〕赶紧推托道：“我我是个老粗人，什么也不懂，請你老人家多多包涵！”老楊同志道：“你不懂只說你不懂，什么粗人不粗人？……”（赵树理）

什么好劳动？……她那劳动呀，叫我看来是狗捉老鼠，多管閒事！（赵树理）

女婿說：“……非用不行的东西，用了不能算是浪費。……”李成娘說：“……什么非用不行？我一輩子吃糠咽菜也活了这么大！”（赵树理）

在反問句里，“哪兒、哪里”就沒有問地方的意思。例如：

人嘛，……哪（兒）能一下子完全改好？思想改造是長期的，慢慢的来。（楊朔）

大水可哪里睡得着？他心里打算盘，肚里拿主意。（袁靜）

“哪（兒）能一下子完全改好？”只是說“不能一下子完全改好”。“大水可哪里睡得着？”只是說“大水睡不着”。

“怎么”用在反問句里，沒有問方式問原因的意思。例如：

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魯迅）

一个人怎么背的动？得两个人搬一架。（楊朔）

你又沒伤着骨头，怎么会成廢人呢！（袁靜）

“他怎么会来？”只是說“他不会来”。“一个人怎么背的动？”只是說“一个人背不动”。

14.35 任指

疑問代詞表示任指的句法有两类。第一类句法常常带有“也、都、全”一类詞，表示所說的范圍之內沒有例外。有时候还用“无論、不論”等和“也、都、全”照应。例如：

这个班子是咱們自己的，誰都得作点事兒！（老舍）

大家見他不走，誰也不开口，好象庙里十八罗汉象，一个个都成了啞子。（赵树理）

不要装神做鬼！我什么都清楚！（赵树理）

无論从哪方面想，他都覺得彆气。（老舍）

到哪里去都行，哪里都是党的工作，这一点我早想通了。（王希坚）

她工作挺积极，东奔西跑，多会也不閒着。（袁靜）

車长傑悶着头，由你磨破了嘴，怎么也不吱声。（楊朔）

可惜是不論怎么装也装不象，还不如不装。（赵树理）

旣是来到你这兒，怎么着你也得留我过一夜。（袁靜）

“誰都得作点事兒”，是說任何人都得作事。“多会也不閒着”，是說任何时候都不閒着。其他可以类推。

第二类句法用相同的疑問代詞前后照应。“誰”字的用法有两小类：

（甲）两个“誰”字，一个做主語，一个做宾語，指的不同的人，表示彼此間的相互关系。两个“誰”字中間总沒有停頓。句中也是常有“都”字“也”字。例如：

两个人从此意見不合，誰也說不服誰。（赵树理）

我两个誰也沒見过誰，人家怎么知道我多大了呢？（赵树理）

他們誰也不認識誰，見面連姓都不問，握着手就亲的不行。（楊朔）

这类句子里的“誰”都是一定范圍內的任指。“誰也說不服誰”是說“婆婆也說不服媳妇，媳妇也說不服婆婆”。“我两个誰也沒見过誰”是說“我也沒見过他，他也沒見过我”。“他們誰也不認識誰”是說“他們这个也不認識那个，那个也不認識这个”。这类句子否定的居多，不过也有肯定的，比如說“我們两个沒見过面，可是誰也知道誰”。意思是“我也知道他，他也知道我”。

（乙）两个“誰”字前后照应，指的相同的人。中間可以有停頓也可以沒有停頓。例如：

好吧，你們都要去，我抽到誰誰去。（楊朔）

大家看誰去合适，就請誰去。（老舍）

这毛驢旣不算你的，也不算她的，你們当众拈阄兒，誰拈了“得”字，毛驢就归誰，这样解决好不好？（欧阳山）

誰要是只看見成績一面，不看見缺点一面，誰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現党的任务而斗爭。（毛泽东）

“我抽到誰誰去”，意思是如果抽到張三，就張三去，如果抽到李四，就李四去。前头半句是后头半句的条件。最后一个例句，第一个“誰”字后面有“要是”，指明前半是条件。这类句子的两个“誰”字不必是一主一宾，句中也不必有“也”字、“都”字，和上头那一类句法不同。

其他疑問代詞只有乙类句法，沒有甲类句法。例如：

对，别爭了。誰合适干什么就干什么。（袁靜）

隨你喜欢什么就玩什么。（楊朔）

您哪时到，哪时有您的座兒。（老舍）

社就是我的家，我就是社的人，社走到哪兒我跟到哪兒。（張仲朋）

他要怎样就怎样好了。（老舍）

反正我管不了你，你爱怎么就怎么吧！（袁靜）

我就跟着你們学，你們怎么着，我也怎么着。（袁靜）

“随你喜欢什么就玩什么”，意思是你喜欢这个就玩这个，喜欢那个就玩那个。“您哪时到，哪时有您的座兒”，是說随便什么时候都有您的座兒。其他依此类推。

14.36 虛指

所謂虛指有各种情形，或是不知道，或是想不起、說不上，或是不必明說。

“誰”字虛指，表示不知道或者說不出姓名的人。例如

听說日本的誰，因无錢旅行，便在室中繞着圈兒，口里只是叫着某站到啦，某埠到啦。（朱自清）

“日本的誰”是說“日本的一个什么人”，名字說不出，等于說“日本有个人”。有些“誰”字表示随便一个人，跟“人”字意思差不多。例如：

这派人受訓沒有什么难办，…… 随便派上个誰就行了。（赵树理）

剛才沒有人来过么？——沒誰。（曹禺）

在村里沒有碰着誰。（赵树理）

“随便派上个誰就行”，也可以說成“随便派上个人就行”。

“什么”虛指，表示不知道或者說不出来的事物。例如：

摸进天主堂的前院，大水一下給什么絆倒了；一摸，是个机槍身。（袁靜）

“大水一下給什么絆倒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摸”，才知道“是个机枪身”。

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內室里談話，仿佛議論什么似的。（魯迅）

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象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魯迅）

她越来越显出他所不明白的那点什么，越来越有一点什么热辣辣的力量傳遞过来。（老舍）

“仿佛議論什么似的”，“什么”代表不知道的事情。“她越来越显出

他所不明白的那点什么”，“什么”是代表說不出来的东西。

“什么”还有一个用法。数說許多事物，前面加个“什么”，表示不尽列举的意思。例如：

> 什么腰酸，腿疼，头昏，眼花，这时候都忘記掉。（欧阳山）
>
> 来到这里作小买卖的，几乎都是卖那頂賤的东西，什么刮骨肉，冻白菜，生豆汁，驴馬肉，都来这里找照顧主。自从虎妞搬来，什么卖羊头肉的，熏魚的，硬面餑餑的，滷煮炸豆腐的，也在門前吆喊两声。（老舍）

“……什么”或“……什么的”表示“……之类”，也是不尽列举的意思。例如：

> 把鋪板什么折卖了还許不够还这笔帳的呢。（老舍）
>
> 老李决定不請太太逛天壇和孔庙什么的了。（老舍）
>
> 到节啦年啦的送点茶叶什么的。（老舍）
>
> 那些小的，不敢往远处跑，都到門外有树的地方，拾槐虫，挖金鋼什么的去玩。（老舍）

参看上文§6.4（戊）。

其他疑問代詞的虛指用法：

> 哪天赶集我給你买个大花手巾，这么大的花，呵。（陶怡）
>
> 多会兒环境好了，怎么着也要常来看你們。（袁靜）
>
> 可是那声“祥子”在他心中还微微的响着，带着溫柔亲切，似乎在哪兒曾經听見过。（老舍）
>
> 咱們的人可不知都在哪兒，怎么能跟他們取上联系才好呢。（袁靜）
>
> 他先把介紹信給恒元看了，然后便說这人是怎样怎样一身土气。（赵树理）

“多会兒环境好了”，是說环境好了的时候。其他依此类推。

第十五章　数詞、量詞

量詞通常用在指示代詞或数詞的后面，名詞的前面，比如"这張桌子两个人抬不动"，"張"字"个"字都是量詞。数詞加上量詞可以簡称数量詞，如"两个，一張"。

15.1　数詞——基数、序数

数詞有基数序数的分别，基数表示数量多少，序数表示次序先后。比方"三"是基数，"第三"是序数。"三个"比两个多一个，比四个少一个；"第三个"在第二个之后，第四个之前，只是一个。"第三个"也可以説成"第三一个"，或"三一个"，不过这种説法限于第二到第九。

汉語的数目是十进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百，一千，一万，十万，一百万，一千万，一万万。一万万就是一亿。个位数放在十位数前头是"乘"的关系，放在后头是"加"的关系。"十二"是"十加二"，"二十"是"二乘十"，"三十六"是"三乘十，加六"。其他依此类推。比方説"三百六十五"是"三乘百，加六乘十，加五"。用"万万"計数有两种説法，"五万万五千万"是"五万万加五千万"，"五万五千万"是"五万五千乘万"，都是五亿五千万。三位或三位以上的数字，要是当中有空位，就加个"零"字。例如："冬至到清明一百零六天"，"地球赤道的圓周长四万零七十六公里"。还有一类"零"字可用可不用，如"三年零六个月，四个月零十天，三亩零二分地"。

数字前头加"第"字就造成序数。例如：

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剛剛嫁給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

（赵树理）

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沒有的。（毛泽东）

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們粉碎了么？（毛泽东）

"第一"后头跟着量詞，也可以說成"头一"：

这年正月初十，銀花生了头一个孩子。（赵树理）

"他是第一"后头沒有量詞，不能說成"他是头一"。"头一个"的"头"字的意思和"第"字一样。"头两个"是前两个的意思，"头三个"是前三个的意思，"头"字的意思和"第"字不同。

表示年月的第一有专用的說法：

公元元年是汉平帝元始元年。

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論去到那一村，妇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赵树理）。

"正月"限于夏曆，阳曆只說"一月"。

序数也不一定要用"第"字。日期不用"第"字，如"八月二十二日"。排行不用"第"字，如"二哥，三哥"。編号普通也不用，如"三楼三十二号"。分类、列举也可以不用。例如：

不但文章里演說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会"。（毛泽东）

三仙姑去寻二諸葛，一来为的是逞逞鬧气的本領，二来为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赵树理）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較慢了，一則力乏，二則脚痛，三則干粮已經喫完，难免觉得肚子餓，四則事情已經办妥，不象来时的怱忙。（魯迅）

即使不用"第"字，基数序数还是有分别，不会混淆的。比方說"三弟"是排行第三的弟弟，"三个弟弟"不能說成"三弟"。

15.2 二、两

“二”字“两”字用法不全一样。序数只能用“二”字，不能用“两”字。比如“第二層楼”是“二楼”，不能說“两楼”。量詞前头用“两”字，也是限于基数，而且限于单用。比如“两个孩子”，“两”是基数，又不跟别的数字結合。“第二个孩子”和“十二个孩子”，“二”字都不能改成“两”字。又如：

> 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給这个战后人民斗爭的胜利开闢了道路。（毛泽东）

“第二次”是序数，序数用“二”字。“两个”、“两次”的“两”字都是基数单用。

“二”字“两”字在多位数里用法不一样：十二，二十，二百，两千，两万。“万”前面有两位，如“十二万”，就不能再用“两”。“千”在“万”后，如“两万二(千)”，也不能用“两”。

傳統的表示度量衡的量詞前头，除“二两”不能說成“两两”外，“二”字“两”字都可以用，如“二尺、两尺”。不过只能說“二丈二(尺)，两丈二(尺)”，不能說“二丈两(尺)，两丈两(尺)”，情形和“两万二(千)”不能說成“两万两(千)”一样。新兴的表示度量衡的量詞通常用“两”字，如“两吨煤”。

北京口語的“俩(liǎ)”、“仨(sā)”是“两个、三个”的合并，所以后头不能再用量詞。“俩人”就是“两个人”，不能說“俩个人”。又如：

> 丢不了，短一个我賠你俩！（老舍）
>
> 我看你两个挺合适，我給你們俩当个介紹人吧。（袁靜）

“賠你俩”就是“賠你两个”。“你們俩”就是“你們两个”。这两处的“俩”都能改成“两个”，不能改成“两”。“你两个”也不能改成“你俩个”。

“双”字平常是量詞，比如說“两双鞋”。“成双”的“双”也是量

詞的用法，比較“成匹的布”，“成千的人”。“双”字用作数詞，限于成語，如“双重、双方”。

15.3 分数、小数、半、倍

分数的説法是“几分(分母)之几(分子)”，如$\frac{2}{3}$是“三分之二”。分数前头有整数說成“几(整数)又几分之几”，如$1\frac{1}{3}$是“一又三分之一”。百分数是指分母是一百的分数，平常拿来作統計比較用。

小数的說法，0.1是“分”，0.01是“厘”，0.001是“毫”，0.0001是“絲”。这些說法普通計数不大用。整数后头有小数，整数部分說法跟平常一样，小数部分挨个兒說，中間加个“点”字。例如：“圓周率是三点一四一六(3.1416)”。小数前头沒有整数，“点”字前头加个“零”字。例如“一磅等于零点四五四(0.454)公斤”。

“分、成”都是十分之一或零点一的意思。例如：“三分手艺，七分傢伙”，“今年秋收比去年增加两成”。

“半”字是二分之一或零点五的意思。“半”字也和别的数詞一样，可以用在量詞前头，如“半个”。不过前面有整数的时候，“半”字就放在量詞后头，如“一个半”。“一半天”是“一天或半天”的意思，“一半个”是“一个或半个”的意思。“三斤半”是三斤加半斤，“三个半斤”是一斤半。“半”字也是量詞，如“分成两半”，“吃了一半”。

“倍”字的用法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說明：

九是三的三倍(9=3×3)。

九比三大两倍$\left(\frac{9-3}{3}=2\right)$。

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錢一擔谷卖給商人，而商人运到贛州卖四塊錢一擔，賺去了七倍。(毛泽东)(去年，指一九三二年——引者)

本錢五角錢一擔，卖四塊錢一擔，賺三塊五，是本錢的七倍。說明数量增加，常用"倍"字来表示。从三增加到六，有人說"增加两倍"，这种說法容易引起誤会，应該說"增加一倍"或"增加到两倍"。

还有人用"倍"字来說明数量的减少，比方說面粉价錢从每袋十二元落到四元，就說是减少三倍。这种說法是錯誤的。我們說增减多少，說的都是差額，差額应該拿原来数量作标准，不能拿减少后数量作标准。表示减少应該用分数(当然也可以說一半，几成)，面粉价錢从十二元落到四元，就說价錢减少三分之二$\left(\frac{12-4}{12}=\frac{2}{3}\right)$。

15.4 大概的数量

表示大概的数量，有三种方式。(甲)接近的两个数詞并列。例如：

> 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毛泽东)
>
> 开調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毛泽东)

"半年一年"是說一段大概的时間。"三五个"和"七八个"都是大概的人数，現在連用，包括的范圍更广。

"十"和"八"，"百"和"八十"之类也都可以并列。"十"和"八"并列，"十"后面要加"头"。"百"和"八十"并列，"百"要兒化；"千"和"八百"并列，"万"和"八千'并列，也是这样。例如：

> 不过旣然看見了辮子，带手兒的活，何必不先拾个十头八塊的呢。(老舍)
>
> 他只盼望換个百兒八十的，恰好够买一輛車的。(老舍)
>
> 干这一行，……嗓子得錚錚响，隔着千兒八百里，也得喊的叫人听見。(楊朔)

"千百"、"百十"也常常連用：

> 同志們，眞正的銅墻鉄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眞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毛泽东)

这庙总有百十来年了。(高玉宝)

“千百万”是极言其多,“百十来年”是一百年左右。

(乙)在数詞“十、百、千、万”前头用“成、上、小”一类字,或者后头用“把、来、多”一类字。例如:

江孜是西藏織氈手工业的中心。这里集居着成千累練的男女織工,每年織出上万条的各种氈垫。(报)

我手里一共有五百来塊錢。……归了包堆花了小一百,还剩四百来塊。(老舍)

別人写一遍,他总要写十来遍;別人讀十遍,他总要讀百把遍。(报)

現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

“把”字可以放在量詞后头,这个量詞前头不能再有数詞。例如:

再过个把月,等麦收以后不好嗎?現在急急忙忙的。(馬烽)

“个把月”是一个月左右。但是只能說“两个来月”、“两个多月”,不能說“两个把月”。

“至多、至少、以上、以下、左右”可以同任何数量詞連用。例如:“至多十五个,至少十五个,十五个以上,十五个以下,十五个左右”。

(丙)用“多少、几、两”。“多少”和“几”也都是数詞,可以問数目:

使了多少錢?——三千五!(赵树理)

你几天沒有在旅館住?——就昨天一宿沒回去。(曹禺)

也可以表示不定的数目:

有多少拿多少,沒准价兒!(老舍)

对于担負指导工作的人来說,有計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級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毛泽东)

“几”字表示的不定数总在十以下,“多少”沒有这个限制。“几”字

还可以和别的数字連用，如“三几，十几，几十，几百”等。

“两”字也可以活用，当“几”字講：

媽，我这两天很快活。(曹禺)

“这两天”就是“这几天”的意思。

15.5 量詞

量詞可以分成四小类。(甲)个体量詞——名詞代表的事物，有的是可以一个一个数的。这种名詞前头用个体量詞，例如：“个、只、把、条、根、張、匹、件、塊”。口語里头，“九个茶杯”不能說成“九茶杯”，个体量詞不能省。又如：

> 桌上有几个还不甚熟的白梨，皮兒还发青。一把酒壶，三个白磁酒盅。一个头号大盘子，摆着半只醬鷄，和些熏肝醬肚之类的吃食。(老舍)

>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作者！……你們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毛泽东)

名詞常常有特定的个体量詞，如“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件行李”。“个”字是最常用的量詞，有时候还可以替代特定的量詞，如“一个桌子，一个椅子，一个行李”。指人平常用“个”字，如“一个客，一个人，一个小孩”。表示客气用“位”字，如“一位客，一位同志”。

什么名詞用什么量詞，不一定有道理可說。例如：

一匹馬　一头牛　一只羊　一只/口猪　一只/条狗

馬用“匹”，牛用“头”，羊、猪、狗用“只”，猪还可以用“口”，狗还可以用“条”。平常抽的捲烟，可以說“枝”，也可以說“根”說“棵”。就一般具体的东西說，形状跟量詞有关系。比方說，“一条繩子，一枝笔，一根棍子，一片肉，一張紙，一張牀，一把茶壺”。可是“一条命”，“一片好心”，只是习慣如此。

“个”字还有些特别用法。(一)“个”字加在表示大概的数量的

并列的数量詞(§15.4 甲)前头。例如:"花个一百二百的","买輛七成新的，还不得个五六十塊嗎?"(老舍)

(二)"个"字放在"有，沒(有)"和动詞形容詞中間。"出門有个不累的嗎?"是說"出門总是要累的"。"他那个主意沒有个更改"，是說"他那个主意不会更改"。这类句法总是限于疑問和否定。成語就沒有这个限制，如"有个三长两短"。

(三)补語带"个"字的，例如:

> 李二叔放下灯，把大水爹怎么死的，双喜怎么牺牲的，一五一十說了个仔細。(袁靜)

这一層以前已經討論过(§7.4)。

(四)"一个"放在謂語前头，表示条件或理由。例如:

> 他一个不答应，别人还能答应嗎?
>
> 汽車忽然一停，我一个站不穩，就摔着了。

这种加"一个"的句子，必有下文，单說"他一个不答应"，"我一个站不稳"，語意都沒有完。

(乙)集体量詞——名詞代表的事物，有的是可以一組一組数的。这种名詞前头用集体量詞，例如:"副、对、双，套、帮、群、班"。

> 这是誰家的孩子? 居然把一帮小孩子管得住，还怪有精神的!(高玉宝)

(丙)度量詞——度量詞是約定俗成的計算单位，例如:"里、丈、尺、寸、頃、亩、石、斗、升、斤、两"。

> 一千万元可以买一亿斤粮食，可以买十万两黄金，可以买十万擔棉花。

(丁)临时量詞——名詞表示的事物，有的是有长度(包括空間的长度和时間的长度)、面积、容量的。这类名詞都可以作临时量詞用。比方說"两个碗"的"碗"是名詞，"两碗水"的"碗"是量詞。有些临时量詞前头限用"一"字，是"满"的意思。"一臉(的)汗"是

說“滿脸汗”，“一树的花兒”是說“滿树的花兒”。

以上說的四种量詞，共同之处是放在指示代詞、数詞后面，名詞前面，如“这个人，这群人，一升米，一碗米”。这四种量詞用法也略有不同。現在提出三点来說：

（一）記帳或者列举的时候，数量詞也放在名詞的后面。这种用法以度量詞为多。例如：“白菜三斤，肉一斤”。

（二）临时量詞与名詞之間常常用“的”字，如“一地的水，两架子的書”。别的量詞不这么用，我們不說“三張的紙，两条的綫”。

（三）十进的度量詞連用，最后的量詞可以不用，如“七尺五（寸）白布”。（“十、百、千、万”也有类似用法，如“三万六（千），九百二（十）。”）

还有些新兴的复合量詞，如“秒公方、架次、千米小时、吨公里”之类。“秒公方”是水一秒鐘的流量，以立方公尺計算。“兰州黃河年平均流量是一千一百秒公方”，这是說一秒的流量是一千一百立方公尺。一架飞机出动一次叫作一架次。“飞机出动五十架次”，可能是一架飞机出动五十次，也可能是五十架飞机出动一次，还有别的可能。同样的，一小时走一千米（一公里）叫一千米小时，一吨貨物运輸一公里叫一吨公里。这些量詞后头不能再加名詞．前头有时候可以加“个”字，如“火車的速度是五十个千米小时”。換句話說，这些复合量詞很象名詞。

“点”字“些”字也是量詞。例如：

〔祥子〕时时想到一个什么意思，或一点什么滋味，或一些什么感情，都很渺茫，而又亲切。（老舍）

我有了点进款：給学生織些东西，她們給我点工錢。（老舍）

上句“一个……一点……一些”并举，最可以表示“点、些”是量詞。“点、些”都表示不定量。說到具体的事物，“些”总比“点”多。比

较："这里有些苹果，这里有点苹果"；"桌上有些水，桌上有点水"。說到不具体的事物，比如"滋味，感情"，"点、些"就没有分别了。

"些个"是复合量詞。例如：

往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个熟識的臉。（老舍）

她們所說的是家长里短，而她是野調无腔的慣了，不愛說，也不愛听这些个。（老舍）

"些个、几个"有相同之处，前头都可以加"好"字，也可以加指示代詞，如"好些个月，好几个月"，"这些个人，这几个人"，因此，"些个"的"些"似乎也可以看作数詞。不过，我們可以說"一些个"，而不能說"一几个"。"几个"可以用在句首，别的数量詞也可以，"些个"不能用在句首。所以，"些个"还是看作量詞合适。

在动詞后头，量詞前的"一"字可用可不用，上文已有好些例子。又如：

屋里有白白的墙，还有条长桌，一把椅子。（老舍）

"有条长桌"就是"有一条长桌"。"一把椅子"前头有停頓，不能說成"把椅子"。不用"一"字也不限于动詞后头。例如：

你母女两个好生生把我个孩子勾引坏，你倒有臉来找我，咱两人就也到区上說說理！（赵树理）

光个主席也做不成事，一定要全体会員都动起来。

有些名詞可以直接和数詞連用，当中不加量詞。这种名詞可以叫做"准量詞"。例如"四国，三省，两年，一季，半天"。現在我們把"年、月、天"三个字的用法列表比較一下：

（年）	（月）	（天）
三年	三个　月	三天
三年半	三个半月	三天半
三年多	三个多月	三天多

表里的"年"和"天"前面都沒有"个"字，"月"前面有"个"字。三年加半年，三天加半天，"半"字加在"年"或"天"后面；三个月加半个月，"半"字加在"月"前面。比三年、三天多点兒，"多"字加在"年"或"天"后面；多于三个月，"多"字加在"月"前面。由此可見，"年"和"天"的用法和量詞有相同的地方，它們是准量詞（比較："三斤、三斤半、三斤多"）；"月"的用法和量詞不同，它是普通名詞（比較："三斤米、三斤半米、三斤多米"）。

不但名詞有量詞，动詞形容詞也有量詞。

动詞的量詞表示行为的数量，有三种。一是专門表示次数的，如"次、下、回、番、遭、遍、趟"等。

> 路剛修好，又下起雨来。連修三次下三次。（蕭高嵩）
>
> 〔兴旺〕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說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爭小芹一番。（赵树理）

二是拿行为憑借的工具作量詞。例如：

> 虽說沒打这老傢伙一拳，沒踹他一脚，可是老头子失去唯一的亲人，而祥子反倒逍遙自在；誰說这不是报应呢！（老舍）
>
> 祥子不由的看了她两眼。（老舍）

这两种量詞，以前講主語、宾語的时候已經討論过（§5.2）。

三是重复动詞。例如：

> 小朱……累的直喘，想略歇一歇。（楊朔）
>
> 姚志兰一撒手，小朱滚两滚爬起来。（楊朔）
>
> 祥子想說"不用打一巴掌揉三揉"，可是沒想齐全。（老舍）

重复动詞，当中用不用"一"字，有时候意思差不多。例如：

> 你到厨房去看一看，看看……做的什么素菜。（曹禺）

"看一看"后头有停頓，"看看"后头沒有停頓。有时候意思不一样：

> 到处卖票，讓大家都看看这个战犯的嘴脸。看一看几个錢，票錢都

捐給朝鮮爱育院，誰叫他制造那么多孤兒呢！（楊朔）

这个例子里的"看一看"是看一次的意思，不能說成"看看"。

形容詞也可以与数量詞連用。例如：

全島东西一里长，南北百米寬。

这只鴨子三斤重。

那盞銅灯有四寸高。（楊朔）

二十八年那一年下暴雨，把山上一摟粗大树都連根拔扔到山根脚下。（刘白羽）

这些句都是数量詞放在形容詞前头的。数量詞放在形容詞后头，有两种意思。有一种意思和数量詞放在形容詞前头一样。"全島东西一里长，南北百米寬"，也可以說成"全島东西长一里，南北寬百米"。又如：

一个大蘿卜重二十五斤。

还有一种是表示差額的，通常用在表示比較的句子里，数量詞只能放在形容詞后头。例如：

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輩。（魯迅）

〔吐魯番盆地艾丁湖〕湖面比海平面还低二百八十多公尺。（报）

咱不行，咱比人家矬(矮)着一截呢。（袁靜）

"点、些"放在形容詞后头，是表示程度的，比如"高点兒，大一些"，都含有比較的意思。例如：

金桂！准备准备走吧！早点去早点回来！（赵树理）

您好一点了么？（曹禺）

我比她們明白一些，实际一些。（老舍）

"有点热，有些冷"一类用法，以前（§9.1）已經討論过，可以参看。

第十六章　副詞

副詞通常修飾动詞(包括助动詞次动詞)和形容詞，例如:“等人都到齐了，就开会”;“只从表面看問題，不会看清問題的本質”;“用最少的錢，做最多的事”。有时候也修飾別的副詞，例如:“这并不很难”（参看第六章开头一段)。

副詞通常不修飾体詞。有几个副詞可以这么用，大都跟数量或范圍有关。例如:“远处一閃一閃的，净志願軍汽車的灯亮”(楊朔);“剩下不多了，只两个”;“大約三斤”。

底下把比較常用的副詞分成五組来討論:

(一)很、极、太、最、更、比較、稍、略、多、多么

(二)必、一定、不定、也許、或者、大約、大概

(三)都、只

(四)又、再

(五)还、也

(六)就、才

16.1　很、极、太、最、更、比較、稍、略、多、多么

“很、极、太、最、更、比較、稍、略、多、多么”都是表示程度的副詞。“很、极、太”表示不同的程度，比如説“很长、极长、太长”。“太”表示“过分”，不过有时候也只是“极端”的意思，比如說“太好了、太美了”。

“最”表示超过其他，比如“这十天来今天最热”，是說今天比其余九天都热。

“更”和“比較”的着眼点不同。“更”就相同一方面立論，“他近

来身体更好"，是說他本来身体就好。"比較"往往就相反一方面立論，"他近来身体比較好"，是說他本来身体不大好。"比較"也可以单用"較"，方言也說"較比"。

"稍"也說成"稍微、稍稍"，"略"也說成"略微、略略"，这些副詞，都可以修飾形容詞，也都可以修飾动詞。修飾动詞的例如：

請稍等一会，会馬上就結束了。（峻青）

稍微有一点小风，麦穗都挤得嚓嚓响。（田流）

人众稍稍聚攏，但立刻即又散开。（朱自清）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雲。（魯迅）

在另一座工棚里，有两个略微上了点岁数的农民先睡下了。（楊朔）

他起初还略略动着身子，但不久就沉沉地睡去了。（巴金）

"稍、略"修飾形容詞的例如：

他那稍長而略現蒼白色的臉上仍带着他常有的溫和的微笑。（巴金）

星期日，小坡早晨起来稍微晚一点。（老舍）

她的身体較普通女子略高，十分健壮。（曹禺）

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覺得那边十分的疏了。（朱自清）

詢問程度用"多"(duó)字。例如：

碰見人他就比比划划問到定州还有多远？（楊朔）

間或也用"多么"(duóme)。例如：

柿子洼离这里有多么远？（赵树理）

表示感歎，用"多"或"多么"：

你看，老金，他的气色多坏！（楊朔）

看看别人吃点心，多么香甜呢！（老舍）

16.2 必、一定、不定、也許、或者、大約、大概

"必"字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是"必定"的"必"。例如：

那个姓王的必定是革命党。（老舍）

我必定找人来帮忙，不能再教你叫苦受累。（老舍）

我想，他必不能怪你，碰巧还許賠上你的錢。（老舍）

在他心里，凡是坐火車去的地方必是很远，无論怎样她也追不了去。（老舍）

这一种"必"字的否定是"未必"。例如：

他不大看經，想来未必深通什么大乘教理。（魯迅）

剛才那个人未必一定是偵探，不过我心里有那回事兒，不能不防备一下。（老舍）

歌頌資产阶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画資产阶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无产阶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画无产阶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嗎？（毛泽东）

从最后一个例句里"未必渺小"和"必定渺小"对比，可以看出"未必"是"必定"的否定。

还有一种是"必須、必要"的"必"。例如：

即使不用韻語，也必将文字排成四六字句兒，以期悅耳。（老舍）

因为一旦要娶，就必娶个一清二白的姑娘，所以自己也得象那么回事兒。（老舍）

这一种"必"字的否定是"不必"。例如：

主席，我看咱們今天不必表决什么。（老舍）

二叔，請你不必为我就憂吧！（老舍）

反間句里用"何必"，就是"不必"的意思：

我？我要眞明白，何必去入学学习？（老舍）

今兒个的事，先生旣沒說什么，算了就算了，何必呢。……一点也不必，火气壮当不了吃飯。（老舍）

"何必去入学学习"是說"不必去入学学习"。"何必呢"是說"不必"，下文再加重的說"一点也不必"。

"一定"的用法和"必定"差不多。例如：

不要急，何必急呢？你的眼睛一定会好的。（楊朔）

我一定給你好好看着！去吧！（老舍）

例一說"你的眼睛一定会好"，是一种推断。例二說"我一定給你好好看着"，那就是表示决心了。"一定"的否定是"不一定"。例如：

我不一定搭班！（老舍）

也可以說"未必一定"，如前面引的老舍的例。

"不定"是"說不定"或"不知道"的意思，总是和表示疑問的字眼連用。例如：

告訴你，外边打砲呢，不定誰死誰活，我全不怕啦！（老舍）

［李琳］把洋娃娃挂在牀头上，一天不定摆弄几遍。（楊朔）

别看他們不喊不叫，伤口不定怎么痛呢？（楊朔）

"也許、許是、或者"和"大約、大概"，都是表示不能十分肯定的估量。例如：

他明天也許会来。

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魯迅）

大黑說："不知道，大約沒有什么大事。"（赵树理）

他以为这大概也許因为廿多天沒拉車，把腿擱生了；跑过几趟来，把腿蹓开，或者也就沒事了。（老舍）

这几句里头，"也許、許是、或許、或者"和"大約、大概"这两組沒有什么差别，甚至可以互换。最后一句"大概也許"連用，也是表示估量。

表示有几种可能，可是又不能确定哪一种，只能用"也許、許是、或許、或者"。比如"明天也許下雨，也許晴天，誰知道"。詢問数量只能用"大約、大概"。比如"你看这条魚大約有几斤？"

16.3 都、只

"都"(dōu)字"只"字都是表示范圍的副詞。"都"是总括，"只"是限制。"都"所总括的成分总是在"都"字的前面，"只"所限制的

成分总是在“只”字的后面。比方說：

他的胆气，希望，恐惧，小心，都沒有了，只剩下一口可以大可以小的热气，撑着他的全体。（老舍）

“都”字就“他的膽气，希望，恐惧，小心”而言，“只”字就“一口热气”而言。

“都”字一般是总括主語說的。例如：

过門之后，小两口都十分得意。（赵树理）

凡是不合法的訂婚，只要有一方面不願意，都得退。（赵树理）

在座的諸位，从此都是我的先生！（老舍）

解放前的事，你都知道。（老舍）

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滿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各处去一問，都沒有。（魯迅）

天天都下雨，院子里积滿了水。

洗，做，烹調，編織，我都会。（老舍）

在主謂謂語句里，“都”字有时候是总括謂語中的主語說的。例如：

他今年門門功課都考得好。

上海我們都去过。

“門門功課都考得好”，“都”字总括“門門功課”。“上海我們都去过”，“都”字总括“我們”。

次动詞的宾語也可以用“都”总括。例如：

她必定沒把錢都交出来。（老舍）

他对大家都有意見。

“沒把錢都交出来”，“都”字总括“錢”，是說“沒把所有的錢全交出来”。“他对大家都有意見”，“都”字总括“大家”，是說“他对大家每个人都有意見”。但是如果說：“我們对他都有意見”，“都”就是总括主語“我們”，因为“他”只一个人，用不上总括性的“都”字。这句話也可以說成“我們都对他有意見”，意思不变。“他对大家都有

意見”就不能說成“他都对大家有意見”，因为“都”总括“大家”，必須放在它的后面。

凡是表示任指的周徧性的字眼，后头都可以用“都”字。例如：

> 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无論誰都称他为“龙师父”。（魯迅）
> 有什么事請通知一下，我隨时都可以来。
> 把一切劳力都用在生产上，把能节省的每一文錢都节省下来。（报）

“都”字所总括的有时候不止一个成分。例如：

> 在思想上，行为上，学习上，民主作风上，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了进步。（老舍）
> 青島、杭州、北戴河我們都逛过。

上句“都”字总括“大家”，也总括进步的各方面。下句“都”字总括“我們”，也总括三个“逛”的地方。要是說“青島、杭州、北戴河我都逛过”，“都”字只总括“青島、杭州、北戴河”。要是說“青島我們都逛过”，“都”字就只总括“我們”了。

此外，“都”字还有两种用法，附带解釋一下。

(1)“連……都……”是“甚至”的意思：

> 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連猪狗都不要吃的。（魯迅）
> 你的群众关系很好啊，連小孩子都那么亲近。（楊朔）

有时候不用“連”字也是这个意思。例如：

> 有一天，太阳很暖和，也沒有风，树叶都不动。（魯迅）

“树叶都不动”是說“甚至于树叶都不动”。

(2)“都……了”有“已經……了”的意思。例如：

> 蕭老太太都六十多了，也要上街去游行！（老舍）
> 都十点了，你两点的班，趕得回来嗎？（藍光）

这些地方“都”字必須輕讀。有时候輕重讀不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意思。比如說，“客人都走了”，“都”字重讀，意思是“所有的客人

全走了”。要是“都”字輕讀，那就是“客人已經走了”的意思。

“只”字表示范圍，跟“都”字恰恰相反，比如說：“病人都給牛奶吃”，意思是凡是病人都給，“都”是指前头的成分“病人”的全部而言。要是說：“病人只給牛奶吃”，意思是只給牛奶吃，不給别的东西。“都”字总括它前头的成分，“只”字限制它后头的成分，有排除其余的意思。

“只”字后头的成分如果不止一項，意思可以有偏重。比如說：“我只借給他一本俄文書”，可以偏重在“一本”（沒有借給他两本），也可以偏重在“俄文書”（沒借給他英文書），也可以偏重在“借”（只“借”沒“送”）。說話的时候，偏重的地方总是重讀的。在文章里遇到就只能靠上下文来辨别。

“只有”可以用在主語前头，也可以用在主語后头。“只有”用在主語的前头，一种是限制主語的。例如：“只有他走了”，是說“什么人都沒有走，只有他一个人走了”。另一种是限制主謂結构的，就成条件句，还得有下文才站得住。例如：“只有他走了，事情才好办”。“只有”用在主語后头，是“不得不”的意思，比如：“在这种情形下，他只有走了”。“他只有走了”是“他不得不走了”的意思，跟“只有他走”意思不同。

16.4 又、再

“又”字表示相同事情的重复，或者不同事情的連續。表示重复的例如：

〔她〕把罗汉錢拿出来看了又看。（赵树理）

今天又下雨了。

“看了又看”可以是看了两次，也可以是看了好几次。“今天又下雨了”包含“昨天（或前几天）下过雨”的意思。“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一类話也表示重复。“一次又一次”是說不止一次。“一年又

一年"是說不止一年。表示連續的例如：

有的綳着脸，普遍的向大家抱怨，他怎么由一清早到如今，还沒停过脚，身上已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不知有多少回！（老舍）

"湿了又干"是"由湿而干"，"干了又湿"是"由干而湿"，时間有先后之别。

"又"字也可以表示两件事情是同时的。例如：

我高兴，又着急；痛快，又悶气，我簡直不知怎样才好。（老舍）

这句話是說高兴和着急是同时的，痛快和悶气也是同时的。表示同时常常用两个"又"字。例如：

沒进屋先听見里边又說又笑，又唱又乐。（楊朔）

〔金旺兴旺弟兄两个〕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赵树理）

单用一个"又"字表示同时的，可以改用两个"又"字。"我高兴，又着急"，可以改成"我又高兴又着急"。表示重复連續的就不能改动，"看了又看"不能改成"又看了又看"，"干了又湿"不能改成"又干了又湿"。

不論用一个"又"字，或者用两个三个"又"字，都可以单純表示并列，沒有时間关系。例如：

河面很寬，水流又急。

門外好一片月色，又新鮮，又明亮。（楊朔）

江上春霧騰騰，水又清又藍。（楊朔）

那两匹身材不大的战馬跑起来，尾巴揚起，又快又平又穩。（杜鵬程）

这类单純并列沒有时間关系的用法，多半是在形容詞前头。

"旣……又……"呼应表示意思上有層次之别，先說一种情形，然后进一層再說另一种情形。例如：

他的态度旣极大方，又极亲热。（老舍）

旣有現代化工业，又有現代化农业。

"又"字也用来加重辯駁語气，例如：

我能不知道？我又不是瞎子！（老舍）

“我又不是瞎子”意思是“我并不是瞎子”，“又”字只有加重語气的作用。这种用法限于否定句和問句。

“再”和“又”意思很相近，但是用法很不相同。

“再”本来是“两次”或“第二次”的意思，成語熟語里还有这样用的，比如說“一而再，再而三”，“一再表示”，“再三劝告”。“再版”是第二版，“再度上演”是第二次上演。分層次时說“一則……，再則……”，也是“第一……，第二……”的意思。这些地方都不能用“又”。

在表示行为的重复或繼續方面，“又”主要是指已然，“再”主要是指未然。比較这两句話：

唱过一遍，又唱了一遍。

唱过一遍，还要再唱一遍。

“又唱了一遍”，第二遍已經唱了。“再唱一遍”，第二遍还沒有唱。再举几个用“再”的例：

这說过不止一遍了，能再說么？（老舍）

小梅要求再留一宿。（袁靜）

等这書出了版时，我願意再讀它一两遍。（郭沫若）

听小雞叫了，咱們再躺一会，就得起来了。（周立波）

这都是指未然說的，都不能改用“又”。（“又”也可以指未然，不过多半和“要、該”一类字眼連用，比如“又要下雨了”、“又該出門了”。）“再”指未然，所以常用在祈使句里。例如：

你們再討論討論！（孙犁）

达生，你再叫我一遍！（曹禺）

表示假設也常用“再”，假設的事情总不是已然的。例如：

別推辞，再推辞，大家就要生气啦！（楊朔）

我的伤已經好了，再閑就閑瘋啦！（楊朔）

“再推辞”是說如果繼續推辞下去，“再閑”是說如果繼續閑下去，都含有“假定”的意思。这些地方也都不能用“又”。

“再”还可以表示“然后”，多半和“先……”，“等……”相呼应。例如：

为了敍述的便利起見，我在这里先說矛盾的普遍性，再說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

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树上，等它餓得走去了再下来。（魯迅）

等开春暖和了再去也不晚哪！（楊朔）

这种用法也不能換“又”。

“再”字也可以用在形容詞前面，表示程度，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是“比……更……”：

这是頂賤的鋼笔，再賤的就沒有了。

早晨五点十分就有一趟直达快車，再早是一点二十五分的一趟慢車。

“再早”是比那时候更早，“再賤的”是比那一种更賤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无論怎么”。例如：

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义的。（毛泽东）

同志們，你們坐到泥水里，苦不苦呢？苦。但是我們再苦也不能驚动老乡們。（杜鵬程）

“再好”是說无論怎么好，“再苦”是說无論怎么苦。“又”字沒有这类用法。

“再”字还可以表示“另外”。例如：

我爹你是見过，家里再沒別人，就是我媽。（楊朔）

“家里再沒別人”是說家里另外沒有別人。要是說“家里又沒有別人”，意思就是“家里并沒別人”，不是“另外”的意思了。

“再”字可以用在“不”字前头或者后头，“再不……”或者“不再……”都行。說“再不……了”語意坚决，有“决不再……了、永远不再……了”的意思。比如說“念了一遍，不再念了”，只是說不繼續念第二遍。如果說“念了一遍，再不念了”，那就表示决不再念第二遍了。

“又”字也可以用在“不”字前头，但是不大用在“不”字后头。“又不念了”成話，“不又念了”不成話。（除非是反問句：“不又念了？”意思是“又念了”。）

以上都是說“再”和“又”主要不同的地方。这两个字也有时候可以通用。“又一次”也可以說“再一次”。“看了又看”也可以說“看了再看”。“再”字也有时候可以换成“又”字。例如：

> 那个穿紫的胖糊糊的朝鮮姑娘和姚志兰在山洞里見过一面，再一碰头，亲热极了。（楊朔）

这个“再”字有第二次的意思。“再一碰头”，要是换成“又一碰头”，意思也差不多。

16.5 还、也

“还”字的主要用法可以分四項来說。

（甲）表示現象繼續存在，动作繼續进行，有“仍旧”的意思。例如：

> 我們的声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讀着。（魯迅）
> 可憐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隻小籃呢。（魯迅）
> 从前这样，現在还是这样。（老舍）
> 你还以为我还象先前那样坏，是不是？（老舍）

（乙）表示有所补充，有“而且”的意思。例如：

> “淘籮”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边还有一株菜。（魯迅）
> 解放后他家分了房子地，还分了一头紅騾子。（吳夢起）
> 三个民兵已都回来了，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員，一个交通員。（赵樹

理）

有时候有“另外”的意思：

金喜的事，你們想主意吧，我还有好几件事得去办呢。（老舍）

除去办喜事的費用，还剩十多千。（魯迅）

这样用的“还”字限于肯定句，跟它相应的否定句用“再”，如“再沒有别的事情要办了”，“再剩不了多少錢了”。

（丙）退一步説話，有“尚且”的意思。例如：

你媽还說你不好，何况别人。

你看，我十張［紅票］还不够，他两張怎行呢？（老舍）

（丁）表示程度上更进一層，跟“更”字差不多。例如：

我告訴你說吧，我心里比你还难过！（老舍）

您眞比我亲媽媽还好！（老舍）

这种表示更进一層的“还”必須重讀。“还”字也可以表示有一定程度，那就必須輕讀。“还”字前面常加“也”字。例如：

到处咱們人緣还不錯。（老舍）

……她模样还端正，手脚还壮大。（魯迅）

你現在能好好想一想也还不晚呀！（王希坚）

这种用法只能往好的、强的方面說。

此外，“还”字也可以加强反問。例如：

向三元的話还能有假的？（老舍）

我的腰坏了，嘴又沒坏，我还不能說話指揮？（楊朔）

“还能有假的？”是說“不能有假的”。“还不能說話指揮？”意思是“当然能說話指揮”。

“也”字表示并列，主要是說同类的事。例如：

我完不了，向三元也完不了。（老舍）

我也工作，你也工作，咱两个一塊兒进步，有多好啊！（袁靜）

老太太也唱，小小子也唱，大姑娘也唱，小妞兒也唱。（老舍）

并列的項目前，可以都用“也”字，也可以只在末了一項用“也”字。

有时候，用一个“也”字和用两个“也”字意思不一样。比如說“你也去，我也去”，这是单純的并列；“你去，我也去”就带点“要是你去，我也去”的意思。

你不餓，大夥兒也餓了；大夥不餓，我也餓了；咱們吃着說着还不是一样？（袁靜）

“你不餓，大夥兒也餓了”带点“即使你不餓，大夥兒也餓了”的意思。“大夥不餓，我也餓了”也一样。

“也”字的用法和“都”字有相同之处。一是“也”字和任指的字眼連用。例如：

大家見他不走，誰也不开口。（赵树理）

小順果然說話痛快，什么也不忌諱。（赵树理）

广聚依着恒元的吩咐，一吃过飯就来招呼老楊同志，可是那里也找不着。（赵树理）

二是“也”字和“連”字呼应，和“連……都……”一样，有“甚至”的意思：

院里又是那么髒臭，連棵青草也沒有。（老舍）

別說是你，連你的媽也叫不上花名来。（楊朔）

“連”字也可以不用：

我家的地，頂近的一塊也在五里外。（周立波）

“也”字和“即使、就是”呼应，是“照样、还是”的意思：

你就是駡我，我也好好听着！（老舍）

16.6 就、才

“就”和“才”的主要用法可以用对比的方式来說明，

（甲）“就”和“才”的不同在乎时間的早晚。“就”表示早，“才”表示晚。例如：

〔二諸葛〕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区上走。（赵树理）

大水說："你可得快些！"申耀宗說："我明天就去。"（袁靜）

"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区上走"，是說起程早。"我明天就去"是回答"你可得快些"的，表示愿意快些去。

我不在家，你半夜才回来，你干什么来着？（曹禺）

有張小支票，明天才到期，我現在等着用錢，老板給我兌一兌。（老舍）

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赵树理）

"你半夜才回来"，是說回家回得晚。"明天才到期"是說晚了，現在等用来不及。"直到阴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是說下雨下晚了。

（乙）"就"表示一向如此，"才"表示某个时期的新情况，一向并不如此。例如：

小二黑从小就聪明。（赵树理）

李成娘的話早就悶不住了。（赵树理）

这個小城里的大街本来就不寬，路中心又平鋪着晒上了稻谷，显得更拥挤了。（王愿坚）

"从小就聪明"，"早就悶不住"，"本来就不寬"，都是說一向如此。

平日，他覺得自己是头頂着天，脚踩着地，无牽无罣的一条好汉。現在，他才明白过来，悔悟过来，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老舍）

不过青年們也这样热心，却是近二三年来才有的事。（赵树理）

"現在，他才明白过来"，和上文"平日"对比，表示平日不明白，現在明白过来了。"近二三年来才有的事"是說以前沒有这种事，近二三年来新有的。

（丙）"就"表示事情发生得快，"才"表示事情发生得慢。

剛出太阳，你就来了。（曹禺）

我一进門，他們就啾咕，方珍珠！方珍珠！（老舍）

說曹操，曹操就到，我們正講究你呢！（老舍）

等爸爸回来，我就去。（老舍）

这四句表示两件事在时間上紧接着。要是把“等爸爸回来，我就去”說成“等爸爸回来，我才去”，就含有“爸爸不回来，我不去”的意思。

等不得金桂說完，李成娘就又发急了。（赵树理）

这句話表示两件事同时发生。金桂还說着話，李成娘已經发急。

金桂还沒有开口，李成娘就搶先說。（赵树理）

这句話表示第一件事情还沒有发生，第二件已經发生。以上六句的“就”都表示事情发生得快。

大水等了一陣，表哥才回来了。（袁靜）

大夥兒教育他半天，才把他槍还給他，放他回楼。（袁靜）

“大水等了一陣，表哥才回来了”，表示等了很久，表哥回来得慢。“教育他半天，才把他枪还給他”是說費了很大工夫教育他，然后再把枪交給他。

（丁）“就”字“才”字都可以接着上文的条件說。“就”字前头的条件含有“只要”的意思。例如：

只要一忙，就不会想那些多余的事了。（楊朔）

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葷菜。（魯迅）

“才”字前头的条件含有“必須”的意思。例如：

能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作出最精美的东西，才算我們的本事呀。（老舍）

她不很愛說話，別人問了才回答。（魯迅）

現在的文学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眞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眞正的平民文学。（魯迅）

“你来我就走”是說只要你来我就走，“你来我才走”是說必須你来我才走，否则我不走。

（戊）“就”字和“才”字都可以当“只”講，不过用法还是不全一样。“就”字“才”字都可以和数詞連用表示“只”。例如：

我这里就有二百块錢！（老舍）

你看我才工作了几天，懂的事兒也多了，看个信，开个条兒，也能对付。（袁靜）

上句的“就”字可以說成“才”，下句的“才”字也可以說成“就”。

你什么都好，就是嘴快！（楊朔）

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一个人。（老舍）

这两句都先撇开其他，“就”字用来表示只此一事，不能說成“才”字。

第十七章　否定

現代汉語最常用的否定詞是“不”和“沒有”。例如：

选举权，只給人民，不給反动派。（毛泽东）

越忍越不得安然！你們不說我說！（赵树理）

眼見常家窰的地里，沒有粮食光有蒿，我的心就凉了半截。（赵树理）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还沒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

否定对肯定而言。这几个例句，每句之中都是肯定否定两种格式并举的。

17.1　不、非

形容詞和动詞（“有”字例外）都可以在前头加“不”字表示否定。形容詞加“不”字表示否定的，例如：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認識不正确或者認識不明确的呢？（毛泽东）

解放前，人們說广州是这样的一个城市：“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話不灵，自来水不清”。（黄文俞）

动詞加“不”字表示否定的，例如：

我爹也不打人，不駡人，也不鬧脾气，你怎么見了他就拘拘束束的，舌头好象短了半截子？（楊朔）

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臉也不洗，飯也不吃，躺在炕上，誰也叫不起来，父子两个沒了办法。（赵树理）

助动詞前头也可以加“不”字。例如：

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懶。（魯迅）

我不能卖了珍珠，也不能錯待了你，放心！（老舍）

有次动詞結构的句子，“不”字一般放在次动詞前头，例如：

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毛泽东）（这种东西，指反动文化——引者）

他們从来不向人要一丁点东西，他們給人的却是自己整个的青春，整个的生命。（楊朔）

但用“对于、关于”的句子，“不”字不放在“对于、关于”的前面：

我們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級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毛泽东）

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鎮靜地綏綏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鲁迅）

关于这个問題，我們不提意見了。

插在动补結构中間的“不”表示“不可能”，以前已經提过（§7.2），这里再举两个例子：

說也說不过她，駡更駡不过她。老汉还惹不起，媳妇如何惹得起她呢？（赵树理）

他又往前湊了一湊，能听見說說笑笑，却听不見說什么。（赵树理）

“不是”在文言里用“非”，現在还用得着。例如：

一些似雲非雲，似霧非霧的灰气低低的浮在空中，使人覚得彆气。（老舍）

何况，夏太太又远非虎妞所能比得上呢。（老舍）

“似云非云，似霧非霧”，意思是“象云又不是云，象霧又不是霧”。“远非虎妞所能比得上”，等于說“远不是虎妞所能比得上”。

17.2　沒有（沒）、无、未

“沒有”有两个不同的作用：一个是否定事物的存在，“沒有”跟“有”相对，一个是否定行为的已經发生，“沒有来”跟“来了”相对。否定事物存在的例子：

有辮子好呢，沒有辮子好呢？（鲁迅）

整个革命历史証明，沒有工人阶級的領导，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

阶級的領导，革命就胜利了。（毛泽东）

“沒有”可以单說“沒”，例如：

早有个来往有什么不好？沒来往不是会把对象認錯了嗎？（赵树理）

到了六月，大杂院里在白天簡直沒什么人声。（老舍）

不过后面沒有宾語的时候，一般都用“沒有”：

北京却連蛙鳴也沒有……（魯迅）

广聚有水笔，家祥有水笔，小元沒有，覺得小口袋上空空的。（赵树理）

文言的“无”字相当于否定事物的存在的“沒有”，現在还常用。例如：

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毛泽东）

天无边，地无沿，牛沒有上牙狗沒有肝。（楊朔）

这两句的“无”字都和否定事物存在的“沒有”相当。注意第一例“有”“无”对举，第二例“无”和“沒有”并用。

跟否定事物存在的用法相类似的是否定一定的度量和程度（参§9.1）。例如：

我看这棵大白菜沒有三斤，你看呢？

老于北京的人說，地气北轉了，这里在先是沒有这么和暖。（魯迅）

“沒有”加动詞，否定行为已經发生。例如：

如果不在实踐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說是“懂得”，其实并沒有懂得。（毛泽东）

祥子傻笑了一下，沒有听出来話里的意味。（老舍）

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魯迅）

这种“沒有”也可以单說“沒”。例如：

祥子沒言語，也沒生气。（老舍）

不过后面沒有动詞的时候(总在句尾或者句中停頓之处)，通常还是用“沒有”。例如：

> 四凤，你听見了沒有?(曹禺)
>
> 你有多少天沒来了？事情怎样？买上車沒有？(老舍)

第二例的第一句末了有动詞“来”，前面只用了一个“沒”字，第三句末了沒有动詞，用“沒有”。

文言的“未”字相当于否定行为已經发生的“沒有”，現在也还用得着。例如：

> 有些县，农民組織起来了一大部分，尙有一小部分沒有組織，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組織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尙未組織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毛泽东)

这个例子前一句跟“組織起来了”相对的是“沒有組織”，后一句跟“組織起来了”相对的是“尙未組織起来”。“尙未組織起来”等于“还沒有組織起来”。

17.3 甭、别、勿、休、莫

“甭、别、勿、休、莫”都是表示禁止的否定詞。“甭”是“不用”，“别”是“不要”，都是北方口語。例如：

> 該干什么就干，甭等我說。(老舍)
>
> 你个傻东西！甭提了，反正我对得起你。(老舍)
>
> 万一有个动静，你别去开門！(老舍)
>
> 黑老蔡叫你們就放在这兒，别往前走了。(袁靜)

“勿、休、莫”都是“不要”的意思。例如：

> 好不好把“不得怪声叫好”改成“請勿怪声叫好”呢？(老舍)
>
> 有人要占他的便宜，休想。(老舍)
>
>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我的好孩子。(魯迅)

“勿”是文言字。“休想”是个熟語。“莫”字限于某些方言。“莫名

其妙"是个成語，"莫"是"沒有人"的意思，不是說"不要"。

17.4 否

"否"字是兼有替代作用的否定詞，"是否"等于"是不是"，"能否"等于"能不能"。例如：

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眞理，不是依主观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踐的結果如何而定。（毛泽东）

檢驗一个作家的主观願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毛泽东）

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値，更說不到能否感动人了。（魯迅）

"否"字在現代的用法有一定的限制。只有在"是"或"能、可、应、願"等字之后才能直接用"否"字，在其他单音詞之后一般不能用"否"，在双音詞或动宾結构之后可以用"否"，但是要在中間加"与"字。例如：

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們是反动派。（毛泽东）

不过就是这点事也得要看明白了，看看妨碍別人与否。（老舍）

这个专修科今年招生与否，現在还沒有决定。

还有应該注意的，用"否"字結尾的构造，只能是句子的一部分，不能是一个独立的句子。象"該专修科今年招生否？"这样的句子只有文言里可以有。

"否則"的用法見上文 §13.4（丙）条件句。

17.5 双重否定

一句話先后用两个否定詞，如"不能不去"，"沒有人不去"，"非去不可"之类，都是双重否定的句法。双重否定意思上是肯定的，

不过跟单純肯定不全一样。

先后用两个"不"字的句子，有的跟单純肯定意思差不多。例如：

> 街上的情形，你不是不知道。（楊朔）
>
> 虽說她劳动很好，可也不該不尊重老人家啊？（赵树理）
>
> 媽，我知道穷人会笑話我，您不会不同情我的。（曹禺）
>
> 結結巴巴的，他把昨夜晚的事說了一遍，虽然很費力，可是說得不算不完全。（老舍）

"不是不知道"是說"知道"。"不該不尊重"是說"該尊重"。"不会不同情"是說"会同情"。"不算不完全"是說"还算完全"。这类句子，語气比单純肯定句要委婉些。

有的不等于单純肯定，如"不能不……"、"不得不……"，都含有"一定要、必須"一类意思。例如：

> 战争的規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問題。（毛泽东）
>
> 延安的举动，不能不影响全国。（毛泽东）
>
> 面子都給他，他也就不能不回心轉意了。（老舍）
>
> 象这样的事情，我們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毛泽东）

"不能不研究"不是"能研究"，而是"必須研究"；"不能不解决"是說"必須解决"。"不能不影响全国"是說"一定要影响全国"。"不能不回心轉意"是說"一定会回心轉意"。"再不能不管"是說"无論如何都要管"，下文接着說"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

> 这是他們自己性命交关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毛泽东）（他們，指反动派——引者）
>
> 历史已經証明：中国資产阶級是不能尽此責任的，这个責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級的肩上了。（毛泽东）

"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是說"必須尽最后的忠告"。"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級的肩上"是說"必然落在无产阶級的肩上"。

"不敢不……"也含有"一定"的意思，不过是就胆量說的。例

如：

太阳快下山了，我不敢不加紧脚步。

"沒有"和"不"，"无"和"不"連用，表示"全都……"。例如：

从前綫回来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个不佩服，沒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毛泽东）

晉察冀边区的軍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毛泽东）

"沒有一个不佩服"是說"人人全都佩服"。"无不为之感动"是說"全都受感动"。

"非……不……"表示"一定要……才……"的意思。例如：

她曉得人和厂非有她不行。（老舍）

非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决不动酒。（老舍）

要徹底地解决这个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間不可。（毛泽东）

自己素来不大爱說話，可是今天似乎有千言万語在心中彎悶，非說話不痛快。（老舍）

写这样大的字，非你不行。

前四句"非"字后头都是动詞，"非"字可以說是副詞。末了一句"非"字带宾語"你"。拿"非有她不行"和"非你不行"比較，可見这里的"非"字具有副詞、次动詞两种性質（§17.1講的"非"字是一般动詞）。

有时候单用"非"或"非要、非得"，后面不用"不"字，就能表示"一定"。例如：

不行，我非去！（胡考）

她說，非要您，容大夫，再給他打个什么針。（曹禺）

我要找他們，我非得找他們去。（曹禺）

第十八章　問句

日常对話中常常用簡短的問句，通常包含一个疑問詞。例如："誰？""什么？""哪儿？""多少錢？"但是也不一定包含疑問詞。比如有人說"昨天我买了一支鋼笔"。别人沒有听清楚日子，就可以問"昨天嗎？"沒有听清楚买了沒有，就可以問"买了嗎？"

用"呢"的簡短問句有两种。第一种限于名詞代詞，都是問"在哪兒"的。如"你哥哥呢？"是問你哥哥在哪兒，"他呢？"是問他在哪兒。第二种总是承上文說的，幷不限于名詞代詞，是問"怎么样"的。例如："你們都有書看，我呢？"这是問"我怎么样呢？"又如："下午的会不能迟到。"——"迟到呢？"——"迟到就进不去了。""迟到呢？"是問"迟到了怎么样呢？"

除这些簡短的問句外，問句可以按构造分成四种：(一)特指問，(二)是非問，(三)选擇問，(四)反复問。

18.1　特指問

特指問句用"誰、什么、怎么、哪、几"一类疑問詞来表示疑問所在。上文 § 14.31–3 已經举出好些例子，现在再举几个：

秋生！这是誰的南瓜？怎么这么多？(赵树理)

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毛泽东)

你上辟子屋里干什么去了？(老舍)

我們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呢？(楊朔)

同志們，統一战綫的道理和关門主义的道理究竟那一个是对的呢？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贊成那一个呢？(毛泽东)

說你多少回也不听，几时才能改呢？(楊朔)

特指問句尾可以用"呢"字，也可以不用"呢"字，可是不能用"嗎"字。

18.2 是非問

一件事情里有一个項目不知道，我們发問时用一个疑問詞来代表这个項目，就构成特指問。把一件事情全部說出来，要求对方作肯定的或否定的答复，就构成是非問。是非問句可以单純用語調来表示。例如：

先生在城圈边溜溜？（魯迅）

先生是主張非战的？（魯迅）

就咱俩去？（老舍）

爹起来了？（曹禺）

也可以在句尾用語助詞“嗎”（么）或“啊”（呀）等。例如：

你到过北京嗎？

大嬸，你問我的来历么？（楊朔）

我去慢慢想办法，反正不能讓你背了害，还不成啊？（袁靜）

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赵树理）

是非問和特指問相反，句尾不能用“呢”字。

18.3 选擇問

选擇問句是并列几个項目，讓回答的人选擇一种。比方說，“你看电影看戏？”“你們打籃球打排球？”并列的項目常常用“还是”連接。例如：

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毛泽东）

在統一战綫中，是无产阶級領导資产阶級呢，还是資产阶級領导无产阶級？（毛泽东）

它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毛泽东）（它，指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引者）

是鷄呀，还是鴨子呀？（魏連珍）

你說去呀还是不去？（白原）

簡单的說，还是詳細的說？（老舍）

选擇問句尾可以用“呢”字或“啊”字，但是不能用“吗”字。由两个分句組成的选擇問句，可以前后都用“呢”或“啊”，可以前面用、后面不用，可以前面不用、后面用，也可以前后都不用。

18.4 反复問

反复問在形式上也是一种选擇問句，不过选擇的項目是一件事情的肯定和否定，平常不用“还是”連接。例如：

你去不去呢？

你看看人家这本領大不大？（赵树理）

你做飯行不行？（楊朔）

商量商量好不好？（老舍）

要是肯定部分不是一个单詞，反复問的格式就不止一种。例如：

（甲） 你認得他不認得他（呢）？

（乙） 你認得他不認得　（呢）？

（丙） 你認得　不認得他（呢）？

（甲） 他肯来不肯来（呢）？

（乙） 他肯来不肯　（呢）？

（丙） 他肯　不肯来（呢）？

（甲） 你有工夫沒有工夫（呢）？

（乙） 你有工夫沒有　　（呢）？

（丙） 你有　　沒有工夫（呢）？

（甲）的說法用得比較少，（乙）（丙）都常見。例如：

老汉：今天宜栽种不宜？（赵树理）
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种？（赵树理）
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毛泽东）

也有不重复主要成分，只在句尾加个"不"字的，例如：

好吧，您还出去不？（老舍）

"天亮了"的否定是"天沒（有）亮"，"他起来了"的否定是"他沒（有）起来"。反复問句的格式是"天亮了沒有？""他起来了沒有？"近来才有"天有沒有亮？""他有沒有起来？"一类說法。例如：

申耀宗有沒有瞞他，你們弄清楚了沒有？（袁靜）

18.5 反問

問句一般表示問話的人确有所疑，希望对方回答。但是有时候說話的人并无所疑，那就不是眞正的詢問，只是用問句的形式表示肯定或否定，可以称为反問。同样的意思，用反問句来說比平常的肯定句否定句更有力量。各种問句都可以用作反問句，是非問句用作反問，要是形式是肯定的，意思就是否定的。例如：

奇怪，我貪这几个錢？（曹禺）
您說的象話嗎？（老舍）

"我貪这几个錢？"是說"我不貪这几个錢"。"您說的象話嗎？"是說"您說的不象話"。要是形式是否定的，意思就是肯定的。例如：

人家都报名，他能不报？（楊朔）
每年的吃穿花銷，还不都是凭这常家窨的垻把地嗎？（赵树理）

"他能不报?"是說"他也得报"。"还不都是憑这常家窖的頃把地嗎?"是說"都是憑这常家窖的頃把地"。

这类反問句常用"难道"和"豈"加重反問語气。例如:

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強团結么?(毛泽东)

难道这兒不是家?(曹禺)

所謂扫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众文艺,所謂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毛泽东)

用特指問作反問句,形式是肯定,意思是否定的,例如:

誰知道呢?你問他去。(魯迅)

艾艾說:"那算什么稀奇?"(赵树理)

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們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毛泽东)

"誰知道呢?"是說"我不知道"。"那算什么稀奇?"是說"那不算稀奇";"怎么敢看呢?"是說"不敢看"。形式是否定,意思是肯定的,例如:

你們拿命擋住头吃人的野兽,不讓牠去禍害人,誰不真心援助你們?(楊朔)

吳天宝說:"这不是正經話是什么?"(楊朔)

我怎么不感謝毛主席呢?是他,給北京带来了光明和說不尽的好处哇!(老舍)

"誰不真心援助你們?"是說"无論誰都真心援助你們"。"这不是正經話是什么?"是說"这是正經話"。"怎么不感謝毛主席?"是說"感謝毛主席"。参看上文 § 14.34。

选擇問和反复問表示反問的語气不大明显。有些选擇問句和反复問句,問話的人并无所疑,也可以認为是反問句。例如:

你是道了一声劳駕还是說了一声多包涵哪?这算陪不是啦?(老舍)

我跟你是亲戚?是老朋友?还是我欠你的?我走哪兒你跟哪兒,你这一趟一趟的算怎么回事?(曹禺)

〔老恒元〕說着伸出两个指头来道:"你看危險不危險?两票?只差两票!"(赵树理)

"你是道了一声劳駕还是說了一声多包涵哪?"是說"你旣沒道一声劳駕,又沒說一声多包涵"。"我跟你是亲戚?是老朋友?还是我欠你的?"是說"我跟你旣不是亲戚,又不是老朋友,也沒有欠你的錢"。"你看危險不危險?"是說"你看多危險"。

第十九章　語气

語气可以用語調表示，也可以用語助詞表示。一个句子常常因为語調或語助詞变換，語气也就不同了。“他們都走啦”，用平常的語調說，是陈述語气。如果句末語調上揚，或者“啦”字换成“嗎”字，就变成疑問語气了。語調的高低、升降、輕重、快慢，不容易用文字表示。有些动詞、助动詞、副詞、象声詞也可以表示語气。“我想他明天能来”，“想”字表示测度。“他一定能来”，語气很确定，把“一定”换成“也許”，就不确定了。“哦，你，你在这兒”（曹禺），“哦”表示惊訝。“唉，我有什么办法呢”（老舍），“唉”字表示歎息。

同一种語气可以用不同的語助詞来表示，一个語助詞也可以表示各种不同的語气。現在以語气为綱，把重要的語助詞分成五組来說：

（一）疑問：嗎、呢、啊

（二）祈使、禁止：吧、了、啊

（三）測度、商量：吧

（四）陈述：的、了、呢、罢了、么、啊

（五）停頓：吧、么、呢、啊

“啊”（a）字受前一字韻母的影响，有 ia、ua、na、nga 等变音。前一字韻母是 a、ai、ei、i、ü，“啊”变 ya（呀）。前一字韻母是 o、e、ê，“啊”变 ya 或不变。前一字韻母是 ao、ou、u，“啊”变 wa（哇）。前一字韻母是 an、en，“啊”变 na（哪）。前一字韻母是 ang、eng，“啊”变 nga。前字是 zh、ch、sh、r、er、z、c、s，“啊”不变。

說話照变音的規律，例如：“誰啊”是“誰呀”，“好啊”是“好哇”。尽管嘴里这样說，笔下平常只写“啊”或“呀”。例如：

今天鴿子飞得眞高啊(wa)!(曹禺)

〔老婆,老头,女人,孩子〕哭呀(wa)叫呀(wa),一拥拥到街口上,喘的上气不接下气。(楊朔)

那一个夏天他病的时候多,你成天兒忙着,湯呀(nga),葯呀(wa),冷呀(nga),暖呀(na),連覚也沒有好好兒睡过。(朱自清)

“啊”和它的变音,本章一律写作“啊”,例句照作者原来的写法。

两个語助詞連用,常常合成一个音。最常見的是“呢啊”相連讀na,写作“哪”,“了啊”相連讀la,写作“啦”,“么啊”相連讀ma,写作“嘛”。

“呢”也写作“吶”。

19.1 疑問:嗎、呢、啊

上一章說过,問句有四种。是非問句只能用“嗎”(么)字,不能用“呢”字。特指問句、选擇問句、反复問句都只能用“呢”字,不能用“嗎”字。例如:

你們是自願嗎?(赵树理)(是非問)

他老人家干什么呢?(曹禺)(特指問)

老二,咱們就要成立公会,你是入会呢?还是在一旁看着呢?(老舍)(选擇問)

你的被拿不拿呢?(楊朔)(反复問)

要是特指問句不用“呢”字用“嗎”字,那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变成是非問句,由对事情的某一部分的疑問变成对整个事情的疑問。例如:

他上哪兒去了(呢)?

他在会上講什么話了(呢)?

这两句是特指問,問的是“上哪兒去”,“講什么話”。

他上哪兒去了嗎?

他在会上講什么話了嗎?

这两句是是非問，“上哪兒去了嗎?”等于說“出門了嗎?”“講什么話了嗎?”等于說“講話了嗎?”“哪兒”和“什么”在这兒是虛指的用法。

第二种可能是变成“回問”，意思是“你是問的这个嗎?”这也是是非問句。例如：

甲：他上哪兒去了？——乙：他上哪兒去了嗎？上图书館去了。

如果原来問句的主語是“你”，回問就把“你”改成“我”。例如：

甲：你几时动身？——乙：我几时动身嗎？明兒一大早就走。

要是問句里沒有疑問詞，句子末了用“呢”，那就是特指問的简略形式。象第十八章头上讲的“迟到呢?”等于問“迟到了怎么样呢?”就是这种用法。

“啊”字各种問句都可以用。例如：

小晚說：“写信时候，介紹人也得去呀?”（赵树理）（是非問）

你都到过哪兒呀?（老舍）（特指問）

是鷄呀，还是鴨子呀?（魏連珍）（选擇問）

这盌茶你还喝不喝啊?（反复問）

“啊”不仅各种問句都可以用，差不多各种語气都可以用。所以用“啊”的問句通常必須句中有疑問詞，或者句尾語調上升，才能显示是疑問的語气。

各种問句都可以用作反問句，語助詞和平常的問句相同，只是不用語助詞的时候較多。参看上文§14.34，§18.5。

19.2 祈使、禁止：吧、了、啊

“吧”（罢）可以用于請求、劝告、催促、命令的句子。請求語气最緩和，命令語气最直率。例如：

看我的分上，你去一趟吧！（曹禺）（請求）

您別管这些閒事吧。（劝告）

时候不早了，快点走吧！（催促）

回去吧！童养媳沒处退，就算成你的閨女！（赵树理）（命令）

这类句子总称为祈使句。

祈使句尾可以用“啊”，主要表示嘱咐催促的語气。例如：

你要小心哪！（曹禺）

快叫他进来呀！（老舍）

你說呀，你倒是說呀！（曹克英）

“快叫他进来呀！”也可以改說“快叫他进来吧！”不过用“啊”字，催促的語气重些，用“吧”字，劝說的意味多些。

强制性的命令，語調很急促，通常不用語助詞。例如：

走！你們都走！（曹禺）

放下鎗，举起手来！（老舍）

祈使的反面是禁止，句中常用否定詞“不准、不要、不用、别、甭”等。例如：

那大队长說：“第一，沒事不准出来乱跑！”（袁靜）

銀花問他怎样弄来的，他說：“这你不用問！”（赵树理）

禁止句尾用“了”，多半表示禁止已經发生的行为。例如：

别再說了！拿支票来！（老舍）

兄弟，别哭了。咱們慢慢想办法。（袁靜）

“别再說了”是因为对方正在說，才叫他不要說。“别哭了”是因为对方正在哭，才劝止他不要哭。

有时候“了”跟“吧”一反一正同时并用，例如：

别鬧了，你把大衣給我吧。（楊朔）

你們快走吧，别耽擱了！

“啊”字不論行为发生沒发生，都可以用。例如：

这事你不要跟别人說呀！

你們别吵哇！

“这事你不要跟别人說呀！”是事先提醒他不要跟别人說。“你們别吵哇！”是已經在吵，叫他們不要再吵。

19.3 測度、商量：吧

句尾用“吧”(罢)，常表示一种測度語气，介乎疑信之間，句中常用“大約、也許、恐怕”等詞。例如：

> 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沒有什么声息，大約給用什么堵住了罢。(魯迅)
>
> “也許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說。(魯迅)
>
> 这全是很平常的事情，恐怕不会叫你們滿意吧！(巴金)

有时候一个問句表示說的人对于某一个事实已經有一种估計，不过不敢自信。这种問句事实上也是測度語气，和单純的疑問句不同。例如：

> 李有才还在家吧？(赵树理)
>
> 你說，这身衣服我穿着不錯吧？(曹禺)
>
> 你听誰說的？別是謠言吧？(老舍)

“李有才还在家吧？”表示問者已經預有所知，主观上有肯定的傾向，不过还有点疑問，希望对方証实。第二句表示問者自以为衣服穿着很美，想得到一个同意的答复。这两句句尾的“吧”如果換作“嗎”，就是单純的疑問句了。“別是謠言吧”，“吧”不能換“嗎”。

如果我們有一个主張，自己不敢确定，說出来征求对方的意見，这就是商量語气。就不敢确定这一点說来，商量語气也是一种測度語气。商量語气也用“吧”表示，例如：

> 您別是受了暑，我給您拿一杯冷水吧？(曹禺)
>
> 咱們开会吧！(老舍)

这两句都有問“好不好”的意思。有时候肯定的語气較重，虽然句尾用“吧”，說的人并不眞正向对方征求意見。例如：

> 你們都不用去了，我送白师傅回去吧。(魏連珍)
>
> 請米大哥去吧，他的耳朵好，也許能記下点新調子来。(老舍)

19.4 陈述:的、了、呢、罢了、么、啊

我們說話,如果不带疑問、祈使、测度等語气,只是说明意见,叙述事实,那就是陈述語气。陈述語气一般不用語助詞,用语助詞的时候用"的、了、呢、罢了、么、啊"。

"的"字表示一定如此。例如:

他虽然照样办,卻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鲁迅)

我不会忘記你的,我知道你也不会忘記我。(楊朔)

說明真相,解释原因,句尾也用"的"字。例如:

剛才我走着回来的,連車都沒雇!(老舍)

女局长渾身湿透,也不知道是雨澆的,还是汗湿的。(刘白羽)

"了"字表示变化,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本来沒有这个情况,現在才有;二是本来沒有注意或知道这件事,現在才注意或知道。例如:

水离堤面只一尺了。(袁静)

治不好了,我知道治不好的!(楊朔)

"水离堤面只一尺了",說明一种新的情况。"治不好了"說明才知道的事情。"我知道治不好的",說明我知道一定如此。从这里可以看到"的"字和"了"字的不同。又如:

这道算題,我会算的。

这道算題,我会算了。

"我会算的",是說我本来会算。"我会算了",是說本来不会算,現在才会。

"呢"字有指明事实,令人相信的作用。例如:

她在后边呢,就回来。(老舍)

奶奶,老师說北京才好呢!(鲁彥周)

这几句都不能改用"的"。有些句子能用"呢"也能用"的"。例如:

这么好的房子，此地很难找到呢。

这么好的房子，此地很难找到的。

这两句話意思不全一样。“此地很难找到呢”，偏重于說服别人，叫人相信所說的事实。“此地很难找到的”，偏重申說己見，表示一定如此。

用“呢”的句子有时带誇張的意味。例如：

姚志兰常常痴想：“星星他也摘的下呢。”（楊朔）

这眞是老天爷睜开了龙眼，派个将星蕭队长来搭救咱們吶。（周立波）

“罢了”和“呢”正相反，“呢”字把事情往大处說，“罢了”把事情往小处說，含有“不过如此”的意思。因此，“罢了”常常和“不过、无非”前后呼应。例如：

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象是一面新磨的鉄鏡罢了。（魯迅）

他无非会念几句書罢了，并沒有什么眞本事。

有一点要注意，“罢了”的“罢”不能写做“吧”。祈使測度等語气，“罢”跟“吧”都可以写

“么”（嘛）表示理由显而易見，例如：

咱是个团員嘛，首先应該服从組織。（楊朔）

旁人笑他：“娶媳妇兒还带个槍？”大水說：“上級說的：槍不离人，人不离槍嘛！”（袁靜）

用“么”的句子，上下文常用反問句。例如：

双喜笑着說：“你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大水說：“那还不知道！共产党是抗日的么。”（袁靜）

用“啊”的陈述句通常带点提醒的意味。例如：

小水啊，你可是小人办大事，任务不輕啊！（袁靜）

小梅急得眼淚汪汪的說：“就是走，我也得跟班上說一声啊。”（袁靜）

19.5 停頓：吧、么、呢、啊

一句話的中間用語助詞"吧、么、呢、啊"等可以表示語意未完，略有停頓。停頓可以分三項来說：

（甲）提出来說，引起对方注意。用"吧"停頓，是举例的性質。例如：

以各种鼓詞来說吧，它們的文字虽是韵文，須有腔有調的唱出，可是主要的还是述說一个故事。（老舍）

譬如喝茶吧，我的这位內兄最懂得喝茶，最講究喝茶。（曹禺）

用"么"停頓，有"論到"或"至于"的意思。例如：

农民們相与議論，談到都团总，則憤然說："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毛泽东）

我以前到过那个地方，风景么，并不怎么出色；出产么，倒很丰富。

"啊"用在句子起头部分之后，讓人注意以下的話。例如：

他呀，从根起的生性，一点不关心自己。（楊朔）

打从一解放啊，給咱們抓土匪，平物价，还給咱們修茅房，我眞得說共产党好！（老舍）

这个人哪，腦子灵，魄力又大，什么都想的到，什么都做的到。（楊朔）

用"呢"停頓，也有引起注意的作用。例如：

馬呢，不是讓給病号騎，就是替大家馱乾粮。（楊朔）

以前呢，是一个战士，現在可已經是个指揮官啦！（王西彥）

（乙）用在假設分句之后。例如：

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旣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顧駡人，那就怎样駡也是空的。（毛泽东）

嗯，社里要再添上这么两匹馬嗎，那就不愁了！（韓旭）

他非成班不可呢，得算我一分兒！（老舍）

你早說呀，我早就預备好了。（曹禺）

用"吧"或"呢"的假設句常常是两歧式的，表示犹豫不定或左右为难的意思。例如：

天佑太太心中极难过：說話吧，沒的可說；不說吧，又解决不了問題。（老舍）

这两个主意虽然不同，可是結果一样：不去呢，她必不会善罢甘休；去呢，她也不会饒了他。（老舍）

（丙）列举，通常用"啊"不用"吧、么、呢"。例如：

一年辛苦，庄稼已經成熟，这时候，大家都忙着收呀，打呀，送呀，个个眉开眼笑，喜气洋洋。（欧阳山）

这是在并列的各項后都用"啊"。有时候两項并列，第二項后头用了"的"字，第二个"啊"就可有可无。例如：

咱可不会那么三呀两呀的旁打算。（老舍）

你媽今天要听了东院五奶奶的話，回来也跟你死呀活呀地一鬧，明天你还不跟人家到区上去登記？（赵树理）

别分什么你呀我的吧。（杨朔）

除了小孩，老包头还喜欢个猫啊狗的。（杨朔）

有时候在有所选择的并列的两項之間用"啊"。例如：

黑蛋婶婶也不知道拿的是绳呀是綫，尽管在她那脖上乱纏！（赵树理）

东院五婶說的那一家有成呀沒成？（赵树理）

你是来啊是不来？

大家看吧！看他契上是一个茅厕呀，是两个茅厕？（赵树理）

第二十章　构詞法

前头說过，一个詞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两个字或者几个字。一个字通常代表一个音节，所以一个字的詞叫做单音詞，两个字的詞叫做双音詞，三个字、四个字的詞叫做三音詞、四音詞。双音詞、三音詞、四音詞总称为复音詞。

有时候紙上写起来是两个字，嘴里說起来只是一个单音节。比如北京話說"一朵花兒"的"花兒"，虽然写的是两个字，說出来可只是 huār 一个音节，"兒"字表示"花"这个音的"兒"化，所以"花兒"只是个单音詞，并不是双音詞。同样，象"大夥兒"这个詞，虽然写三个字，在北京口語里只是一个双音詞。偶然也有用一个汉字代表一个复音詞的，比如"圕"代表"图書館"这个三音詞。不过，就大体上講，单音詞是用一个字代表的，复音詞是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字代表的。

从意义上看，单音詞大都是单純的，不可分析的。比如"风、雨、来、去"四个单音詞都是单純的詞，不可分析。也有少数的单音詞是可以分析的。上文举的"兒"化詞如"花兒"就是一例。"花兒"是个单音詞，但是分析起来可以說是"花"加"兒"尾造成的。再比如"倆"是"两个"合并成的，"甭"是"不用"合并成的。这种把两个音节紧縮成一个音节的現象在現代汉語里并不很多。

汉語中的复音詞大都是不单純的，是可以分析的詞。比如"人民"是"人"和"民"并列起来造成的，"人民性"是"人民"附加"性"字造成的。有些复音詞是单純的，不可分析的，比如"蘿蔔、玻璃、牡丹、仿佛"等。这类不可分析的复音詞，数目比較少。

构詞法主要是講可以分析的复音詞的构成方式。汉語的构詞

法是多种多样的，現在只把几种最常見的构詞方式講一講：(一)并列式，(二)偏正式，(三)动宾式，(四)动补式，(五)主謂式，(六)附加式，(七)重叠式。

20.1 并列式

并列式有两类。一类是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成分并列起来造成一个詞。例如：

人民　朋友　語言　文字

生产　斗争　請求　計算

偉大　勇猛　精細　奇怪

全都　稍微　或許　剛才

一类是把意义相对或相反的成分并列起来造成一个詞。例如：

大小　长短　高低　是非

上下　左右　彼此

反正　迟早

开关(电气开关)　买卖(生意)

20.2 偏正式

偏正式是由一个修飾成分加在中心成分前面造成一个詞。例如：

火車　电話　大衣　西紅柿

燒餅　挂面　照片　探照灯

重視　小看　武断　坚持

冰凉　雪白　火热

20.3 动宾式

动宾式是由一个动詞性的成分加一个宾語性的成分造成一个詞。例如：

干事　防风(药名)　裹腿　当中

怀疑　动員　得罪　負責

有限　无效　凭空　徹底　因此

20.4　动补式

动补式是由一个动詞性的成分加一个补語性的成分造成一个詞。例如：

証明　推翻　扩大　縮小

更正　推广　降低　提高

20.5　主謂式

一个詞的前后两个成分的关系好象主語和謂語的关系的叫做主謂式。例如：

霜降　春分　地震

心疼(爱惜)

年輕　肉麻　眼紅

20.6　附加式

一个基本成分加一个类似詞头、詞尾的附加成分造成一个詞，叫做附加式。

汉語中类似詞头的附加成分不很多。"第一、第二"的"第"字，"老大、老二"和"老虎、老鼠"的"老"字，"打扫、打扮"的"打"字，可以算做詞头。此外，"自动、自覚、自願、自卫"的"自"字，"相信、相反"的"相"字，"反革命、反宣傳"的"反"字，也很象詞头。

类似詞尾的附加成分比較多，列举如下。

"兒、子、头"是三个最常見的名詞尾。

兒——上文已經説过，"兒"尾在北京話里只表示前一音节的

"兒"化，并不另外成一个音节。例如：

刀兒　瓶兒　眼兒　棍兒　鈴兒　碟兒

蓋兒　吃兒(食物)　画兒　圍脖兒(圍巾)

干兒(如"豆腐干兒")　黄兒(如"鷄蛋黄兒")

零碎兒　破爛兒

"兒"尾本来是指小的，比如說"刀兒"就比"刀"小些。但是在現代汉語里附加"兒"尾常有把别类詞变为名詞的作用。"吃兒"是动詞"吃"加"兒"尾造成的名詞，"黄兒"是形容詞"黄"加"兒"尾造成的名詞。有时候一个名詞"兒"化之后意义也大不同了。比如說，"起一个头兒"，"你們头兒"，这两个"头兒"和"头"很有分别。

"今兒、昨兒、明兒、后兒"的"兒"尾是由"日"字变来的。"这兒、那兒"是从"这里、那里"变来的。

量詞也常带"兒"尾，比如說"这两件兒衣服是一样兒顏色"。

动詞带"兒"尾的很少，最常用的是"頑兒"(也写作"玩兒")，还有北京口語的"顛兒了"(跑了)，"火兒了"(气了)等。

形容詞重叠后也常带"兒"尾，如"好好兒的、快快兒的"，后面另講。

子——带"子"尾的名詞如：

刀子　簾子　桌子　鼻子

头子　腰子　烟子　月子

胖子　傻子　老子　小伙子

販子　包子　漏子　拍子

个子　片子　条子　样子

"子"尾本来也是指小的，比如"刀子"和"刀"也是小大的分别，但是也常有把别类詞变为名詞的作用。"胖子"是形容詞"胖"和"子"尾构成的名詞。"拍子"是动詞"拍"加"子"尾构成的名詞。有时候加"子"尾之后意义也大变了，比如"头子、腰子、烟子、月子"。

"子"作詞尾总是輕讀的。注意"簾子"和"蓮子"的分别。从語音方面看,"簾子"的"子"必須輕讀,"蓮子"的"子"必須重讀。从构詞方面看,"簾子"是附加式,"子"是詞尾,"蓮子"是偏正式,指蓮蓬的"子","子"是中心成分,不是詞尾。

带"子"尾的詞和带"兒"尾的詞有时候意义差不多。比如:"胆子"和"胆兒","刀子"和"刀兒",意思上沒什么大区别。有时候表示好恶的不同,比如:"好心眼兒:坏心眼子","咱們头兒:反动派头子"。也有时候意义完全不同,比如"烟兒"是冒出来的烟气,"烟子"就是烟熏成的黑灰。

量詞也間或有带"子"尾的,比如"一股臭气",也可以說"一股子臭气"。

头——带"头"尾的名詞如:

石头　木头　舌头　拳头

前头　后头　里头　外头

苦头(兒)　甜头(兒)

想头(兒)　看头(兒)　吃头(兒)　干头(兒)

动詞加"头"造成的名詞,如"吃头(兒)、听头(兒)",表示可以吃的,可以听的,或者值得吃的,值得听的,通常总是和"有"或"沒有"連用,比如說,"有什么吃头?""一点听头也沒有"。凡是有动作性的动詞差不多全可以加"头"造成这一类的名詞。例如:

那有什么說头?(赵树理)

結了婚,我閨女也有个奔头。(楊朔)

看地?沒灾沒害的,有甚么看头呀?(康濯)

吃完飯,还要咯喞咯喞刷一陣牙,有什么刷头?(楊朔)

介紹个好的組吧,她們这个組沒有什么介紹头!(孙犁)

著——带"著"尾的名詞如:

著者　作者　讀者　学者

革命者　唯物論者

老者　弱者

前者　后者

两者　三者

現代汉語中带“者”尾的名詞大多数是指人的名詞。“前者、后者”指人指事物都可以，“两者、三者”一般是指事物的，不大指人。例如：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內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滿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該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

家——带“家”尾的名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动詞或名詞加“家”尾表示从事某种专門事业的人。例如：

作家　画家　革命家　教育家

文学家　軍事家　政治家

这一类的“家”尾都不輕讀。

另外一类是指人的名詞加“家”尾，如“女人家”或“小孩子家”指妇女或小孩子一輩的人。这类“家”尾輕讀，韵母常常弱化成 ie。

們——“們”是复数詞尾，平常是加在指人的名詞代詞后面。例如：

工人們　朋友們　同志們

我們　你們　他們

在童話故事里，人格化的动物名称也可以加“們”字尾表示复数，如“猫們、狗們、蜜蜂們”。带“們”尾的代詞只有“他們”也可以指事物，一般写作“它們”。

“們”尾表示复数，但是名詞前面如果有确定的数量修飾語，就

不加"們"尾了。比如"三位同志"不說"三位同志們"，"一百学生"不說"一百学生們"。

"們"尾不但可以附在一个单独的名詞后面，也可以附在几个并列的名詞后面。可以說"作家們、詩人們、批評家們"，也可以說"作家、詩人、批評家們"。

性——带"性"尾的大都是抽象名詞。例如：

人民性　政治性　党性
斗争性　創造性　彈性
积极性　特殊性　永久性
可能性　必然性

注意几个特殊的例子。"硬性、历史性、經典性"等等經常作修飾語用，如"硬性規定"，"历史性事件"，"經典性著作"。"男性、女性"有时候可以指"男人、女人"。

"化、得、于"是动詞尾。

化——带"化"尾的动詞都含有变化的意义。例如：

深化　硬化　綠化　庸俗化
自动化　中立化　絕对化
电气化　工业化　人格化

这种带"化"尾的动詞也可以是名詞。

"性"和"化"都是近几十年来由于翻譯外国語新产生的詞尾。

得——有几个动詞是經常带"得"尾的，如：

懂得　認得　覚得　記得　曉得　値得

此外，"得"字又常常加在动詞、形容詞后面作补語成分（参看§7.2）。

于——带"于"尾的詞多是动詞或次动詞，如：

在于　屬于　合于　等于
对于　关于　至于　由于

少数单音形容詞加"于"尾也变成动詞，如：

忙于　难于　善于　长于　富于

带"于"尾的动詞都要有宾語，只有"至于"在否定或反問时可以沒有宾語，比如說"不至于吧"，"何至于呢？"

了、着——"了"(le)和"着"(zhe)都可以附在动詞后面。例如：

多数的鋪戶已經开了市，可是还有些家关着門。(老舍)

拉着空車走了几步，他覚出由臉到脚都被热气圍着，連手背上都流了汗。(老舍)

她的臉色又痛苦，又疲倦，定睛望着姚志兰，望了好大一会。(楊朔)

不过"了"和"着"附加的范圍大小不同。"了"不仅可以附加在单純的动詞后面，并且可以附在动詞詞組的后面。可以說"吃了飯、看了电影"，也可以說"吃飽了飯、看完了戏"。"了"字附在动詞詞組后面的时候，应該看做整个結构的尾，不是一个单純动詞的尾了。"着"只能附在单純动詞的后面，不能附在动詞詞組的后面。

两个动詞并列还可以共用一个"了"字尾。例如：

他亲自部署和指揮了这次战斗。(閒捷)

但刘雨生还是忍着心痛，出席和主持了晚上的会議，并且平平靜靜地作了报告。(周立波)

"着"尾沒有这种用法。

有几个新兴的动詞是由名詞加"着"造成的。"标識着"是由名詞"标識"加"着"造成的动詞。"意味着"是由名詞"意味"加"着"造成的动詞。

"了"还可以作語气詞(参看§19.2，19.4)。

的——"的"字附加的范圍很广。例如：

我的　你的　他的　誰的

母亲的　孩子的　工人的

国家的　人民的　农村的

木头的　金的　银的　瓷的

吃的　穿的　住的　飞的　走的

大的　长的　寬的　好的　空的

不只是单詞的后面可以附“的”，詞組的后面也可以附“的”。例如：

吃飯的　穿大衣的

母亲、孩子的　国家、人民的

我买的　他送来的

这时候可以說是詞組的尾，不是一个詞的尾了。

不論是一个单詞或者是一个詞組加上“的”字之后都可以作修飾語，例如：“吃的飯、住的房子、我买的書、他送来的东西”。参看第六章。

20.7　重叠式

重叠一个字或两个字造成一个詞，叫做重叠式。

重叠式名詞一般是末一音节輕讀（輕讀的音节前面用“·”号表示）。例如：

爸·爸　媽·媽　哥·哥　妹·妹

宝·宝　乖·乖

星·星　蟈·蟈兒　蛐·蛐兒

“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是亲屬称呼，重叠式的名詞以这一类为多。其次是表愛的称呼，如“宝·宝、乖·乖”。一般指物的名詞，如“星·星、蟈·蟈（兒）、蛐·蛐（兒）”，例子不多。

有时候把一个单音名詞重叠起来表示“小”，比如說“眼·眼（兒）、洞·洞（兒）、圈·圈（兒）、盆·盆（兒）”等，末一音节也是輕的。

量詞重叠起来一般是表示“每一”，末一音节不輕讀，例如：

个个（兒）　件件（兒）　張張（兒）　塊塊（兒）

有时候也表示"小"，那就和名詞重叠式一样，末一音节也变輕音，也就变成名詞了。比如說"一个小塊塊(兒)、一个小条条(兒)。"

形容詞重叠之后，第二个字重讀，"兒"化，而且无論本来是什么調类，一律作阴平調。形容詞重叠之后常常附"的"字尾。例如：

好好¯兒(的)　快快¯兒(的)

热热¯兒(的)　乖乖¯兒(的)

注意"乖·乖"第二字輕讀，是名詞，"乖乖¯(兒)的"，第二字重讀，是形容詞。母亲可以对孩子說"乖·乖，你乖乖¯兒的"。

双音形容詞重叠时取"甲甲乙乙"式，第四字重讀，作阴平調。例如：

急急忙忙¯的　老老实实¯的

漂漂亮亮¯的　糊糊塗塗¯的

双音形容詞还有一种"甲·里甲乙"重叠式，如"糊·里糊涂、慌·里慌張、古·里古怪"，多半含厌惡意。"漂亮"就不能說成"漂·里漂亮"。

动詞重叠后，表示"稍微……一下"，第二字輕讀，例如：

听·听　談·談　想·想　弄·弄　吃·吃　写·写

动詞形容詞两屬的詞，重叠起来不同。比如說，"把飯热·热"，"热·热"是动詞，第二字輕讀。"吃一碗热热¯兒的飯"，"热热¯兒的"是形容詞，第四字就要重讀，而且变阴平調了。

双音动詞重叠时取"甲乙甲乙"式，第二第四字輕讀。例如：

安·排安·排　打·扫打·扫　研·究研·究

这和双音形容詞重叠起来不同，也可以用一个两屬的詞重叠起来比較一下。比如說"屋里暖暖和和¯的，請你进来暖·和暖·和"。"暖暖和和¯的"是形容詞，"暖·和暖·和"是动詞。

副詞也可以重叠的，如"常常、剛剛、偏偏兒、白白兒"等。

以上是現代汉語中几种常見的构詞方式。此外还有用簡称法

构成新詞的，也附带說一下。簡称中最普通的是把一个作名称用的詞組里每一个詞的第一个字提出来組合在一起。例如：

中共（中国共产党）	土改（土地改革）
劳模（劳动模范）	政委（政治委員）
北大（北京大学）	文教（文化教育）
高中（高級中学）	科技（科学技术）

这类簡称詞双音的居多数。有时候一个很长的名称可以从中提出两个主要的字組成一个簡称，比如"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簡称"苏联"。

国名地名还往往有一个字的簡称，单独站不住，常在并列的时候使用。例如：

亚非（亚洲、非洲）
中苏（中国、苏联）
美英法（美国、英国、法国）
京津沪汉（北京、天津、上海、汉口）

也常跟方位詞合成偏正詞組，如"南亚、北欧、西德、陕北、京內外"之类。也有时候用在特殊的动宾結构里，如"抗日战爭"，"駐波大使"，"訪苏代表团"等。